旅行雜誌



第十六卷 第一號
民國三十一年正月
新年特大號

CHINA TRAVELER

Vol. 16 No. 1 January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中國茶葉公司
推廣部

勝利紅茶　建國綠茶
復興沱茶　合作花茶

色香味俱佳

營業處

重慶　民權路(都郵街)十三號
西安　西安南院門街一三七號
成都　成都總府街第六十五號
貴陽　貴陽中華南路一四二號



CHINA NATIONAL TEA CORPORATION
SALES DIVISION

"VICTORY" BRAND BLACK TEA
"UNION" BRAND GREEN TEA

ALL ARE HIGH QUALITY TEAS, PURE AND DELICIOUS



恭賀新禧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中國旅行社
鞠躬

四五—〇〇三


新年禮物
國產佳釀—到處歡迎
聖誕老人說
幸福的人們！新年快到了，世界上一切的災難，不久就要消滅，人生的快樂，很快就會降臨；大家及時行樂，乾一杯「張裕」白蘭地吧！
你要是去旅行，不論路遠路近，乘飛機火車或輪船，你得隨身帶些禮物，贈給你的親友，若說品高價廉，允推張裕美酒。
烟台張裕釀酒公司出品
上海發行所：靜安寺路廿號
國內外各大埠均有代售

和豐

星加坡珠烈街六十五號

和豐油較有限公司製造象標椰油麒麟標清香油象標牛油

和豐肥皂廠有限公司製造椰標肥皂六百號香皂甘油棕油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推銷中華國產
代理名廠出品

四五一〇〇六


中央儲蓄會
CENTRAL SAVINGS SOCIETY
分期繳款儲蓄
一本萬利
月月抽籤給彩
還本加給紅利
全會 月儲十二元
半會 月儲六元
四分之一會 月儲三元
特種有獎儲蓄券
一舉兩得
既可節約儲蓄
又有中獎希望
全張五十元
每條五元
上海：天津路二號
2 Tientsin Road, Shanghai
重慶：五四路五十七號
57 Wu Sze Road, Chung-king

四五—〇〇七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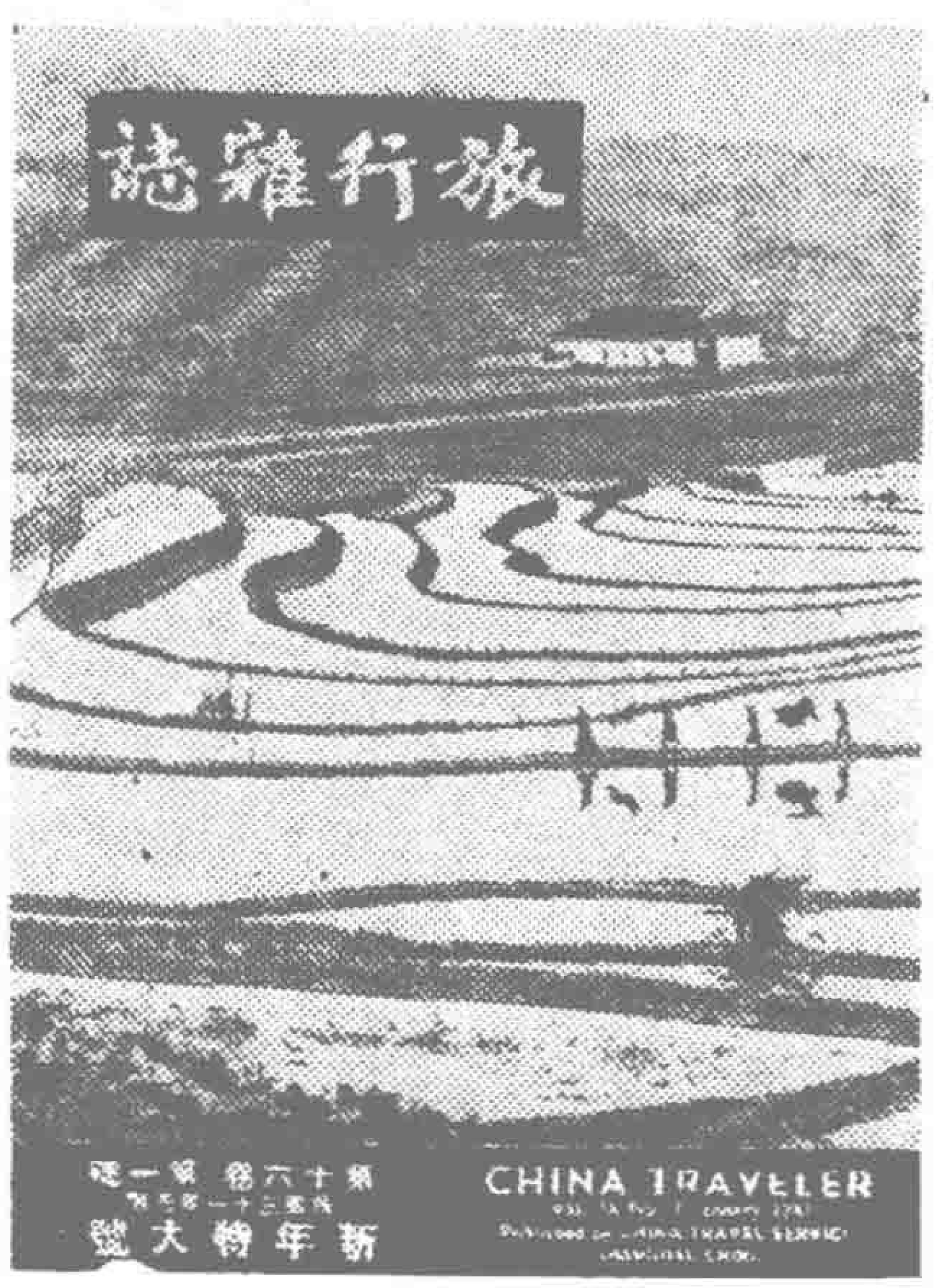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正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

新年徵文特輯

紅辣茄的品性……澤人……一三
停雲篇……王仲鄂……一四
碧瑤雜詩……蔡斗垣……一五
一位畸零的外國學者……班公……一六
夜奔的一幕……葉勁風……一八
險逐潮神捲浪遊……柳堂……二〇
一個危險的行程……栖樺……二一
海濱之遊在回憶中……廷信……二三
蘇彝士運河行程……汪叔棣……二五
五老烟雲……復生……二六
山邊一席談……紫若……二七
世界安樂在那裏……余新恩……二九
雪中渡長江……周默……三〇
步游二日記……胡山源……三一
閒話南洋僑校的學生生活……陳告佳……三三
返鄉記……黃康屯……三五
旅伴……趙景深……三六



本期封面

水田皛皛

重慶山城，郊外多梯田。所植稻穀，年有相當收成。山間崗巒連綿，灌溉不易，如種水稻，全靠冬季雨水，插秧後風調雨順，則稻稈壯茁，收穫有期，不啻滿地黃金矣。渝地故多霧，鬱結過久，輒變烟雨；蘊籍不散，更降為巨霖。連朝小晴，水田皛皛，壠上漫步，人影倒映田間，清趣獨絕。如登南山高處遠眺，嘉樹疏林間，見有水光晶瑩，射人眼簾者，即水田也。

四五一〇〇八

旅行畫報

冬之氛圍……劍仁……三九

山城小景……康生……四〇

旅程紀述

珊緬紀行……葉棣華……四三

浪游澤國山城……鞠孝銘……五三

屐痕處處

晉原鴻跡……商倩若……六三

地方描寫

記哥德堡之故里……馮朱棣……七三

東土耳其山村訪問記……許錫茲……七九

遊覽專著

遊覽用款之調度……佘貴棠……九九

歐美生活

歐美采風記（四二）……沁明女士……一〇七

長篇小說

蒙面人（下集一）……秦瘦鷗……一一五

負販列傳……張恨水……一二三


輿論界之權威
申報
銷數普遍廣大
讀者購買力量最强
Shun Pao
CHINA'S FOREMOST DAILY COVERS 100% OF THE BETTER HOMES
館址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電報掛號六〇七八)(電話九三二四五—一八)

四五一〇一〇

民國三十一年

中國名勝週曆

本社精製　名勝週曆
圖景名貴　紙張上選
每週一面　可以紀事
式樣美觀　定價低廉
置之案頭　取用便利
餽贈親友　受者歡迎
每本三元　購請從速

中國旅行社發行
各地分支社均售

新綏公司

辦理
貨物運輸
限**期**到達
價格克己

分公司辦事處分設
重慶　成都　貴陽　瀘州
昆明　仰光　臘戍　畹町
香港　上海　衡陽　柳州
蘭州　肅州　西安　寶鷄
韶關　六寨　曲靖　漢中
金城江　保山　沅陵　廣元

香港分公司
大道中　華人行五〇八號
電話　二八三八六

四五—〇一一

中華商業有限公司

CHINESE TRADING CO., INC.

IMPORTER & EXPORTER

CABLE ADD: "CHINTRACO"

P.O. Box 2197
Tel. 4-90-06

439 Nueva St.
Manila, P.I.

入口

美國各莊布疋
上海各種國貨
香港製造貨品
南洋各埠土產

出口

菲島木料土產
代辦美國汽車

總經理桂華山

遠勝匯兌公司

Go Colay & Co.

本公司創設以來四十餘年專營匯兌業務行市克己手續簡便竭誠為僑胞服務倘蒙賜顧無任歡迎

馬尼拉總公司 314 Nueva St., Manila

Cable Address: "GOCOLAY" Manila

鼓浪嶼分公司 大埭路A四〇三號

Cable Address: "GOCOLAY" Kolangsu

上海代理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香港代理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泉州代理行 交通銀行

本商場營業垂十六載，專以推銷國貨爲職志，并代理祖國各名廠所出品之棉織物，如金城標，潛水艇標，蜻蜓標，無線電標，鑽石標，線衫背心衫，三B標喜鵲標男女襪及各種綢緞毛巾浴巾化粧品無不齊備價格公平無論零沽批發一律歡迎

華東國貨商總行

設在仙下其厘街二百二十四號

電話四九二三七

華東分行

設在後街仔四百六十九號

電話四九六四九



君覺得有幾歲
DR.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PALE
PEOPLE
MEDICINE CO'S
國民政府衛生署許可證
成字第六二五號
注意此問題不是「尊庚幾何」乃是「你覺得尊庚幾何」有的人年雖老而仍覺健有的年雖輕已覺衰老苟如後者則一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補血並充補維生素乙一之缺乏即覺大異使君不論年齡若干均覺少壯蓋血足血好維生素乙一不缺乃追老之秘而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乃給供此要素之品。不但追老防老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亦善治血虧腦弱食滯瘧疾女科等症
藥房均售 總發行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紐祿豐
退熱散寒
功効無匹
紐祿豐止痛片不但對於退熱散寒功効無匹並能驅除流行性感冒及緩和喉痛其所含藥料精美純淨故能速除各種疼痛保証絕對不含任何麻醉藥物或其他有損心臟或健康之雜質
紐祿豐質純効速與市上高價止痛片一般無二但其售價則經濟得多
藥房公司均售或逕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医生藥局購備 電話一一二五二二
NEURAPHEN
紐祿豐
止痛片
韋廉士

在旅行中所交到的朋友

民國三十一年新年徵文特輯

題旨　旅行要結伴，這是遊山玩水的先決條件之一，在詩情畫意的優美境界中若得一二知己，相與俛仰吟嘯，共同領略湖山佳勝，的是人生之至樂。可是俗語說得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們每到一地方在尋幽探勝之頃，又往往可以交結到幾個朋友，甚至方外緇素村嫗樵夫等咸成爲友，在往事如煙之中我們每一回憶，總有一二個値得緬懷的人物活躍在眼前。我們在往年以靜止的湖山爲題，這一次不妨換換口味，大家把旅行中所得到的朋友描寫一下，也未始不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呢。

除了上面的題目外，我們又另外擬了一個題目：

一個危險的行程　在這動盪的大時代中，關山萬里，遠道跋涉者不知有多少人在他們的行程中，多少會遭遇到一二危險的事情，當時深刻的印象，一定不容易泯滅，有誰願意把這些意外的經過，紀敘出來，我們也極歡迎。

這次收到各方惠賜的佳作，眞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我們敬向各作家致謝。來稿刊登以文到先後爲序。

紅辣茄的品性

澤人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乘了所謂中國中部大動脈的粵漢鐵路火車由武昌而赴廣州。這一條路上的風景，如何的壯麗，早由經行全綫的作家們用生花妙筆着實描寫過而在本誌發表了。我那次乘車，因爲在戰時，風景固然好，但其印象還不如那時人物的印象深刻地留在腦際。其時粵漢路是常常遭轟炸，但是乘車客人一點也不怕危險，我也滿不在乎炸彈的飛來，像平時一樣搭車。只是乘客比較擁擠一點，其餘一切如常。在車上比較不同於平時的，就是乘客特別的雜，江浙人，北平人，閩粵人，兩湖人等等都有。他們用着各自的方言談天，很高興，很自由，一無拘束！

我是「單個兒」一無伴侶，雖則買了火車票，可是臥車客滿，只得坐在車廂裏。因爲身體的不佳，只是茫然坐着，看看車外的風景，聽聽乘客的談話。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少婦和她的小孩，從口音裏聽出他們是道地的長沙人。小孩子沒有大人那麼好精神，在夜裏八九點鐘左右，就橫在母親的膝上睡去了。慈祥的青年母親撫慰着含着笑容睡去了的孩子，構成一幅很美麗的畫幅。突然間，不知那裏來了一個年青的士兵向那少婦詢問一聲可以不可以坐在她旁邊，她是允許了。年青的士兵一臉的康健顏色，精神異常的飽滿，態度很活潑，他和少婦談起天來了。先慢後快，先輕後響，他們是同鄉，有說有笑，竟不到十分鐘，已談話得很投機了。從他們的

談話中，知道那個少婦是一個下級軍官的太太，原來住在南京，有一個很快樂的家庭，那小孩子出乳齒後是曾經牙科醫院診察，每個月去看一次，所以有很強健很美觀的齒牙。她嘆息此後將沒有此種看護了。她的丈夫是在韶關服務，她現在乘車趕到丈夫身邊去的。南京小家庭所蒙受的一切損害，她一點也沒有可惜，她不願提起似的，說一家的損失算得什麼，只要戰爭一結束，家庭的重建是最容易的事。青年的士兵表示同樣的意見，與綴很好地大聲講話了。她含笑着制止道：「輕一點兒，輕一點兒，孩子要被攪醒了！」那士兵很覺抱歉，可是那孩子果眞已經醒了。青年士兵就來抱那孩子，坐在膝上，逗着孩子，和他講話。少婦因爲坐久了，立直身子舒轉一下筋肉。接着他們又有聲有色地談天，很自然，很親暱，簡直是像一家人，是像姊弟或兄妹了。他們叫夜飯吃時，士兵又親熱地服侍着那母和子。

我坐着聽他們的談話，看他們的舉動，分析他們的心理。覺得在江浙一帶，旅途上的婦女如果看見有陌生的男人來搭訕講話，大都是不大願意的，總覺得男人是不懷好意，至於像那少婦和這個年青士兵偶然相遇，就會這樣投機親熱，更是不會有的事。但是我是知道湖南人的性格的，他們是爽快得像紅辣茄，熱烈也像紅辣茄，聰明伶俐而不肯做作也像紅辣茄。我了解并且同情於這種紅辣茄的品性，所以對於那個少婦和青年士兵那般親熱的情景，我一點不以爲怪，反而是證實了我想像中的紅辣茄的品性的可愛，

年青的士兵並不是對那少婦特別獻殷勤，他對於我竟也非常的熱誠。原來他是衡陽某某軍官的一個衛兵。軍官是在臥車裏。他告訴我一到衡陽站，他們要下去，叫我先去和車上事務員接洽好；待至衡陽就可去住在軍官的臥車裏。蒙他的厚愛與指示，從衡陽站起，我果眞一個人佔據一個二人住的小房間，很舒適地，很愉快地到了廣州。如今我記述着他們時，祝福他們個個都康健快樂！

停雲篇

—懷 T. S. Young

王仲鄂

七年前，我帶了一肩輕簡的行李跨上滬寧車，拋棄掉十餘年來相依的故鄉，到上海來作寄人籬下的生活。踏上火車，心裏有點迷惘，望着青翠的鄉野，自車窗的畫框中倒退過去，我猛然記起臨別時誰人給我的一句贈言：你將準備去認識任何人物。

的確，我到了上海之後，認識了不少人物，而私心引爲欣幸的，有幾位是藉文字因緣而獲得深摯的友誼。炮火把一羣人帶走到遠方，對於這些爲了祖國而遠離鄉井的友人們，應當致其無上的崇敬，就是這篇文中要回憶的楊，也是在戰後莫投音問的一位。楊的認識，是開始於我譯刊了他的一篇散文，以後爲了文字和別的原因，一直與楊以英文通信，商榷譯文，漫談近況，歷時有一年多。此後，戰事發作，他的文章也不見諸於刊物，我們的通訊才告中止。

一年多的通信時間不算短，我們雖然談的很多，但是竟不曾遇見過一次，而且連楊的中文名字都不知道，他經常寫文章的署名是 T.S.Young 因此使我寫起這篇回憶文章時，也祇能用『楊』來代表他的名字。何以他不肯說出自己的中文名字呢？在某一次信中他這樣說的：「爲了幾個理由，我覺得很難答應你的要求。我願意把自己的中文

名姓埋沒掉，讓我的友人們撲朔迷離。我想像你這樣一個聰明人，不會因此人有這樣的個性而感到不滿。」這樣的說明，雖然對於我的好奇不能滿足，但是我覺得此人的風趣與蘊藉，正如他所寫下的流利的文章一樣，非常人所能企及。也許因為我和楊是初交，所以他不願吐露什麼。有一次，他用了一個長城唱片公司的信封寄我一信，這使我的猜測轉到楊是在唱片公司任職的。順便在信中問起此事，可是得到的是否認的回答，不過這回却予我一些希望了，信上這樣寫：「上次我用了一個長城唱片公司的現成信封。但我可以告訴你，我並不與該公司有何關係。我不願使自己永遠成為你的悶葫蘆，尤其因為你對於我的拳拳之忱。我只是一個普通商人，在社會上並無地位，一俟相當時機，我將使閣下知道我的一切。」

撲朔迷離的人更予人以不盡之思。何況楊在有名的西報上每星期總得有一篇的散文，是這樣的輕清流麗，機智幽默，使我每值星期六清晨，定要跑到報攤或四馬路書店中購買一期，以期先睹為快。他寫文章的題材極廣，自蘇州的優美，可以說到冰淇淋的掌故，乃至大學生與西裝，剃頭的討厭中菜與西菜，無不是他腕底一篇篇絕妙的文字。隨便舉一個例，如在談理髮之可厭一文中，他這樣寫：「許多理髮匠是沒有好心眼兒的，他們給你剪髮修面，簡直像剝一隻山芋般的不當心。他們用勁抓住你的頭皮，好像頭會從他的手中滑去一般……同時你要顧慮到理髮匠手中拿的剪刀，會從你頭上剪去些別的東西。祇就不能希望每個理髮匠永遠腦筋清醒而言，這種杞憂是不無根據的：他或許多飲了一杯酒，或許在工作時沉緬在白日夢的奢望中……每一此種情形，會使他忘記當前的工作，以及你頭部之尊嚴。」

楊有一次寫的題目是蘇州之塔，這是由於我的建議而寫的一篇文字。也因為這篇文字，使我發現我的故居多少與楊幼年所居，相去極近。因為我住在城南，楊在他的文字中亦說起常由奶媽倍伴在夕輝蒼茫下，盤桓於城南的瑞光塔下面。可惜這一點好奇仍未能把此悶葫蘆打破。關於寫文章的題材，楊在來信中有如下的話：「寫文

碧瑤雜詩

蔡斗垣

忙裏偷閒賦遠游，半為逭暑半尋幽；輭紅也有清涼界，冷暖人情任去留。

文涵園外數峯青，收拾風光入客亭；未識勞勞亭上景，可能比此更瓏玲？

瀲灩波光水一條，黃昏同上木蘭橈；滿湖烟翠渾如畫，付與畫家細細描。

綠陰隱隱有柴橋，搖曳松枝似見招；行近橋邊無勺水，松濤聊作去來潮。

忽嫌溽暑忽嫌寒，天欲安排亦覺難；樹下負暄同一笑，人生矛盾此中看！

仰望石階幾百層，看誰捷足竟先登；高臺奔上復奔下，訪勝搜奇我尚能！

入門觸目即驚心，舊徽摩挲感不禁；四十年來淪異域，直從庚子到而今！

行行不覺抵山隈，躞蹀亭前未忍回；不愛黃金愛奇景，非因金穴此徘徊。

如酥小雨潤天街，綠樹青山雨後佳；薄暮驅車郊外去，最佳風景是松厓！

登臨已倦即言歸，歸路迢遙夕照微；絢爛雲霞籠遠岫，勸人回首有斜暉。

章倒並不難，難到在於找尋適當的題材。你假如想及的話，時時能供給我以適當的題目，甚表歡迎。」其實楊所作文章題材廣泛，對於時事寓諫於諷，時有論列，並不是一味寫輕鬆的隨筆散文見長。

廿七年之後，戰事西移，和楊的通訊已間斷，他的文章亦絕跡於上海西報。是否也跟着大夥兒往西方跑呢？我曾在某一封信中問起他是否任過大學校長，他的回答極有趣：「我覺得十分奇怪，有人在說我曾任大學校長。老實說，我願爲平常的商人，現在當一個大學校長，不是玩兒的。就是有人給我這樣一個頭銜，我亦不會接受這種殊榮的。我喜跳舞和打牌。只有作爲一個平常的商人，才可享樂那些消遣而不受物議。」從這一篇短短的言談中，可以看出一些意在言外的諷誹。

由於屢次讀他的文字，我猜想楊是一個辯才無礙的健談者，可以作十夕暢談而不愁沒有談話資料，但一看到他的自白，知道這估計完全錯誤。他說：「不要以爲我是一個好談話的人。相反地，我能對坐良宵，默無一語。我覺得裝啞常是一個很好的政策；因爲你不開口，沒有人會來爲難你。我嘗在數日前寫一文曰：我願成一聾啞者，我覺得其中說過的話是不錯。」楊寫來的信極有趣。說起他的眼睛近視，常因此而鬧了不少笑話百出的錯誤。本來是很歡喜游泳的，但現在竟不敢跨入公共游泳池中，深怕錯當別的小姐的大腿，以爲同泳友人的大腿云云。

自楊擱筆至今，快要三年，我們在通訊上的暌違，亦已三年有餘。在偶檢舊篋中，忽然翻到這十餘頁的來信，追思前塵，不能無懷。這幾頁信紙原藏在我前寄寓的宿舍中，戰後遷出，只有一大包信札却帶了在一起，所以能在手頭翻到。聽說前住的宿舍，後來起過一些風波，還有不少書籍，因爲累墜的緣故，沒有帶走的，現在已經散失。我的確私心爲之慶幸，楊的信札沒有遺失，每一展視，昔年友人的珍情，宛然又陳心底。屢次想用文字記載一些和楊的認識過程，爲這人生旅程中建樹一方小小的紀程碑，現在所能刻劃下來的就是這麼一些些，據說冬季是多雲的季節，白茫茫的一大片，正與人們的想念的心情相像，而成語中亦常以停雲來喻思念友人的代詞，所以就擷取停雲爲片名，以爲思念一位沒有見過面的友人之象徵。假如能因此小文而獲悉楊的近況，那更是意料之外的歡喜了。

一位畸零的外國學者

班公

我迎着夕陽徜徉於正義路上。這條昆明最繁盛的街道擠滿着人：空軍學校的同學們高視闊步的行進着，滿面是愉快的微笑；太太們牽着天眞活潑的小天使，這家買一包糖，那一家又買一點別的什麼；大學教授們銜了烟斗，挾了大皮包蹣跚着；自然，也有十分摩登的年青小姐，挽着男朋友的手臂，文雅地，莊重地輕輕散步；而偶然，也還有穿着顏色特別絢爛的衣服的苗女，三三兩兩，說着誰也難以聽懂的話，大眼睛好奇地注視着許多她們從未見過的新奇的東西，新奇的人物——她們害羞地偷偷看那些上海香港的新裝，自己是穿着寬袖口上縫滿了繡花滾邊的短襖的，而那些外來的少女竟把手臂完全裸露在外面！於是不免代她們受窘，和

四五—〇一八

同伴們笑起來了。

忽然，我看見對馬路的人行道上，那個奇怪的外國人又在緩緩地走過來了。

我常常看見他，而想知道他也已經很久了，他的儀容就動人。頭髮和鬍鬚像是連在一起似的，一片雪白。身上是深黑的半舊的衣服。深黑的半舊的帽子有極寬的帽簷，銀髮就從這帽簷下面垂了一點出來，像託爾斯泰。走路常是那麼慢，背也有一點傴僂了。從他靜穆的舉止裏，你會猜測他也許是一個傳教士，不過教士們又很少那麼衣飾隨隨便便的。他像詩人，像學者，不過為什麼在學校裏又不大聽說起這樣一位人物呢？

有一天，英文先生燕卜蓀，叫我們到他家吃茶。話題便轉到這個奇怪個外國人身上去了。燕卜蓀先生知道他，而且興奮起來了。

「這自然是辟萊（Piry）了，我認識他，一個可敬的人物。他在昆明已住了二十來年了，在昆明還開了一個達文中學，成績很不壞呢。他正要幾個人幫幫他，你們之中有人高興做英文教員嗎？可以去試試，很有趣的人物。」

但是當我們知道這個差使又和「基本英語」有關時，我們幾個見了'basic'就頭痛的人都謹謝不敏了。

燕卜蓀先生和以前清華外國語文系的教授吳可讀先生同居，那天吳可讀也在，就一邊撫弄着他寵愛的小獅子狗一邊說：

「他的情形和小泉八雲有些像。據說他的母親是中國人，他的父親是葡萄牙人——他們在廣東生了他，你知道。奇怪的是又有不少人說他有法國的國籍。他能說廣東話，又能說雲南話。廣西有幾位將領，現在作戰極勇的，據說以前都是他的學生呢。」

「他到昆明來後，二十年中，倒也教出了不少人物。你信不信，本來昆明地方竟沒有人會教英文的呢！」燕卜蓀先生在烟氣繚繞中說。結果，又很遺憾地說：

「然則你們都不願去幫他弄基本英語？」

回宿舍後，我在無意中談起了這樣一樁事情，同房間的君恕本在埋頭寫什麼，忽然五官並用，全聽了去，把筆一擲，說：

「你為什麼不早來問我呢？我跟他太熟了。他的中國名字叫伯希文……」

君恕的尊大人在二十年前在昆明讀書的時候，教英文的也就是這位伯希文先生。這次重到昆明，師生間的感情自然很好，君恕就常到伯希文家裏去。

「他家裏東西很簡單，聽說二十年來陳列的式子就沒有換過一次。生活孤獨極了，除一個老傭人外，別人一個都沒有。沒有親戚；除掉學生外，朋友也很少。

「最奇怪的，他房裏沒有牀。他租了一家洗衣鋪的樓上，有兩個房間，一間裏滿是書架，一間裏有一只大椅子，椅子周圍卻掛了不少電燈，四面都是書。當他深宵獨坐時，便抽着香烟讀書。倦了，便在這椅子裏睡去了。

「他抽烟卻抽得真利害，你看他那半舊的上衣，褲子，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可是我告訴你，他每一個口袋裏有一包不同牌子的香烟！」

伯希文辦了一個中學不算，還為人家私人補習英文。他不收錢，因為他以前的學生們青雲得志的很多，大概都多少奉一點膏火之資。但是他每年必定要把自己最好的兩名學生資助進大學去，以前是進香港大學的，去年起改為劍橋了。

四五一〇二〇

在昆明，本地人懂英文的人當然不多。外國影片到昆明開映的時候，至今電影院裏總有一個人引高了逼緊的嗓子，刺耳地解釋一句句的對白，有時還加入一點不必要而蠢笨的笑話。據說，這些「說明人」實際上都不懂英文，而是由一個外國人先看了一遍解釋給他們聽的——二十年來，一向如此，這個外國人就是伯希文了。

二十年來孤獨的生活不是好熬的，沒有一絲溫存的慰藉，沒有一句同情的言語，所接觸的，只是教育，只是書本，只是香烟而已。是傷心人別具懷抱呢，還是政治舞台上失意的逋客呢？然而也已經鬢眉俱皓了。

事變之後，當他看見自己的學生不少都成了出類拔萃的人物，一批批回到昆明來工作的時候，伯希文先生該能展顏一笑了吧？

我之想去訪問他，不止一天。但又是大考，又是匆匆便離開了昆明，竟至沒有機緣，直到現在還覺得是一樁極可遺憾的事情。我懷念昆明。我不能忘記澄淸的翠湖，正漲滿着灩灩的碧綠的水，湖面正盛開着鮮紅的荷花；我不能忘記夕陽裏在公路上慢慢行進的牛羣馬隊，蹄邊揚起着一陣陣土，像霧，像烟；我更忘不了踯躅在正義路頭的那位白髮蕭蕭的畸零的學者。

夜奔的一幕

葉勁風

十五年的春天由滬抵漢，探明睽隔了六載的耀庭，已經由平漢線榮陞了粵漢路咸寧站長；咸寧離武昌才百餘里，乃決往訪。耀庭在校，素來喜歡惡作劇，今以其道治其人，事前乃故不預先通知，以備突如其來的跑到他那裏，叫他驚訝一番，以爲笑樂。

預算晚上八點鐘可到咸寧，豈知火車晚開了二小時不算，並且還規行矩步若進若退的走着，因此遲到夜午，才算進了咸寧站；據說是由於煤火不足，這也可見當日粵漢路路政之糟。

我因要給耀庭一個猛不防，所以偷偷地襲進了站長的辦公室；一眼看見耀庭在昏昏的燈光之下，正眯着一雙高度近視眼，瞧着寫字檯上的一句東西發楞；面色也很尷尬，似乎在生氣。

「哈哈……！」我放開嗓子，給他先來一個警號。

「誰……？」他吃了一驚，跑到我面前凝視了好一會，才算認出了。這也難怪，因從前我們彼此留下的印像，是一身破校服的土匪模型，這時候我換了紅結瓜頂，長袍馬褂；而且一時他也想不到千里迢迢的我，突然來了。「你瞧……怎麼不先給個信兒？……瞧你這一身……活像文明戲！……哈哈……上那兒去？……特來……？」他聽我說特來看他，他又楞住了。好半晌才嘆了一口氣，「嗐，你怎麼來的這麼不巧……！」他臉上又恢復了那副尷尬味兒。

原來恰巧碰着他大禍臨頭：就在這天晚上十點多鐘，他放過了一部短程火車，不到一小時，忽然收到長沙電報，說省裏放出了一部專車，一切客貨車都須迴避。算算時間，這部專車大概就要在他這一段裏，與貨車實地親善；換句話，他免不了槍斃！

盡了一切可能的挽救佈置之後，可巧我來了。他告訴我，要是闖車，可不是他的錯，他不能負這責任。可是在軍閥執政之下，有理也說不清！大概槍斃定了。

* * *

我換上了一身土匪裝；絨線衫，西裝褲，草鞋，都是耀庭臨時弄來的。他也是相彷彿的結束，還有一位楊司夫，在站上本來身兼三職；過磅，雜務，司廚；因為生過癩痢，頭頂上沒全禿，但也沒賸幾根頭髮，所以人都叫他五支光；在站上年代不少，見過很多興廢，為人也很乖巧，這時也扮作鄉裝模樣。站長太太早安頓到城裏的「臨時租界」去了；站上只賸下一個打雜，一個電報練習生；其餘員司都藏在附近，打聽消息。我們三人就此上了黑魆魆的征途，向亂山叢裏邁進着。這是五支光的錦囊妙計；萬一不闖車。神不知鬼不覺的恢復一切原狀，要是闖了，我就陪着耀庭萬里長征。「站長，以前他們都是這麼幹的……！」「五支光」說服了我們。

路上辛苦，一言難盡。因時機急迫，只能揀一條較僻的捷徑走着。這裏的蛇和狼相當有名，各人攜有短棒一根，不停地敲着路邊的草叢矮樹；以驚蛇，一以示威。據說這裏的蛇喜逐燈火，所以雖有電筒，不敢多用。最難受的是一雙脚底，有時踹的是滑膩膩的一片，不知其為牛糞，抑或濕坑；有時則又碰着又尖又硬的山石樹根之類。徼幸這裏的狼和蛇，僅僅徒有虛名，一次也未見到。如此走了一小時餘，東方尚未發白，大約快到五點鐘了，聽得五支光在一丈開外說「到了，到了」我趕緊回頭通知耀庭學着五支光的口氣「到了，到了。」正在這一刹那間，陡地聽得前面不遠，砰的一聲，山谷鳴震，回聲四應，耀庭立即喊着「快爬下，放槍啦……！」我剛匐下，五支光早放開嗓子嚷了起來，「自己人……別放銃……站上來的……來找周蝦子的……」喊着，又拿手電筒對放槍的所在探照着。

十來分鐘的山道走過，周蝦子領着我們進了一間草堂。這裏我們遇見了一位可愛的老農夫。剛見面，他只是穿着一身短襖褲，用腰帶勒着；及至聽見周蝦子——他的堂姪——一番介紹之後，他趕到內室去了，幾分鐘後重又出來，竟是全身披掛：長袍，斜襟大袖的舊式布馬褂，氈帽，大襟上還掛着一個魚皮眼鏡盒；手上一根汗烟筒，筒上吊着烟袋縧子等等。見面，先對着耀庭一躬到地；我們只得照樣回禮。他正式的寒暄起來。

「草舍一切簡慢，老站長千萬不要見怪……」他說着，好像忘了甚麼似的，趕緊取出一副老光銅邊的眼鏡戴上。耀庭的北平語調又引出了他的藍青官話：「打攪甚麼，老站長的台駕光臨，蓬蓽生輝，請也難得請到；老站長，可不是嗎？……」立刻他把履歷一流水地背了出來：原來是一位下野的東烘，前清的老秀才，曾在武昌坐過館；學制改良後，還做過一任官立初等小學教員，鼎革後被後進排擠，才想到「田園將蕪，」於是回到鄉下投筆從農，當時已是五旬晉五；十餘年來農事之餘，倒不會拋去書本；手錄過全部唐詩，還圈點過一部三國演義，因他生平最崇拜諸葛孔明。剛才驚得我們「爬下」的，並非鳥銃，乃是花炮，也是這位老秀才一點虛虛實實的韜略。

「自光復大漢以來，」他很得意的說，「這四鄉八野也受過幾次驚險，不瞞老站長說，都虧學生我調處，鄉鄰效命，方保無事……近來雖說太平些，哪裏沒些風吹草動，故而仍舊守着當日學生立下「守望相助」的舊制，每晚總有四個守望，山前，山後，山左，山右，四人一班，四對四，四四一十六，二六一

十二，逢二進二，共是三十二名壯丁，八個日子一輪，各帶火炮，一有響動，放炮爲號……。」

這時天已破曉；雞聲三唱，林鳥喧噪，在晨曦初動，朝霞輝煌中，老學究邀我們步出草堂，指指點點，又發揮了不少的經綸。這裏我才發現了五支光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這個村莊正在離城不遠的山腰上，舉目遠眺，整個咸寧連帶車站都在鳥瞰之下，一視無餘；然因山道盤錯，却有三小時以上的路程；縱有追兵，我們很可從容就道。萬一微幸無事，車站升旗爲號，一目了然；我們這一趟辛苦，可以不動聲色，權當他一次秉燭夜遊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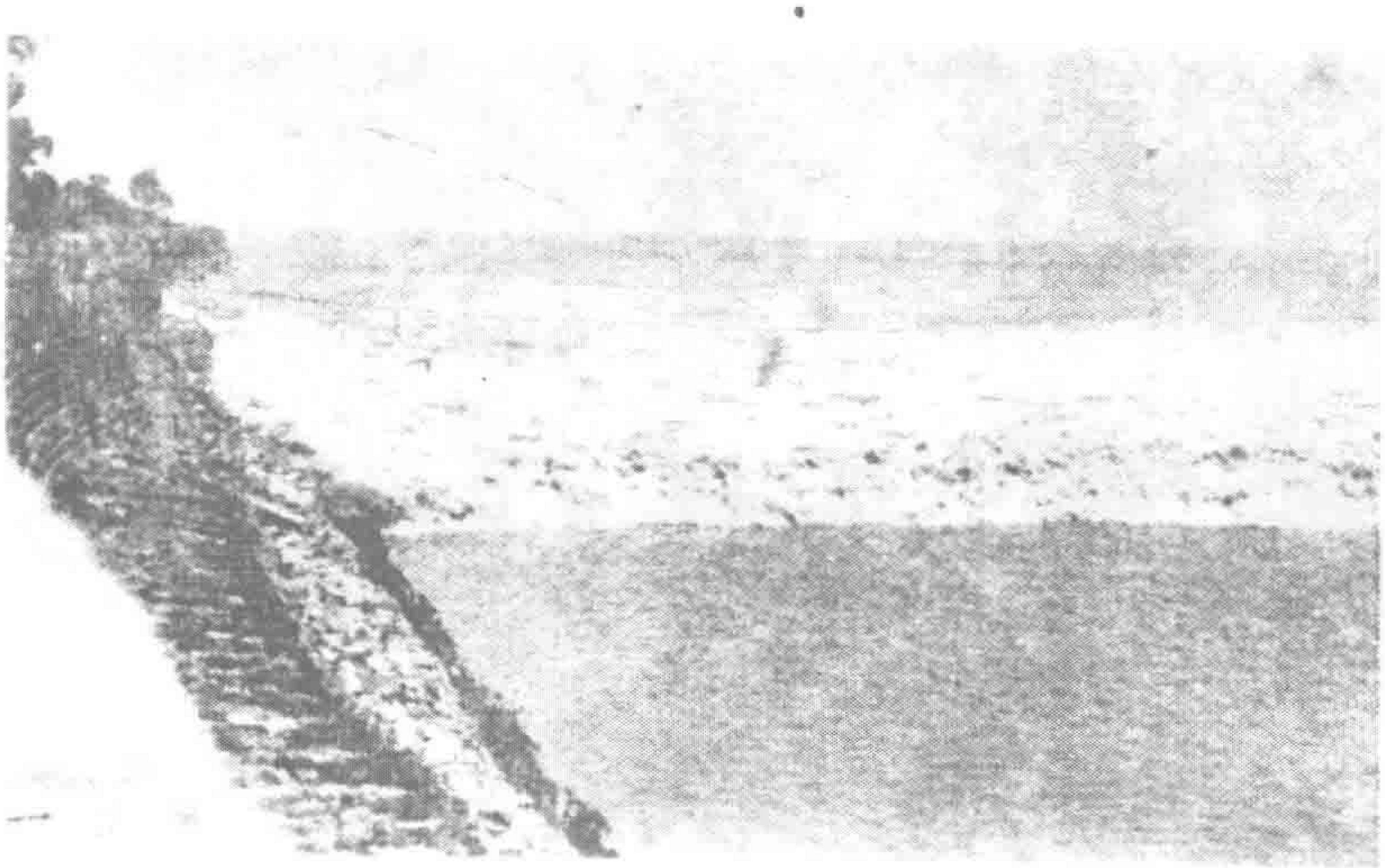
「站長，」五支光手搭涼篷，遙望着車站一方面，很機警的說：「那話起來了！」所謂「那話」者旗也。耀庭聽了，兜心底的起了一絲微笑，「嗯……他媽的……。」老學究當然莫明其妙。

回到草堂，一張不大整齊的方桌上，恭恭敬敬的放着四雙竹箸，四大碗熱氣騰騰的豆粉條，上面還有荷包蛋一枚。周蝦子和老學究的公郎，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在一邊伺候着，我們虛謙了一回，就此將一碗粉條，一掃而光。臨別，老學究送到門外，照樣一躬到地；「老站長不棄，改日學生專誠前來拜見候教……」

將到車站的途中，駐防的電報生迎了前來報告說，省裏四點鐘又有電報來，「專車改期，臨時再行通知，此諭。」

險逐潮神捲浪游

馮柳堂



海寧潮

「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游爲樂事也。攀百尺之崖，探萬尋之壑，履不測之淵，凌浩淼之波，一不愼則禍患隨之，固亦險事也。然惟飽經憂患而長享安樂，其樂焉靡涯；亦惟千迴百折而豁然開朗，乃心曠神怡。游固不能無險，正惟險而有彌覺游之可樂。

余童年負笈海寧，校即陳氏安瀾園廢址之一隅。東門之外，朝潮夕汐，非僅爲東塘（海寧之海塘之稱）之大觀，亦天下大觀之浙江潮也。

浙江潮之所以成爲大觀，前人俱以爲雔子胥之故，余已屢言其非，今其說漸寢，但余之所謂險，非尋幽探勝之謂，亦非乘風破浪之故，而爲觀潮所遇之險；至今思之，猶在目前，蓋險些兒隨潮逐浪，與波臣爲伍。

余在校，每逢星期休假，春秋佳日，午餐之後，與二三同學訪安瀾園舊址，徘徊於廢邱頹梁之上，垂釣於方沼壁池之中。作野燒，則蜿蜒而展及於雉堞女墻之巔，燃沼氣，則烈燄轟騰於叢葦茭藁之間。舍此則出其東門，長天與海水一碧。越山則崗巒起伏若長蛇。潮自東來，若數十、萬白馬成行，驟馳而至。銀濤滾滾，雪練橫江，一刹那間，早已掠眼簾而西逝。然怒潮猶在鼓其餘勇，不斷向塘岸猛撲，水花四濺，濁浪排空，播海船如搖籃，越桅頂而雨下。於此時際，我寧人所謂頭潮已過，二潮方張，稍一疏忽，易於肇禍。余之所謂險；正在於此。

海寧觀潮之最佳地點，爲八堡相近。八堡約在諸橋之南；正當南北潮頭攢聚之衝，勢最猛，常越塘而上。其次以海寧東門外觀潮亭爲勝，終不逮其東之小普陀廟前之盤頭。大凡建築盤頭之處，必爲潮流衝激最烈之點，故觀覽最宜。塘以大條石嵌鐵錠鑲固至周；惟獨盤頭，用柴薪堆垛而上，成半圓形之海中堡壘狀；三面皆水，高與塘齊，以殺潮浪之勢，而固塘基。蓋堅如條石，猶不勝潮水之衝蕩，有時隨巨浪而外坍，盤頭雖久，亦不免遭同樣之結果。然潮浪衝擊，常爲柴薪所分散，打成片片。正爲水力至柔亦至剛，以潮與柴比，柴性柔，而潮力強，故能深入柴垛之內。而柴能逆來順受，不若潮與石接，兩強相遇，終必有一傷。觀潮亦以盤頭爲有左顧右盼之樂，驚心動魄之致。余正惟此，而險逐潮臣以俱去。是方馳目於潮浪之奔騰，不意浪高如山，迎面而來，情知不妙，即向後奔，而半截衣衫，早已淋漓盡致，沙漬狼藉。時有數小孩方在跳踉戲逐，余以爲余固倖而免，此而何如，亟返首回顧，溷跡泥水中之一羣小孩，耳目口鼻，滿塗海沙，已在掙扎而起。蓋彼爲弄潮兒家子女；深悉潮性，見其猝來不及避，即伏地，若植立則易爲潮浪所席捲。余經此一嚇，嗣後觀潮，每存戒心，不欲臨塘以觀，寧可踞高遠眺。

寫至此，朱志堯先生適來顧談，見余此作，即曰：「余爲上海人，而余之得悉海寧潮，猶爲距今四十餘年前，（約卅餘歲）自英文書中得之後，乃約伴往觀，確乎此半小時之觀潮，及霎時間高潮飛馳而去，偉大驚奇，得未曾有。余亦與君受同樣驚嚇，蓋驀不防巨浪若泰山壓頂，將及余身，余即退避，而已全身盡濕。」余曰：是固不可不有以爲後之觀潮者告，但此亦不常見之事。惟海寧之潮，確乎天下罕有，舉世無雙；世有未觀海寧潮者，曷不於時局澄清之後，駕言出游，以觀潮異何如？

一個危險的行程

栖樺

天還沒有亮，船已經開了。新安江上的山峯，全籠罩在如烟的曉霧中，小立船頭，頗有一些寒意。這時正是十月天氣。因爲河乾水淺，每天的行程，只有三四十里。我們雖然要趕路，但十餘年前，公路沒有暢通，要從杭州到徽州，便非打這條水路走不可。

新安江上的灘，一向以險峻著名，只有老於此道的舟子，用十二分的精細與蠻力，才能夠履險如夷，我們做乘客的，看着江中的岩石和激流，想想一葉扁舟。要在這些岩石之中穿過，起初只有胆怯的份兒。但兩三個灘一過，看得慣了，覺得有那個精明幹練的「撑頭篙」的舟子在那裏指揮，一個搖晃不定的心也就鎮靜了下來。那時我還年青，遇到船

上灘時，總喜歡站到船頭去看熱鬧，雖然舟子們感到討厭，但也不好怎樣發作，我便這樣地獃下去，直要到風平浪靜，船行駛在平靜的水面上時，才回到艙裏去休息。

就因爲喜歡看熱鬧，幾乎鬧出亂子來。因爲水淺的原故，有時甚至只有一尺多深，江底的小魚和鵝蛋般的小石子，都歷歷可數，舟行至此，一個不留神，往往就要擱淺。一擱淺，便只有實行同舟共濟，大家協力同心，把這只船硬拖上航路。

所謂同舟共濟，就是除舟子們大家一齊努力外，連乘客也要一同幫忙。照例，老頭兒、女人和小孩子都可以坐着不動，像我這樣一個瘦弱書生，舟子們也不會叫我去出力的。可是一則因爲年青好勝，二則悶坐船上，也想活動一下，便自告奮勇，要跟着其他乘客一同下水。雖然幫不了他們多少忙，但人下水了，船的載重便要減輕許多，載重一減輕，船身自會浮起少許，只要那「撑頭篙」的一篙得法，船身就會動了。

當我一團高興，脫去鞋襪時，同伴中一位上六十歲的老頭兒便對我說，「別這樣好勝，下不慣水的人，到了江裏，就要站立不住的，」當時我率爾答道，「你別以爲我只會寫字，這麼淺的水，怕什麼？」他看見我很高興，便盤起辮子，我記得他是有辮子的，撩起褲脚管，表示願意和我一同下船，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要和我比賽一下呢，還是也感到悶坐在狹小的船艙裏太無聊的原故，總之，他的豪勝是不會比我差到那裏的。

其實，乘客下水，除了使船身載重減輕之外，對於舟子們是沒有多大幫助的。試想船擱在沙灘之上，單靠我們幾個人的力量去推槓，自然是無濟於事。但舟子們的竹篙，特別是「撑頭篙」的，的確有些神力。他們大都用篙的尖端插到沙石中間，然後用肚子挺着篙的握手，只有「撑頭篙」的是用肩膀抵的，他們青筋暴脹，「哎唷」一聲，船身便那麼輕輕地晃動一下，這時在水裏推槓的人，連我們在內，也用力推着槓着。船頭上舟子們一篙一篙地抵着抵一下，動一下，八九根篙子接連地抵，越是船身快要全部浮起時，他們一篙一篙地抵得越快，我們也跟着喊「哎唷」，約莫一刻鐘模樣，船身已經浮動了。

等到船身一動，舟子們便要順着那般水勢，趕快把船撑行，他們是不肯把篙子停下來，讓客人慢慢地上船，而要客人自己用着氣力，把雙手搭在船舷上，將身一蹤，馬上蹤上船頭。和我一同下水的人，連那位老頭兒在內，都很順利地上船了。可是我呢？在初下水時，雖然水深不過一尺，但流得很急，我的兩只脚就像永遠站不到水底般地浮晃着，幸而那時船身不動，我的肩和手都抵着船底，做着推槓的工作，倒也不覺怎樣。但後來船身漸漸移動，我也要在水裏跨着步子跟着船身前進，這時一步一步地移動，我已經感到吃力。等到船身全部浮起，舟子們的竹篙點得那麼有勁，那麼迅速，船就走得快了。其實不是船走得快，而是我的舉步爲難，看樣子就有點跟不上。

如果這時我喊着「慢點，」舟子們自然會停着篙子，讓我從容上船，老實說，船一面移動，一面蹤身上去，我是沒有那麼大的本領的，但我偏不肯示弱，尤其是因爲在那個老頭兒面前誇了口，明知沒法聳身而上，也得鼓足勇氣來試他一下，就因爲站得不穩的原故，聳自然也不得其法，一脫手，人就幾乎跌倒，總算還給我站住，但船已經離我而前進了。我要趕上船，自然得跑兩步，在陸地，那是不成問題，但在水裏，實在是力不從心，跨一步就得費很大的

力氣。船和我的距離，逐漸地遠起來，這時，我已經有幾分着慌，但更着慌的還在後面。這樣跨了幾步水流，雖然並不湍急，但却突如其來地深了許多。起初是沒有過膝，再兩步就齊腰，又兩步就到了胸口，我的呼吸，受着水的壓力，是越來越緊張了。這時只要站着不動，就已算是萬幸，要前進是萬萬不能，「性命交關」，我也顧不得臉面，本能地急叫起來。舟子們原料不到我會落後到如此地步，其中有一個叫貴福的，馬上聳身下水，三脚兩步到了我的面前，伸過手來給我牽着，同時船也停止行進，然後慢慢地挨到船邊。上面的舟子接着我的手，貴福在水裏托着我的身子，徼天之幸，像劉玄德躍馬過檀溪一樣，居然一躍而上。

驚魂甫定，老頭兒笑迷迷地，對我說，「怎麼樣呀，你嫌船走得太慢吧？」我只得報之以會心的苦笑。

海濱之遊在回憶中

廷信

我讀過了編者在新年特大號徵文題旨裏的幾句話：「在詩情畫意的優美境界中，若得一二知已，相與俛仰吟嘯，共同領略湖山佳勝，的是人生至樂……」不覺撩起了我五年前如烟如夢的旅行生活底回憶。

我旅行生活的開始，是在担任銀行裏的檢查工作之時。因為銀行裏檢查分支行的策略，是游擊式的。應向何處去查帳，事前須嚴守秘密，自己也須在出發的前幾天剛才知道。在那裏工作完畢後，又須等待命令，再掉轉我們的行旌。譬如今天，上午尚在長安古城裏流連，說不定明天已踏臨了開封的龍庭。早秦暮楚，不斷地改變四週的景物，同時也儘速地掉換着四週的人物，遇到放假日，便可向湖山勝跡，領略各地風光了。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獨樂方式，在旅行時是不適宜的。至於當時我的遊伴，有固定的，有流動的。固定的遊伴便是檢查工作的合作者。工作時早夕晤對，遊覽時則聯袂出遊，同舟共濟。記得有一次向蘇北一處小城池進發，因須渡過一條急流，兩岸有鐵索繫住着，由船夫拉着鐵索而進，不料適遇潮汎，舟側斜得厲害，鐵索發出吱吱的聲音，船夫連忙反拉鐵索，將船拉回原處。據說有一次鐵索斷了，船隨着急流，向東海流去，不知所終。我對我的伴侶說：「我們如做了那隻船的繼承者，我們的旅行生活將永無止境了！我們將永為遊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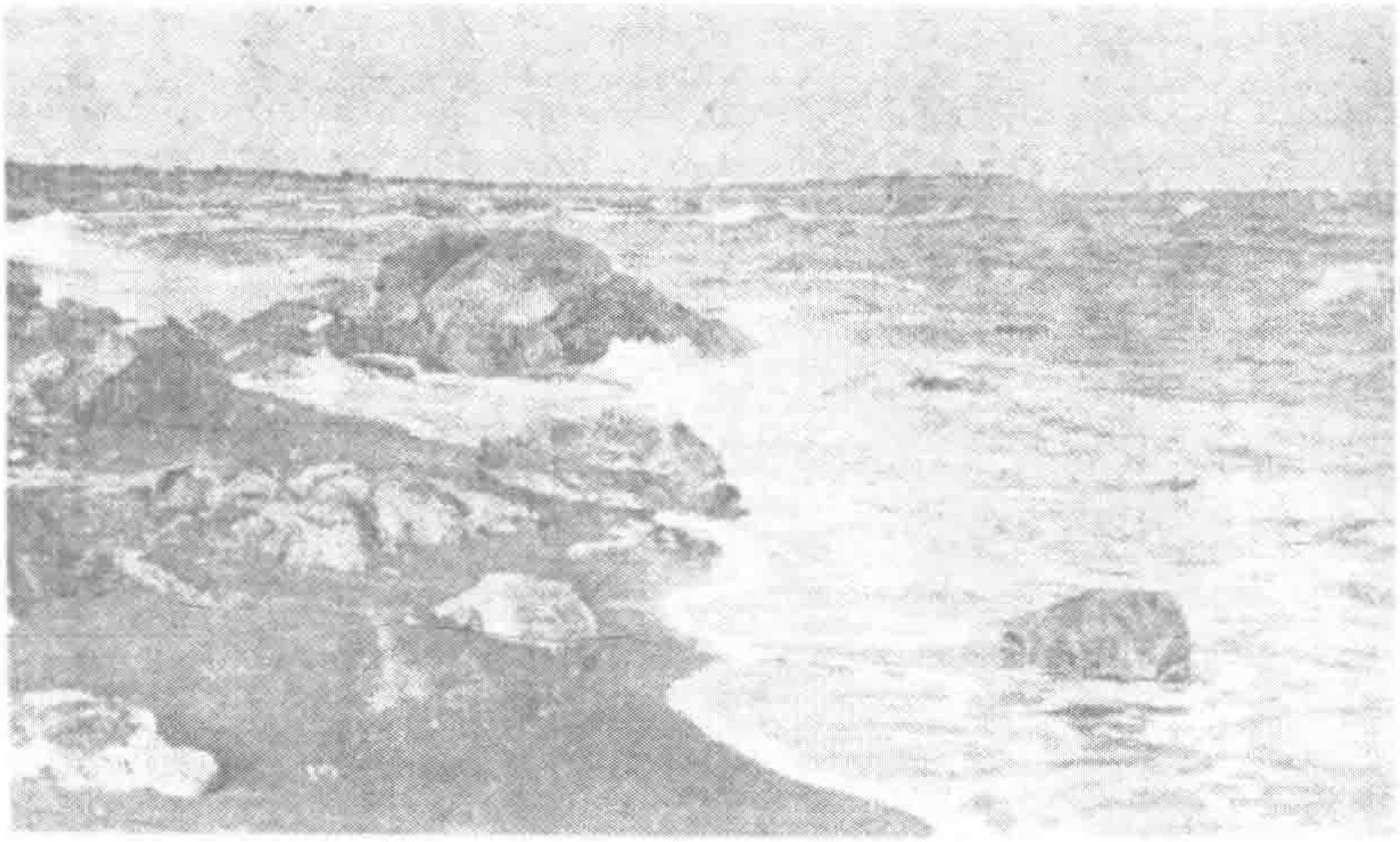
我們流動的遊伴便是各地的同人。雖然有許多同人是初次晤面，但是一見如故。他們有的是生長在當地的，有的也是做他鄉之客，但對於當地的風物勝境，均頗稔熟。在例假日，他們往往做我們遊覽嚮導。他們以最經濟最省時間的方法，領我們遊覽當地勝景。事後我們贈給他們各地的照片，藉以表示對他們導遊的感謝。

在我許多遊程之中，以北戴河海濱之遊留下最美麗的印象。記得那次到達海濱已在晚上十點鐘了。經朋友的介紹寄寓在一家「奇虹賓館」英文名字為 The Home，含有「賓至如歸」之意。正像詩人所說的「客舍如家家似寄」呢。那天晚上，這小樓一角，又是我臨時的「家」了。

夜之神將黑幕籠罩着全部海濱，在洋臺上外

望，黑漫漫咆哮的海水奏出雄偉的聲息，風在吹樹在搖曳路上的矮樹叢裏透露出黃色的光芒。吸口

北戴河海濱



新鮮空氣，讓酣靜的夢來解除我的疲倦吧。

在夢中我在想像海濱風景的幽美，如走進了瑞士的風景畫裏。早晨醒來，便趕到洋臺上，鳥瞰着海濱全景。陽光已帶走了昨夜幽靜的景色，換了濃厚的鄉村情調。豐滿的樹佔了大部空間，一座座矮小的住宅隱約可見。綠油油的海水圍繞着。大自然最美的姿態展開在眼前。我們把早上的事情結束之後便去尋幽探勝了。

賓館附近排列着七八家白俄人開設的舖子，甚麼舊貨店理髮舖，咖啡館菜蔬舖都有。各種裝璜，遠不如上海霞飛路的羅宋店舖。舊貨店裏那個滿面鬚髯的老人，在門口躺在帆布床上，安靜地看着失去時效的雜誌。臉上露着與世無爭的神色。這區域內的路，全是用沙舖墊，非常平坦，無塵垢撲面之苦。幹路旁另築驢道，專備驢馬行走。沒有汽車，大概要避免囂鬧的聲音吧。那時夏天快將消逝，避暑寓公已不多。路上大都是白俄。他們開着小舖子，常住在那裏的。他們有的穿了游泳衣，有的穿了睡衣，散步街頭，都市裏衣履的拘束在那裏都解除了。四五歲的白俄孩子騎着驢子玩，沒有大人照顧。青年的白俄男女合騎了雙人式的自由車在沙地上兜風。時間就在這種寧靜和平與閒散的氛圍裏消逝着。

雇了驢子上東山，沿着驢道溜躂。經過海邊住宅區，兩旁樹木挺秀。在一座紅樓裏現着一對青年白俄男女，男的在彈着曼陀鈴，女的引吭高歌，這琴聲、這歌聲在驢蹄得得聲中逐漸消失了。幾個轉彎後，在燈塔上休息一會。向西可眺望海濱全景，附近有天主堂一所，屹然孤立海邊。十字架的高樓，嵯峨地矗立着，鐘聲蕩漾，令人有出世之感。驢夫領導我們到鴿子窩，金山嘴，南天山等勝跡去玩。在鴿子窩那裏可望見秦皇島與山海關。附近有一片大平原，生滿了荒蕪的野草。據說這是從前飛機場的舊址。

驢夫娓娓健談，常為遊客解釋勝跡歷史。談到他們本身情形，往往嗟嘆着生活的艱苦。據他們說，卅年前海濱一帶都是他們的世襲產業。後來海濱被開闢為避暑區域，有許多洋人以二十元至三十元一畝的價格儘量收買。他們見有利可圖，都求脫手求現，目前漲至千元左右，悔已無及！過去的主人反做了當地寓公的伕役，生活且日趨艱難了。

下午二時至五時為睡眠時間，禁止歌唱奏樂或叫囂。這時路人也減少了，四週更趨靜寂了。五時以後人們又活躍起來，海濱沙灘上的人也逐漸增加。沙灘上豎着不少木板棚，是他們的更衣室。海濱上有三五漁夫在張網捉魚。金黃色的夕陽投射在

水波上，閃爍作光。是一幅最美麗的捕漁圖竟使我，流連忘返。

炊烟四起，時近黃昏，我們又回到賓館，收拾行囊，搭了火車離去海濱。袋中還留着一張當地銀號所發行的輔幣券呢。

迄今一溜烟已五年了，過去種種的遊程遊程中遇見種種的人物，有時還在我回憶中盤旋，希望在最近的將來，開始我新的遊程，去認識新的人物呢。

* * *

蘇彝士運河行程

汪叔棣

余幼時讀蘇轍上韓太尉書至「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等句往往低徊諷誦久之。後覽徐霞客遊記，則眼界更爲之一開，襟懷爲之一擴，既然有竹杖芒鞋，歷盡天下名山大川之志。惟草草勞人，坐令大好時光，消磨於丹鉛之中書案之上，每一念及，未嘗不爲之欷歔也。然結習難忘，種因已久，余恐此種書蠹生涯，或將永無邊際矣。

旅行雜誌搜羅廣闊，抉擇頗精。我輩無法遍歷國內外勝蹟者，得此，實一大好臥遊之具也。茲值新年特大號即將問世，承編者盛意，徵文及於下走。惟以生平遊歷不多，有志未逮，僅能以旅程片段回憶，聊備一格而已。

一九四〇年春天，余由歐洲返國，其時地中海形勢緊張，英法與義大利海戰有一觸即發之勢，是以地中海一段行程，始終有軍艦在兩旁視綫上時隱時現，想即所謂護航者也。余等所乘法郵船上，亦架有大砲，戰戰兢兢，如臨大敵。是以同船諸人，多半悶處艙中，以音樂"Bridge"麻將等消此永晝而已。船到賽得港後，如釋重負，蓋危險區域已過，紅海以東，即是坦途矣。船由賽得港開出，即進蘇彝士運河。其時戰爭運輸擁擠不堪，而兵船及供應船例得先行。吾等所乘客船，則隨時開停不定，大有不知何日始可畢此運河中一段路程之概。同船中國人，除學生五人外，尚有華僑數十人，非負笈異邦，即他鄉作客，大多歸心似箭，其焦急可知也。惟因此，得以飽覽運河一帶景色，則亦未始非一附帶收穫。

蘇彝士運河完全開鑿於沙漠之中，終日灼日熏蒸，風沙飛舞，極目四覽，渺無人烟。偶於天際見濃烟一縷，遙馳而過，則十數里外沙漠中之火車也。常有飛機結隊飛過，來回翱翔，沿運河一帶天空，從事低飛偵察。兩旁堤岸之上，即是沙漠，浩浩蕩蕩，渺無涯際。惟沿水數丈之內，因水流浸潤關係，亦時見青草及樹木，足徵沙漠土壤並非不宜植物，所缺者水分而已。最予人以愉快印象者，爲沿途之中，有時忽見一二玲瓏建築出現，此大率與運河有關之機關，非水閘關卡等所在，即爲油料供應站及燈塔等物管理人住所。其週遭往往有隙地一圈，遍植花草樹木，蒼翠紅艷，不減他處，沙漠中得此，誠令人眼底一新。而最予人以蒼涼難忘印象者，則爲月夜風微之象。維時萬籟俱寂，水波不興，晶瑩玉盤，高懸碧空。矚目四顧，蒼茫寥闊，而已幾不知時間與塵世爲何物矣。船上諸同胞，月下縱談家國事，往往慷慨之餘，不禁長歌以繼。此類景象及今憶之，猶在目前也。余當時曾有二絕句紀之：

其一

奔流千里蘇彝士，月澹星明繫巨艨；
漠野沉沉沙欲動，駝鈴隱曳入蒼穹。

其二

月移水面金蛇影。風颺船頭故國音；
話到深時成激越，長歌直欲搏遊雲。

又憶曾有舟中口占一絕云：

機輪軋軋震如霆，碧浪騰掀怒海鯨；
萬里乘風歸去也，胡笳漸歇凱歌聲。

亦此時產物，因併及之，藉留鴻爪云爾。

* * *

五老烟雲

復生

民國二十二年夏，曾游匡廬。生平所歷名山，以此次興趣最濃，印象最深。所惜當時並無餘暇，攜帶畫具，爲山林寫照，祇有小詩若干首以紀其事。回首前塵，忽忽八年，俛仰今昔，不勝感慨系之！近來閉戶獨處，百無聊賴，追念舊游，還能彷彿一二。因寫五老景色一幅，並錄紀游詩於後：

五老景色



其一

羣峯羅列意蕭閒，沙鳥風颿日夕還；
誰結白茆留客駐？彭蠡烟水隔雲山。
（含鄱口）

其二

五老峯頭曙色開，謝公行處覓蒼苔，
無由省識鬚眉古，祇作龍鍾曝背看。
（五老峯僅見其背，未登其巔。）

其三

烏龍潭水挾風雷，絕壁飛流三疊開，
百丈神淵留不住，看成霖雨出山來。
（三疊泉之水，由烏龍潭直瀉而下。）

其四

空谷春歸別有情，香山才調信縱橫，
無端小立虛亭下，又見新桃半長成。
（白傅花徑，近人新建，補種桃樹，垂垂成蔭。）

其五

風雨名山古丈夫，寺門深鎖萬年株。
我來踏遍蒼崖路，愛此婆娑向刧餘。
（黃龍寺三大樹）

其六

瓊樓高處欲何如？此是洪荒帝子都。
千刧滄桑輪往復，一時冠蓋又訏謨。
（山中要人雲集）

其七

法會靈山墮片言，諸天花雨啓重門，
皤皤國老心憂樂，夜爇爐香宣佛恩。
（戴院長大林寺演講佛學。）

其八

蓮社宗風已不聞，虎溪遺蹟亦烟雲，
芒鞵竹杖緣偏慳，未許摩挲北海文。
（此行未到東林。）

其九

雲物精靈幻太虛，崇巖小立盪胸初，
匡廬奇妙誰能識，我許陽湖惲子居。
（廬山佳處，世徒知爲瀑布，未悉烟雲之變幻，實宇宙之偉觀也。昔人形諸筆墨者，惲氏而已！）

* * *

山邊一席談

紫若

在這人心日趨苟且的秋季時代，欲求高人逸士，已覺難乎其難；在這熙熙攘攘金迷紙醉的都市之中，欲求高人逸士，更是難於上天。而且高人逸士，決不求知於世，養晦韜光，深藏巖穴，便是承平時代的荒野之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況乎現代！不料筆者居然遇見一次，不得不稱之爲奇蹟了！

民國二十六年春末，筆者從居停主人陳公自黃山回杭州，路過老竹坡便停下來。因爲從前聽人談過：『安徽以茶葉名聞全國，或者也可以說名聞世界，大概品徽茶的人，都說黃山雲霧，却不知眞雲霧茶是僅有的。安徽銷售外省的茶，都是皖南一帶的出產，而尤其以老竹坡的出產爲大宗，所以要買好徽茶，須到老竹坡。』我們這次的停車，就是爲了茶葉的緣故。車兒停的站頭，似乎叫做正鈎站，下了車，大家先和站上的人談了一回，大致不外打聽茶的品類和價値，這與本文無大關係，不必細說。

談完以後，大家出外散步，站前站後，賞鑒山光嵐影。過了大約半小時之久，正要回步上車，忽見兩位老者，荷着扁担和繩兒，從山缺處轉出來。隔着雖遠，還看得淸楚。一個鬚髮全白，一個年事比較小一些，鬚髮却也半白了。在這岡巒起伏，松杉高下的去處，加上這二位老者，簡直成了一幅四王的設色山水。不由的大家重行止步，含笑望着。那二位老者越行越近，也看見了我們，頓然停脚，臉上表示非常驚奇的色氣。他們的驚奇，不是因爲我們面生，也不是因爲我們一班人身後有一輛汽車，因爲筆者的居停主人有一部美髯，既長且淸，猜想那二位老者的心理，以爲「我們二人的鬚髯，自以爲白的近尺許，半白的也有半尺以上，似乎可以自負不愧爲鬚眉男子，不料竟有比我們更出色的！」所以他們驚奇着，而兩對眼光，都集中在陳公身上。

歇了一回，他們走上來，直到陳公面前，端詳了一回，那較老的放下扁担，伸出手來，將陳公的鬍鬚，托在掌上，一手指着回過頭，和較小的打着鄉談，筆者一字不能懂，不知二老所作何語。但看二人都指戟着鬍鬚談，想是加以考語了。談完後，各自看看胸前的鬍子，四目相對，大有「自視欿然」的神味。放下手，含笑點首。陳公本是恢恢有容的人，對此二老，不但不以爲唐突，並且對於他們的率眞，直起了十分愛敬之意。所以也含笑點頭，問道：「二位貴姓哪？

」那二人却是鄰居，一個也姓陳一個似是姓王，可記不眞了。都從山後賣掉了柴回家去。問二人住在何處。二人都說遠咧遠咧。

稍息，陳公說「山中風氣淳樸，和都市畢竟不同！」二老聽了嘆口氣，好久，較長的說「也不盡然，不過看去比都市好些罷了。若要和三十年前相較，眞不可以道里計了！」問他是何緣故，他道「我的話說出來，現時的人不中聽，你們幾位年齡大約都在五十以上，一副頭腦雖不舊，恐怕不能不算落伍，我說出來，或者不以爲忤。這緣故，你們要問的，便是交通便利的賞賜。因爲山居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不能說「民各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但終歲勤動，不知世間的紛華爲何物；偶然見了外方衣服奇異，舉止輕佻的男女，便都不以爲然。或者存在心裏；或者現於面色；或者見諸語言，從沒有艷羡傾倒的，自從海禁大開，外國的風氣，漸漸傳入，由濱海各邑而至沿江沿河的通邑大都，都漸漸染了這種洋氣。幾使有心之人，不忍看；不忍言。幸而深山窮谷，尙於天然界限，未曾染着這種「時疫。」可是近來的二三十年不好了，這「時疫」竟會得傳到山間。將山中人民的一副本來面目，無形中改了許多，不波的井水，也有些不能不動盪了。至於現在公路一通，越嶺穿山，將通邑大都的一種氣習，在公路上輸來送去，看熱了我們山中一班年青人們的眼睛；於是乎相率效尤，將男女應當做的耕織事情，視爲無足重輕，却將不足重視的外表修飾，看得比飽暖還要緊！這不是怪事麽？我們無事閒坐時，常常引以爲憂，互相研究，到後來方得到一句提綱挈領的話，是：『交通便利的恩賜。』唉！諸位先生！中國人樣樣聰明，可是一到摩倣人家的時候，便不聰明之至了。西方人自有西方人的長處，不是不能學，不足學，我們應當去學他們，以爲富强的張本，但是只學了他們的外表，不學他們的精神，即便改頭換面，原來的黑髮，變成金黃，原來的黑眼珠，變成綠色。充其量也不過一個冒牌西方人，於本國的富强二事，根本不生効力，豈不是天下之至愚麽？「服堯之服，誦堯之言，」不能就稱爲堯。必須「行堯之事，」方能成堯。孟老夫子所以定將這三句連着一口氣講的呀！至於我們山中更品斯下矣了。只會「服堯之服」以下就不談了。豈不更爲可惜！我也知道你們看了山中，遠不如都市的奢侈靡麗，所以說風氣淳樸，又那裏知道三十年前山間的風氣呢。』

陳公聽了，大爲驚奇，再要問他們名字，和他們談下去，可是那二位老者指着太陽說道：「時候已不早了！你看西山頂上已起了暮雲，你們該還有不少的路要趕，我們也要回去備晚飯了，一番妄談，休見笑，失陪失陪，」說猶未畢，已走了數步，略一點頭，即揚長而去。我們也只好登車長行了。然而這二老的話，和當時的情狀，至今猶留在耳底眼中。

這二位老者究是何如人，無從知道。當時問站的人，也不知道，然而看他們這種行動，聽他們這種言論；引經據典，不是見過世面的有學問人，決說不出。況且他們和我們談話時，所操語言，大半是國音，稍雜土音而已，這更足以證明二老非普通的山間樵子可比。他們的言論，究竟對不對，筆者且不下斷，付與論世之士，爲之定論。

大小涼山

肅

曾昭掄氏於今秋赴川康邊境考察大小涼山返滇後，正整理其考察報告：涼山在漢武帝通西南夷時，置邛都郡。據曾氏語人：該處夷人分兩種族、一黑夷、一娃子，黑夷則爲貴族。夷區尙保持以物易物之古風，布疋與鹽，尤爲需要。彼輩以屋子爲夜宿之所，日間或田野工作，或在外流蕩，從不回家。夷人以女性爲中心社會，男女組合儀式頗爲隆重。

世界安樂在那裏

余新恩

一九三八年開始，已轉向到國際情勢日趨惡化的境地了。由這個年日起歐局一天不如一天，終至二次歐戰爆發，蔓延迄今東西炮火相聞，世界上那裏去尋找一片安寧樂土呢？

一九三八年的三月間，我適在維也納。當時的奧國，處處呈顯着末日來臨的徵象。離我所居不遠有個公園，附近是所莊嚴宏偉的教堂，兩個尖頂高高聳入雲際。春天還沒有來，樹枝上尚沒有嫩芽，灰色的天空籠罩得大地是那般的冷酷。我隨着鐘聲步入教堂，已擠滿了人羣；燭光黯淡，一切呈着灰黑色。教堂裏的琴聲忽奏出奧國那悲壯的國歌來。人們都靜靜的起立低着頭手向胸前畫着十字。牧師祝福了奧地利亞後，在軍裝的護衛下，步出奧國的總理休樞尼格及他的隨員分乘汽車，一呼而去。

事隔不久。德國的兵士已開到奧國的邊境；奧國屈服於武威下，遂將土地拱手讓人。發狂的民衆，手搖國社黨旗幟，吶喊『勝利萬歲』終於德人入城，希特勒親臨奧都，受到民衆無上的擁戴。一個有着悠久文化歷史的奧地利亞，開了亡國的先例。

我由這裏去到捷克，在那種不安祥的狀態中離開了奧國。我呼到清醒的空氣，看到自由的旗徽飛揚在空中。但是捷克能永久保持它的自由與安樂嗎？捷克的邊境上早已受到德軍的威脅；奧國的不幸，也將臨到它的身上來了。

同年的九月，我在巴黎。爲了德捷事件，滿城風雲。法國本身又鬧着罷工風潮。事件已趨極端嚴重，法國預備作戰了，壯丁被招入伍，婦孺疏散，馬路上堆起沙包，屋頂上舖滿石沙，路燈半明，黑夜行軍。總算是賴慕尼黑會議挽回了這場危局。

事後我去到倫敦。公園裏看見拋在一邊尚未完工的地壕，一直就這樣的任其自然。張伯倫手拏着和平的音訊回來，很興奮的告訴他的民衆說，英德在他和希特勒的簽訂上，担保沒有戰事。

一年微倖的苟且過去，又臨到一九三九年的多事之秋了。我在歐局驟趨惡化的當兒離開了倫敦到巴黎。巴黎這回有過去年的經驗，人心比較安定，但是事情看來不大妙，因爲召後備入伍的佈告已臨到最後階段了。我同着朋友在東方飯店吃飯，一位認識的菲洲青年穿着戎裝過來，與我們握手告別；他當晚要開往前線去，他說這次開出後，總要在戰事後才能回來。

一天早晨我買了一份報紙，跑到盧森堡公園去隨遊隨看。我既不可置信的，是德蘇會轉敵爲友了。這是一個壞消息，離開巴黎的人更見多了。火車站上擠滿了人，大件行李無法帶走。我匆忙的在夜半那黑暗緊張的情緒中離別了巴黎走向瑞士去。

果然德波的戰事爆發了，這二次歐戰也隨此展開了。素負世界樂園盛名，及旅客絡繹道中的瑞士，此時也就緊張嚴肅起來。瑞士也下了總動員令，軍士馬匹調動得非常忙碌，令你不能相信這是瑞士。到處逢到的是兵士，食糧也受到管制。平時可以隨意攝影，現在也就被禁止。我因有事在巴黎尚未了妥，遂又設法回到巴黎一次。

我簽到一張特別派司，容我去巴黎一次，爲期數天。那時法瑞的通車已改在晚上開行一次，以避免德國的飛機。一路上搜查得很嚴，兵士們的上上下下，也頗忙碌。巴黎已入了戰時狀態，往昔的那種

繁華已隨着這大時代絕跡了。尤其在晚上，滿城黑暗，恢復到十八世紀的時代。

巴黎一直下着霪雨，更顯呈着戰時的淒涼。我雖只限去巴黎數天。但誰知又新添了一個出境證的手續，無此證者就不能離開巴黎。雖經我解釋特別情由也歸無效，結果是爲了領此證件被困在巴黎三星期有餘，這完全是出我意料及預算之外的。

在巴黎街上走着，隨身要帶護照或是居留證；因有路警要查看。一天晚上我去友人家玩。回家時路上漆黑，因有一段路燈完全熄滅了。我也沒有帶手電筒，適巧乾電用完了，新的也配不到，因那條路是走熟的，所以在黑暗中也可以摸索回去。走了一段路後，未防及的在那無聲息中，忽然一個燈先射向我的臉上來，並喝令止步。我倒吃了一驚，原來是個便衣探要查看我的護照。當時巴黎防衛的情形是相當嚴格。又是一個白天，我從領出境證的門首出來，一個操德語的中年女子，因不識法文也不懂得如何去辦理出境手續，遂來向我詢問。我們就站在街上說着德文，我發覺有一個路警故意的走近來竊聽我們的談話。我爲了免生誤會及麻煩，只簡便的告她幾句就走開了。

離了巴黎在雪夜中回到瑞士。爲了要搭船回國，後又由瑞士的日內瓦搭夜車去馬賽。邊境上查護照及行李很嚴，一路又要換兩次車，都得找人上下搬行李，非常麻煩及勞頓。

到了馬賽，爲了倫敦的錢，因戰時特殊手續一時不會匯到，又躭誤了行程。在馬賽又遇到數次警報。但終於定妥船位，不過船名秘不宣佈。臨時通知上船，但又不知開船日。船在海洋中走的是新路線，以防魚雷，但又不知何日何時可抵何地，這些都是秘密的。船在晚上行駛，都要關閉木窗以免洩光，所以連在甲板上抽烟也不容許。此時在海中行駛是相當危險，尤其是地中海與印度洋一段，幸未出事。

一路還經過敍利亞，西貢等未曾到過的地方，得有機會上去一遊。但是所到過的地方，奧地利亞，捷克，都相繼淪亡了。敍利亞，西貢也都經歷了戰事與政變。所乘過的船，爲航行歐洲最大的意郵船，也以戰事被擊沉了。

行程萬里，驚險皆是，世界安樂往那裏去尋呢？

雪中渡長江

周默

別矣！再會吧！我十年寄跡的首都。

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的清晨，漫天風雨，我帶了幾件必需服用的衣物，和我的朋友五個人，萬分的不忍，可是其勢又不能不急遽動身。我從住處新華農場出發，別了含蕊的梅花，在豪雨之下，過勵志社到新街口，一路銜枚疾走，到得新街口，由朋友在萬分困難情形下，商借了一輛卡車。我們五人，就創了這個畢生第一次立在卡車裏出城的永久紀念。過挹江門，我似乎覺得比我幼年第一次離開母親離開家鄉，尤爲創痛。

揚子江中的輪船，已經全部西駛了，剩下的一二輪隻，都靠在八卦洲江干的情形，冷酷而悽惋。我們只怪自己爲了不忍別此國都，以致感到太遲，在此任何交通瀕於斷絕的狀態下，得了一個機會，搭了渡江小輪到了浦口。站上早有着住宿了幾天未能登車的大衆，我們既然進了站，唯一的希望，就是

搭車北行。鵠候到五時，突然看見一列軍民混合車，準備開出，當然我們已經拋棄了我們一切可愛的任何物件，只有手提衣箱擠上車是比較容易捷足先登的，於是我們登了車。列車載了我們離首都越駛越遙遠，而我們的一顆心相反的懷念首都越想越深切。

在車中沒有一切食物的供給，連水也喝不到，只得在沿途停靠的車站上購些花生饅頭果腹。車入隴海路，在李莊車站遭遇轟炸，李莊是一個十里平原的地方，時值隆冬，寸草不生，同車的數百乘客，離開了列車，都躺臥在平地上，炸彈機關槍集中在列車左右，這個時候，我們雖然從不如此，却也只能把生命付諸命運。多少子彈在間不容髮的身旁着地，但列車和乘客都沒有被擊中。過開封，再經一度轟炸，我們再不願付諸命運，我們沒有下車。在十二月十日的黑夜裏，我們到了漢口，暫時結束了流浪的生活。

為了服務和生活，在武漢兩地，我担任了日夜兩個職務。每天渡江，當晚回到漢口，直到二十七年的冬天，在轟炸中來去，不知在黃鶴樓畔，被阻了多少次，也不知在輪渡上，遭遇了多少次的警報。這年隆冬的一天，我照例在武昌服務，下午二時，驟降大雪，等到我工作完畢，奔到江邊，已經是風雪滿江，五步內看不見甚麼東西，當然揚子江中交通也斷絕了。

我為了漢口當晚的事務，不容延誤，挽了友人商得船公司同意，派了一艘鳳陽號專送我渡江，鳳陽號輪的機司，明知這樣的大雪，輪船是很難行駛的，他也同情我不得不過江的事實，慨然願冒險一試。離了武昌的江岸，雪是越下越大，把機司面前瞭望的玻璃完全遮得墨黑，天色也更加昏暗。小輪獨特地連連放着回聲，在大江中顛簸震蕩徘徊，「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當時情景，正是相同。停泊在江心的中的軍艦，彷彿在贊嘆我們這艘小輪，有此不避艱險的勇氣，事實上我在這個進退兩難的情形下，也只有直線的前進，希望衝過風雪，到達彼岸。因為縱使我乘的小輪要在江心拋錨，在這樣風雪狂飄之下，也是不可能的。經過兩小時的搏鬥，小輪已展開了前途的光明，逼近漢口江岸了。雪中渡江的艱難行程，始告完畢。據機司陳君說，這不但是他從未駕駛過的險程，也許武漢間多少年所沒有的冒險過江。

危險，只是當時無法避免的一種冒險行為，如果冒險成功，也只有身歷其境的能深切體會當時的艱險。如果冒險失敗，那末便不成為一段歷程，而是一件平凡的不識時務的事件而已。上面這些事實，雖然是在我的人生旅程中的危險經過，可是這個危險的脫出，還是別人的勛績。

* * *

步遊二日記

胡山源

民國十二年的冬天，我在南京，和幾個朋友去玩燕子磯，走過沿山十二洞的時候，看見遍地是石榴樹，我就對桓魯說，我明年夏天一定來看榴花。不料我這個願心，到了明年十三年，為了種種關係，其中最大的關係是要緊去遊一些新鮮的地方，竟沒有去了，却，甚至十四年也是如此。一直到十五年，桓

魯要離開南京了，我才趕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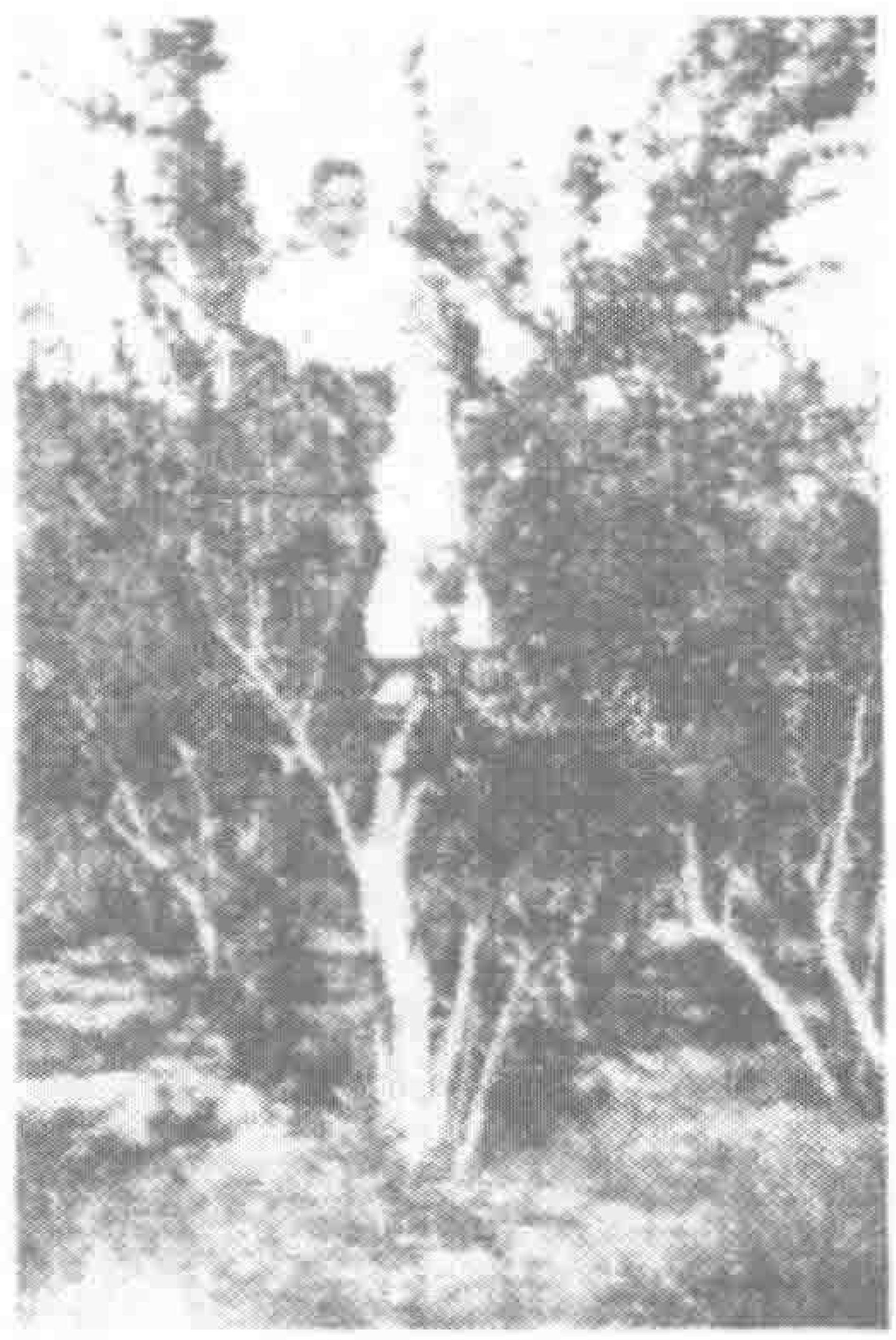
爲什麼我要乘桓魯在南京時去，當然是有理由的。除了他是我的好朋友以外，最使我認他爲我最佳的遊伴的，乃是他的喜歡步行，並且善於步行，正和我的嗜好與擅長一樣。我以爲遊山玩水，非步行不可，我就羨慕我們的鄉先賢徐霞客。其他的朋友，有的根本不喜歡步行，有的雖然喜歡，腰脚却不健，我說認爲憾事，不敢多和他們同遊。只有桓魯，我能够和他同遊，我是很高興的。所以這次，我一定要乘他離開南京之前，趕緊去了却我那看榴花的願心。

我和桓魯二人在一個早上就從金陵大學步行出發，走出堯化門（？）的時候，太陽還沒有多少高，但是已經很熱了，田間裏許多農女正在割麥。清脆的歌聲，此唱彼和，眞叫人心曠神怡。不過她們似乎很怕着她們只在遠遠地唱，等到我們走近時，就默默無聲，只低頭用力割麥了。她們這種樸素的，天眞的情懷，極其使我們讚美。

在燕子磯下的市集上吃了午飯，我們就上燕子磯去。桓魯帶着快鏡在這磯頭上拍了幾個照。燕子磯下來，就走上了十二洞的大路。

叫名十二洞，其實平常所遊的也不過三個洞：頭台洞，二台洞，三台洞。洞中都很涼，實在是避暑的勝地，我走了進去，簡直不肯出來。至於每一洞的詳細情形，我想古今來的紀載很多，也就略而不詳」。

最使我歡心愜意的，當然是那十多里長的榴林了。每株榴樹雖然並不很高大，但密密層層，接接連連，的確使人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花正開得好，如果混合看去，正合着『雲蒸霞蔚』四個字的光景；如果分別了看，那末有的如胭脂，有的如火燄，點綴在叢叢的沉沉的綠葉間，掉句文，那就眞是「似琉璃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了。



金陵十二洞前石榴樹上

在這裏我拍了十幾張照，有的倚着樹，有的攀着樹，更有的爬上了樹，盡是利用了牠們。這裏所附的一種就是在樹上攝的，我們故鄉——江陰——有一句俗話，說「爬不上石榴樹，」意思是沒出息。於今我竟爬上了石榴樹，亦足以自豪吧！一笑。

第二天，我和桓魯還是安步當車走出了朝陽門。不過這次我們動身時，已在下午了，原因是我的一個朋友，硬要拉我們在秀山公園吃中飯，以致減少了我們許多遊興。我們沿着汽車路，一口氣走到了靈谷寺。

我以爲那時靈谷寺的裏面，並沒有什麼動人之處，倒是寺前長長的一條石路，却叫我戀戀不忍捨。我請桓魯也爲我留下了一個影。那裏兩面是疏疏的小樹，樹下豐茂的草，當中是石板路，那些石板，亦整亦散，邊上都鑲着小草，好似特爲裝飾上去的，又好似將石板舖在草地上的，——這樣的一條路，很長，不必進寺，就給了你一個極其幽雅而愉快的感覺，正如杭州雲棲寺前竹間的石路一樣，

這條石路，當第一次全國運動會在南京舉行我特地前去參觀時，却已經變成爲黃塵滾滾的馬路了！這正與杭州西湖邊上許多石路改成馬路樣的可惜！我那時所攝的一影，正可以給我一個美麗的回憶。

從靈谷寺後面出來，我們就上了紫金山。我們不揀一定的山路走，只在亂石間攀籐捫葛地走，因爲我們希望能夠發現什麼美好的所在，這些所在，我們想，也許不是在人人所走的路上所能見到的。我們的興緻很好，不過路却也實在難走，我新着上去的一雙布鞋，不多久，鞋幫鞋面就碎成了破布。至於費力在這種大熱的太陽下，還要說麼也許只有傻子才會這樣走，我們的確是兩個傻子！

不過傻子居然有了意外的發現。我們遠遠地看見有一處地方，許多人在工作，看那工作的範圍是很大的，我們發生了好奇心，就走過去看看。我們看不懂：若說建築別墅，不會揀這個高山；若說建築墳墓，誰家的墳墓會這樣大。我們就問問似乎在監工的人，才知道，這就是建築中的中山陵。

我們都認爲這是難得的機會，所以又由桓魯拍了幾張照。今天我們都沒有着長衫，爽快得許多。看見矗起的橫列的杉木，乃是建築中所搭的鷹架。現在那樣莊嚴偉大富麗堂皇的中山陵，開始時就是這樣的簡單，我想也許有些可以紀念的價值吧。

我們這天回來時，又順便遊了紫霞洞。因爲天已黑，就沒有再上明孝陵去。

現在桓魯在四川峨嵋山林場，我眞羨慕得不得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再和他這樣的步行暢遊，遊遍天下的名山大水。

閒話南洋僑校的學生生活

黃康屯

一年容易，又是新春。旅行雜誌的徵文題是「在旅行中所交到的朋友。」我也曾作過長途的旅行，在旅行中也曾結交了不少的朋友，其中「俯仰嘯吟，共同領略湖山佳勝」的機會，也記不清經歷幾度。可是要指出特別的一二知己，寫一點特別引人入勝的經過，却不易着筆，只因爲客裏相逢，一見如故的朋友，實在不止一二，一個個一件件寫來，誰要看你的「起居注」；特別提出幾個來寫，又有顧此失彼之憾。還是普遍的寫他一寫罷。

原來我的旅行，不是有閒階級的高人雅致，也不是負着什麼「使命」去調查考察，不過以偶然的機緣，到南島去當個「執鞭之士。」

一個從未出過國門的井蛙曲士，一旦「乘長風破萬里浪，」雖然沒有「腰橫秋水雁翎刀」的氣派，却也感到「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風鴻印雪泥，」的樂趣。

足跡所到的地方，有南洋英荷兩屬。最先是海峽殖民地的檳榔嶼，其次是緬甸的首府仰光，最後是荷屬東印度羣島中最大的蘇島的日里棉蘭。我所服務的學校是檳榔嶼的鍾靈中學，仰光的華僑中學，棉蘭的教育總會所轄的第一區校，和蘇東中學。

雖然旅居的時間多不過三年，少則年餘，所交往的同事同學，以及社會上的人士，不一而足，距離現在已有幾個年頭，我腦海裏印象最深刻的，還要算一班朝夕共處，同堂講誦的許多天眞活潑的同學們。

這些同學們，大都是寄寓在南洋各地的閩粵籍的僑生。（惟在緬甸的僑生中，有許多是雲南籍的。）其中自然多數不是「新客」（華僑稱從國

內新來的同僑爲新客：）而是出生在國外的。他們似乎大都具備着語言的天才，南洋羣島本是各色人種的博覽會，也是各種語言交響的處所。多數年紀很輕的僑生，一口能講得閩粵各種的方言，（原來福建方言大別爲閩南，閩北兩派，閩南爲廈門話，閩北爲福州話。廈門話在閩僑中流行較廣，因爲華僑中原籍閩南的較多的緣故。廣東方言大別爲廣府話，是代表廣州方言的；客家話，代表梅縣一帶，舊屬嘉應州方言的；潮州話，瓊州話等。）生長在馬來亞的，大都從小會講馬來話；生長在暹羅緬甸的，大多會講暹語，緬語。其中更有少數會講印度話的。最可樂觀的一點，便是小學以上的學生，沒有不會講一口純熟的國語的，這便是三四十年來，辦理華僑教育的一個明效大驗了。

現在我要講講一般僑校的學生生活，原來使我感覺痛心的，自大戰以來，孤島——上海——的教育，一般講來，更趨於商業化；那些學校因環境逼迫，臨時遷移，居民擁擠，學校都不免鴿棚化，教學的方式，都是書院化。談不到衛生問題，談不到健康休養，更促起了我濃郁的回憶，回憶到僑校學生生活的活潑自在，和身心方面，健康進取的活動，也許會引起現在孤島上一般學生的無限的羨慕，

因爲地居熱帶，所以南僑學生的衣服問題，最合於新生活的簡單樸素的原則。他們終年穿着白色的短裝，有了三套同樣的衣服，足够平常替換了。課畢以後，差不多都是跣足赤腿，足上拖着木屐或沒跟的拖鞋。在學校裏，大概禁止穿馬來式的「紗郎」（沒有脚管的長套褲。）也絕對沒有穿着不合時宜的長衫的。（長衫在南洋華僑是絕對沒有人穿的，除非在最守舊華僑的婚禮中，那新郎還有穿起前淸時代的長袍馬掛的，幾乎似傀儡登場一樣發噱。）女學生大都穿着白衫黑裙，海上風行的旗袍，在南僑的女學生中，幸而也還不會仿效流行。夜眠一榻，只須一張帆布床，終年一條毛絨毯或棉織的氈子便够了。

課餘或休假日的 Past Time 是運動，音樂，冲涼，海水浴，野外旅行，野餐，攝影，戲劇演出，以及文藝的表演，最普遍的運動是球類運動，其中尤以羽毛球一項，是國內所少見，而南洋一帶却是最通行的。因爲佔地只須網球場的一半大小，而動作敏捷，練臂；練眼，練身，是赤道無風帶最適宜的運動。

自由車在南洋各地是最通行的，身材矮矮的小學生，差不多也個個是活潑玲瓏的。因爲當地路政辦的好，天氣又適宜，他們來去學校，都用來代步。在棉蘭的各校裏。尤其是蘇東中學，女學生也差不多全乘着自由車來往。那飛燕般的翩翩風致，在上海只算是絕無僅有，即南洋其他各埠，也似乎沒有棉蘭那樣成了司空見慣的佳象。

一到禮拜天，遊山玩水，逛公園，到野外去，「辟克匿克，」到海濱去練習游泳，在海水裏比賽擊球，這在海峽三州府的僑生，幾乎是習以爲常的。却不像上海，要遠遠的跑到高橋，又限於夏季。檳榔嶼的丹絨武牙海濱，亞逸淡山的極樂寺，植物園，升旗山，千二層，仰光的大湖，大金塔，棉蘭附近的馬達山，仙達，都是極好的休沐去處，有時會引起你飄飄欲仙，樂不思蜀的悠然之感。

音樂方面，他們會唱着各種的樂曲，中國的，西洋的，馬來土風，暹緬的土風，以至於印度的土風，樂器以「孟多玲」「梵啞玲」口琴最爲普遍，馬來人是最愛唱情歌的。僑生自然不免更有愛好唱歌的傾向，那種宛轉悠揚的歌喉，伴奏着柔媚的「孟多玲」的音調，會得使你不自覺地情移神往，生起「天涯何處無芳草」的美感。

國內一般人腦海中總以爲南洋僑社的文化水準是比較落後的，自然華僑自動辦了四十多年教育，可是星羅暮布縱橫數千里，號稱八百萬華僑社會之中迄今尚無一所粗具規模的華僑大學豈不令人驚異！但就實際講來僑社一般的文化水準，並不比較國內一般都市見得低下；率直說一句也許有過之無不及。原來國內知識份子，革命先進，早在戊戌政變前後，紛紛南渡，到處致力於文化事業的倡導，書報社（公共閱報所，一面即是宣傳革命機關）孔教會（是早先康梁一派提倡的）等以組織倡導於前；各幫學校風起於後。尤其以新聞事業，即華僑各幫自辦的華文報館，每個著名的都市總有幾家。閱讀新式書報的習慣，差不多是工商各界的僑胞共有的癖尙。學校裏的學生，更可以看到本埠外埠以及國內各地寄來的報章。

副刊上的文藝投稿，除了大部份出於記者，旅行家以及教員們的手筆外，即有不少是來自中等學生的課餘寫作。他們一向並沒有稿費的酬報，却也很熱烈地努力於發表的工作。這也許是國內一般埋頭死讀的學生們，所望塵莫及的。

一般僑校學生的思想方面，我感覺到比國內國外一般學生還來得熱烈前進，因爲是地位關係，不時受着外來的刺激，愛護祖國的觀念，渴望祖國勝利，復興，雄飛的情緒，眞正是沛然莫之能禦的。因爲大多數的僑生是出身於工商農礦各界的家庭，他們僅有絕少數是家境富裕的，一般教師，又都是流汗賣腦的普羅階級，由於實際的處境，平日的薰陶，因此新社會的思想，是極普遍而熱烈的。

南洋是海國，是水鄉，「知者樂水」他們看慣海的浩蕩，曠渺，波濤的起伏，他們所感受的自然教育是活潑的，動盪的，變化不測的，他們具備着祖宗堅苦奮鬥的遺傳，習染着東西交流的文化薰陶，鍛鍊着團結組織的能力，抱持着勇敢邁進的精神，他們是海外一支民族的生力軍！雖至海枯石爛，這個力量是永遠存在的。

返鄉記

陳告佳

想到數年前，曾有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偶一回憶，尙能歷歷在目。這次旅行是回到刼後的故鄉。倒是包含許多危險性的行程。在平時返鄉，所費時間不過三四小時，即出了車站，也不過再費十餘分鐘，就抵達背負城郭面臨梁溪的舊宅，且所走都爲陸路。但這次情形則不然：全由水路迂迴前去，而且舉室亦由城中搬到太湖濱，一處山高水深的村鎮上咧。

動身之前，曾約幾位同鄉同去，俾得互相照應之便。但臨行時，他們均因事未能成功，只得單獨出發。孑然一身，在曉色未曙，街燈還明時，向外灘前去。但黃浦江邊，旅客上下，工人搬運貨物，已很熱鬧，有三四艘江輪，泊於碼頭邊。我乘的一艘，叫馬利號輪船，大約載重不滿五百噸。時朝霧漫漫，待船開時，霧散天霽。船灣入長江，在江流中，見到停有許多運輸艦。江水因其駛行速度的鼓動，使我們乘的輪船顚簸搖撼。此船的終點是南通天生港，到達時已薄暮。在夜色蒼茫中，橫渡長江而到南岸去。抵達對岸時，在黑暗中跨上石子沙泥的岸灘，也不辨此爲何地，爬上一座土墩，其後面有十幾間用蘆葦泥土蓋成的茅屋。當時我因坐了十餘小時的船，已很感疲乏，就在這煤油燈下，稻草墊褥上青花夏布帳中度過此行的第一宵。

明日原欲循陸路走，可縮短行程，但一打聽，前

途橋樑公路，均已破壞，車輛不能通行；所以仍由船隻前去。由一條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河道，迂迴曲折的自長江南岸直通到太湖之濱。即雇了一艘民船，講明須回來的。我第一天坐這種船，很不慣，船身簸動，頭目感到昏眩。船是向南面行的，起初所經的河道，因與長江相連，水色混濁，且潮汐漲落，船行要受到他的限制。

這條地圖上所找不到的河道，須橫貫京滬鐵路，船夫在將近這座鐵路橋時，對我說：這條航路，僅此是一個難關，那面常有步哨駐守，須加意留心的。我在未動身前，亦已聽到過有此一關，因此頗使幾位胆小者，不敢來冒此危險。此時我是單身，一無長物，自可無庸驚慮。但如過船回來時，載了家眷物件，必感麻煩，因此心上頗爲不安。不久人人所指爲難關的鐵路橋已在目前。原來是鐵路上一座某號橋樑，水泥的橋樁已破壞，今用枕木堆架在河中，以代橋脚，通過時竟未受麻煩。

翌日是一個微雨的天氣，這隻船已載滿箱籠物件，且有幾位年青女客。當第二次再過此橋時，心緒的緊張，至今還有些餘悸。那座難關，不久即將到來，我們欲停留至日暮時過去，因天晚，他們必須回去的。但天夜了，附近數里內，一無村落，如泊於曠野中，其危險性更大。那末此時我們變了進又不能，退又不可。正在彷徨中流，無法可想時。忽見前面有一艘班船，在微雨中搖曳而來，似乎滿載貨物及乘客，船身吃水甚深，兩舷似將全浸到水中。我們見了，如獲至寶，即打聽他們那面的情形。只見油布遮蓋的艙中，探出一個人來，同情的回答我們說：沒有人，快些過去吧，我們的船夫聞訊，三個人合力搖櫓，風勢亦順，不久細雨濛濛中這座鐵路橋已在目前了。確是除了一條蜿蜒的鐵路，寂寂地躺着外，並無半個人影，用數十根鐵路上的枕木，堆搭成井字形橋樑的某號鐵路橋。不久已落在我們的後面了，至此我們方透了一口氣，如釋重負。於是仍循這條迂曲的小河道，再登上長江輪船，重回到有秩序的，依然繁華的都市來。

* * *

旅伴

趙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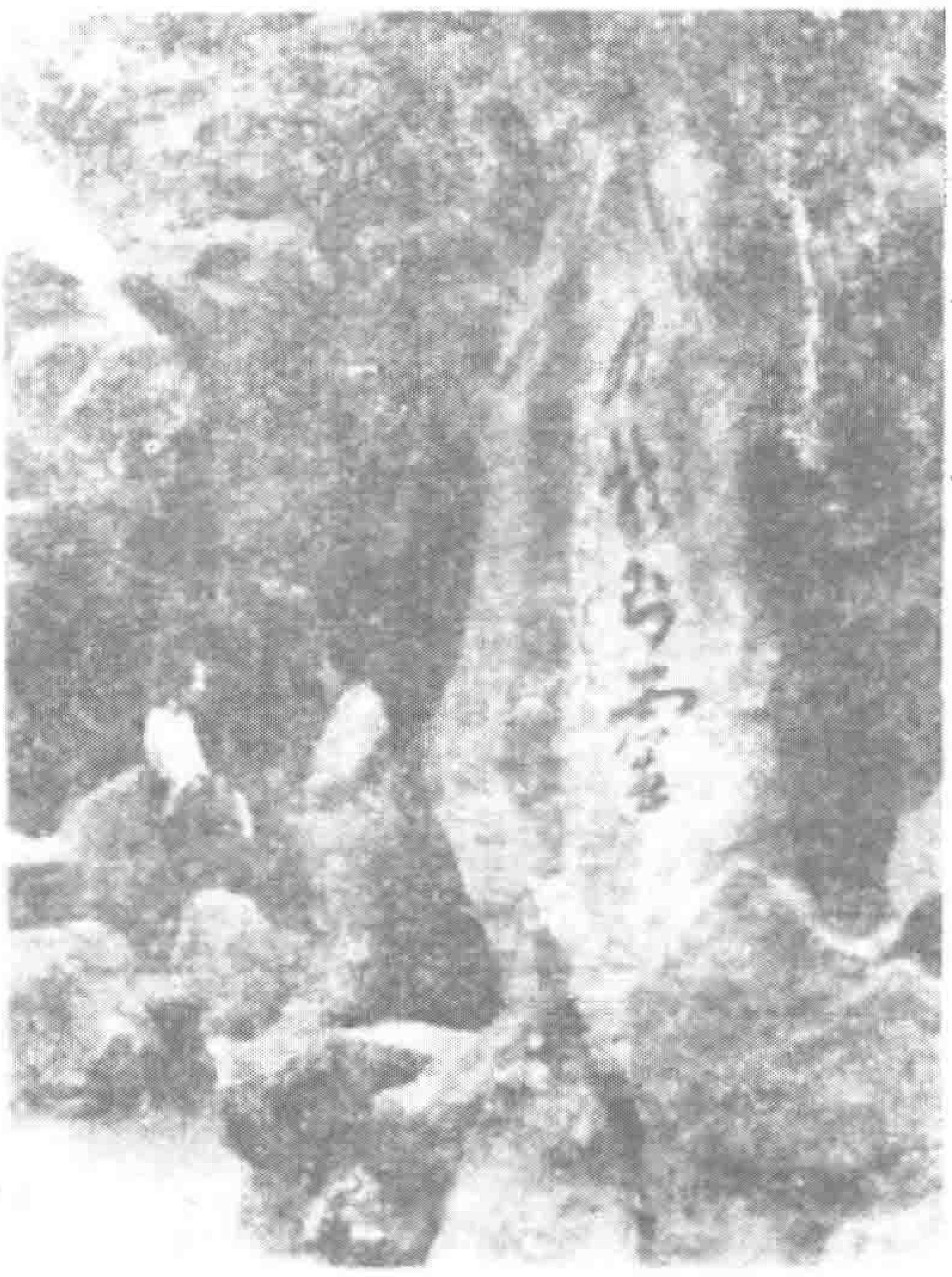
編輯先生：

您眞會出題目；像您這樣的題目，一定可以收穫許多好文章，試想一想看吧，「在詩情畫意的優美境界中，得一二知己，相與俯仰嘯吟，共同領略湖山佳勝」，並且，「在探幽尋奇之頃」，還可以於無意間接交到「方外緇素，村嫗樵夫」，這簡直是一幅畫，一首詩。可是，我搜索枯腸，想了好幾次過去的經驗中，也沒有這樣好的遭遇，偶然在古廟裏遇見幾個和尙，他們只是拿出果盤點心，和香茗來敬你，接着就像西廂記「遊殿」一齣戲，一樣把緣簿拿了出來，要請施主題上一筆；即使風雅一些的，像西溪交蘆庵的和尙那樣，把古畫卷拿出來給你欣賞，結果仍舊回到老調，把老虎所怕的緣簿給拿了出來。村嫗樵夫有時我也向他們問過路，但却從來不曾與他們合串過桃花扇裏的「餘韻」。杭州雖去過幾趟，即使遇見雨，也沒有妖精來借傘，於是白蛇傳又唱不成了，更不說是拜月亭中的「曠野奇逢」了。因此我「在旅行中所交到的朋友」，或相識的，都是「散文的」，而不是「詩的」。我這篇答案要算最壞的一篇，我只是老老實實，拉拉雜雜，把過

去的事情，就所記得的，說給您聽罷了。

我不大有遊春的旅行，大都是業務上的旅行。兒時隨着家母從蕪湖回娘家寧波去，先要坐輪船到上海；船上的船主是外國人，從我的艙房經過，見我在那兒畫「戲文人」如諸葛亮趙雲之類，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便把我喚到他的辦公室裏去畫輪船之類，畫好以後，他送了我好多罐罐頭食品。有時我也遇見童伶，和他一同攀着船欄，一面低頭看着滔滔的江水，和輪船所激起的波浪，一面同唱「空城計」。

十七歲的時候，我隻身從蕪湖動身，預備到天津去看叔父，並進南開。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我母親只養我一個，因此我雖已十七歲了，母親還當我是十一二歲的小孩，把旅費（當時都用洋錢）放在一個布的肚兜裏，沉甸甸的繫在我的腰上。我便辭別母親，上了到南京去的小輪船。這在我，却要算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大冒險。我被嬌養慣了，一切人情世故什麼都不懂的。幸虧同艙的是一個中年的殷實商人。他說他也要由南京轉趁津浦車，因此我便得到了很好的旅伴。到南京後，自然是依附着他同住旅館。他還請我吃了一頓晚飯。晚飯後上床去睡，忽然房門呀的一聲推了進來，進來了一個妓女，被那商人罵了出去。倘若是我一個人，那末結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即使能够逃過這關，恐怕要經過不少內心的爭鬥，纔能成功吧。我感謝這位商人，不曾讓我吃這伊甸園中誘惑的果子。


旅行中之趙景深先生及夫人

還有一個值得記憶的，「在旅行中所交到的朋友」便是尹耀明先生。這位仁兄是我遊杭州時由錢君匋兄的介紹而認識的。他眞是一個妙人，薪金所得，完全用在給交朋友替朋友拍照相。他的錢全都是買膠片用掉的。全杭州城幾乎沒有一個轎夫或車夫不認識他。他請我們吃杭州有名的王飯兒的大魚頭。他陪我們去遊玩黃龍洞和靈隱寺，替我和我的妻希同拍照。他做臨時導演，替我們選擇地點，擺好姿勢，再替我們拍。您說「最好多附照片，」此處我就附寄他所照的一張照片給您吧。最後，他把洗出的照片送我們不算，還把底片也一古腦兒送給了我們。我打趣他，其實也是感激地說：「像你這樣好交朋友，恐怕連褲子也要當了纔覺得痛快呢！」

我知道，您看了我的嘮叨話，一定覺得厭倦；連我自己也厭倦。所以，我不把牠當作一篇文章，只敢用信的形式寫給您。

弟，趙景深。

* * *

冬之氛圍



⇧冬曉太陽穿雲而出，羣羊浴於柔和之日光下。

紐約布羅克林博物院，一九四○年起開始搜羅全美攝影傑作，每年舉行公開展覽一次，俾愛好藝術者得以欣賞觀摩。此頁所刊各圖，咸係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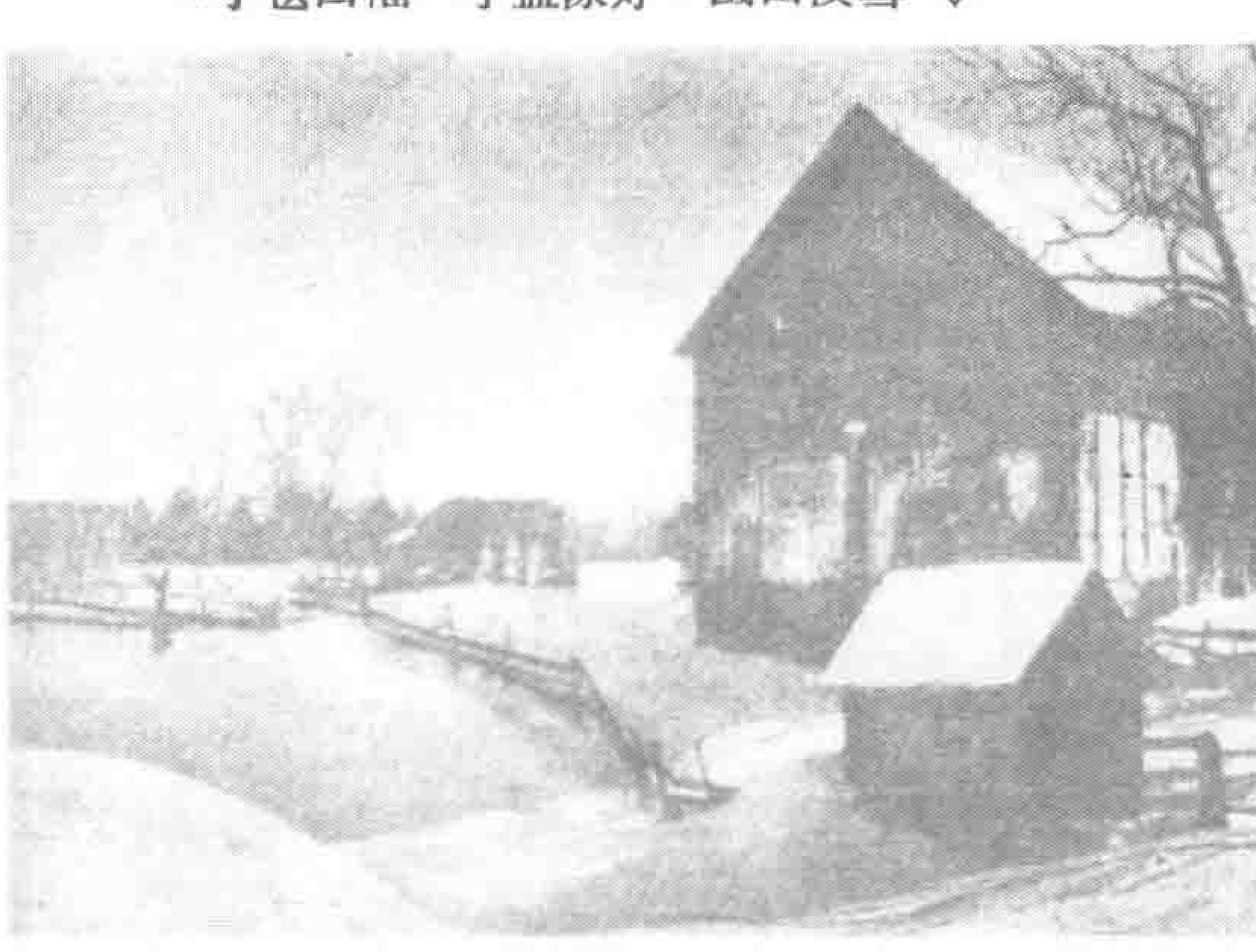


⇧牛梯上小憩，前後都有餘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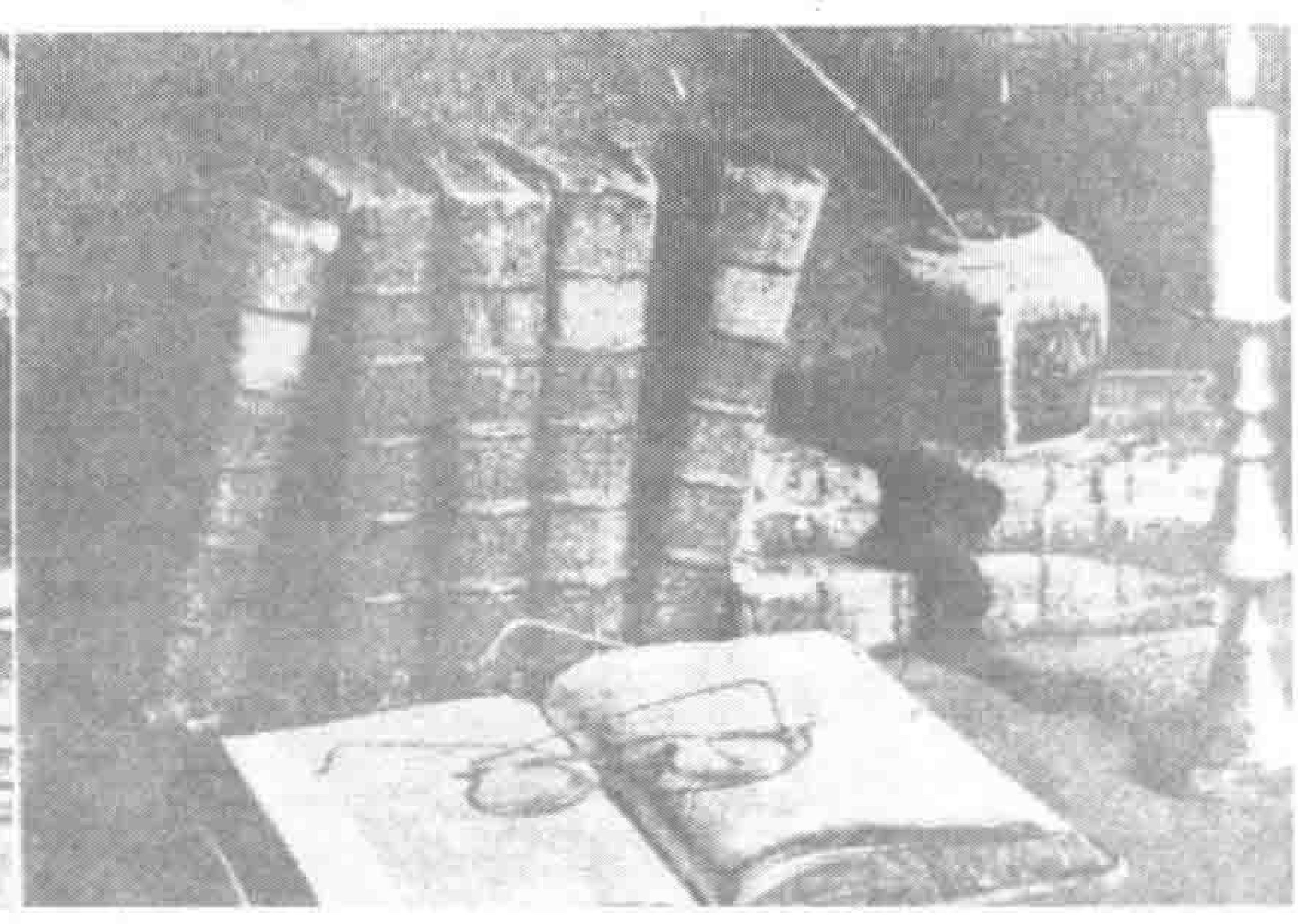


⇧風雪乍過，山限水涯，一片銀色。

⇩雪後田園，好像蓋了一幅白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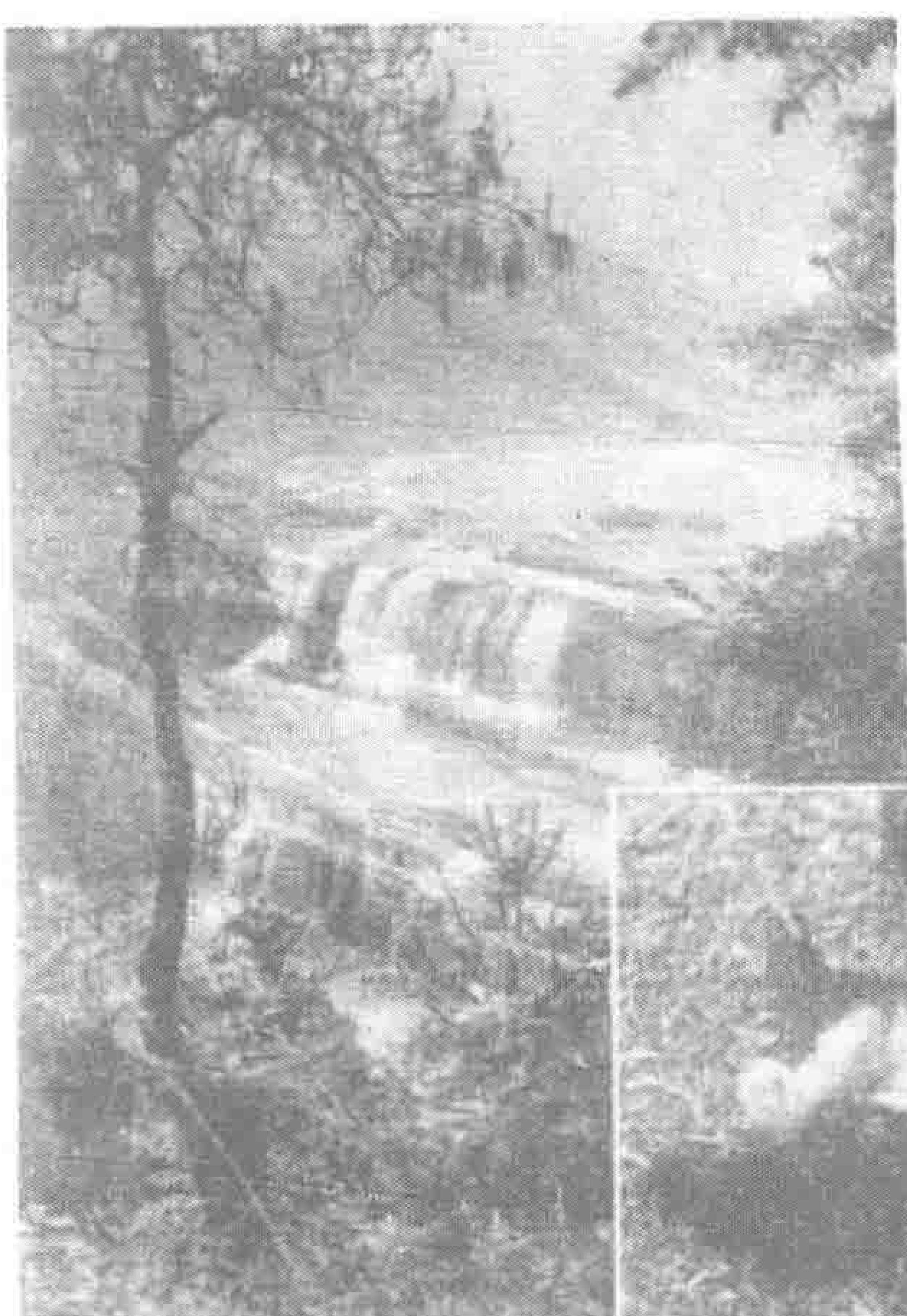
⇩案頭典籍與燭影相伴。



山城小景



⇧重慶山城，房屋依山建築，層層疊高。此為嘉陵江碼頭邊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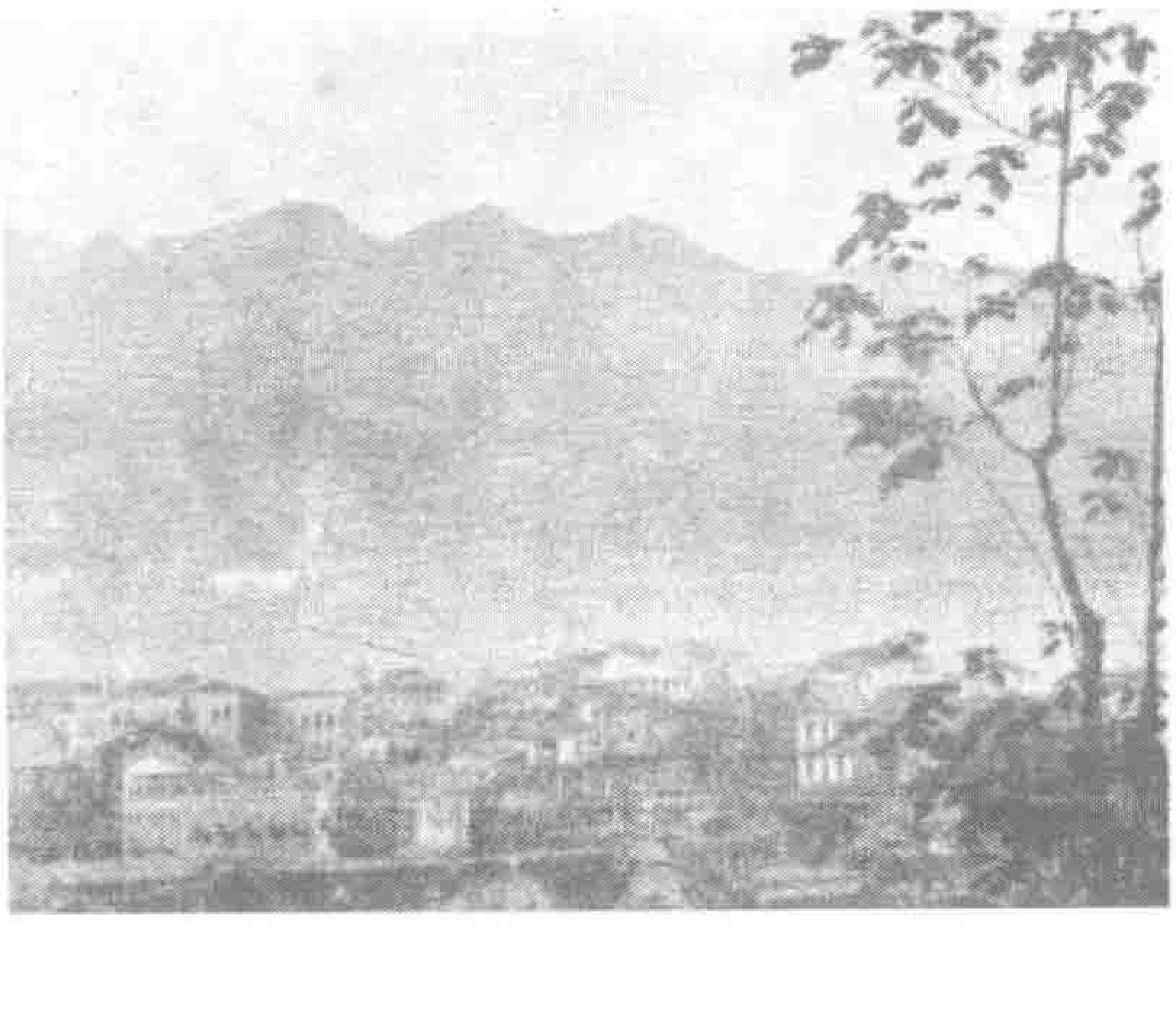
⇦郊外山間之瀑布，水勢湍急，風景清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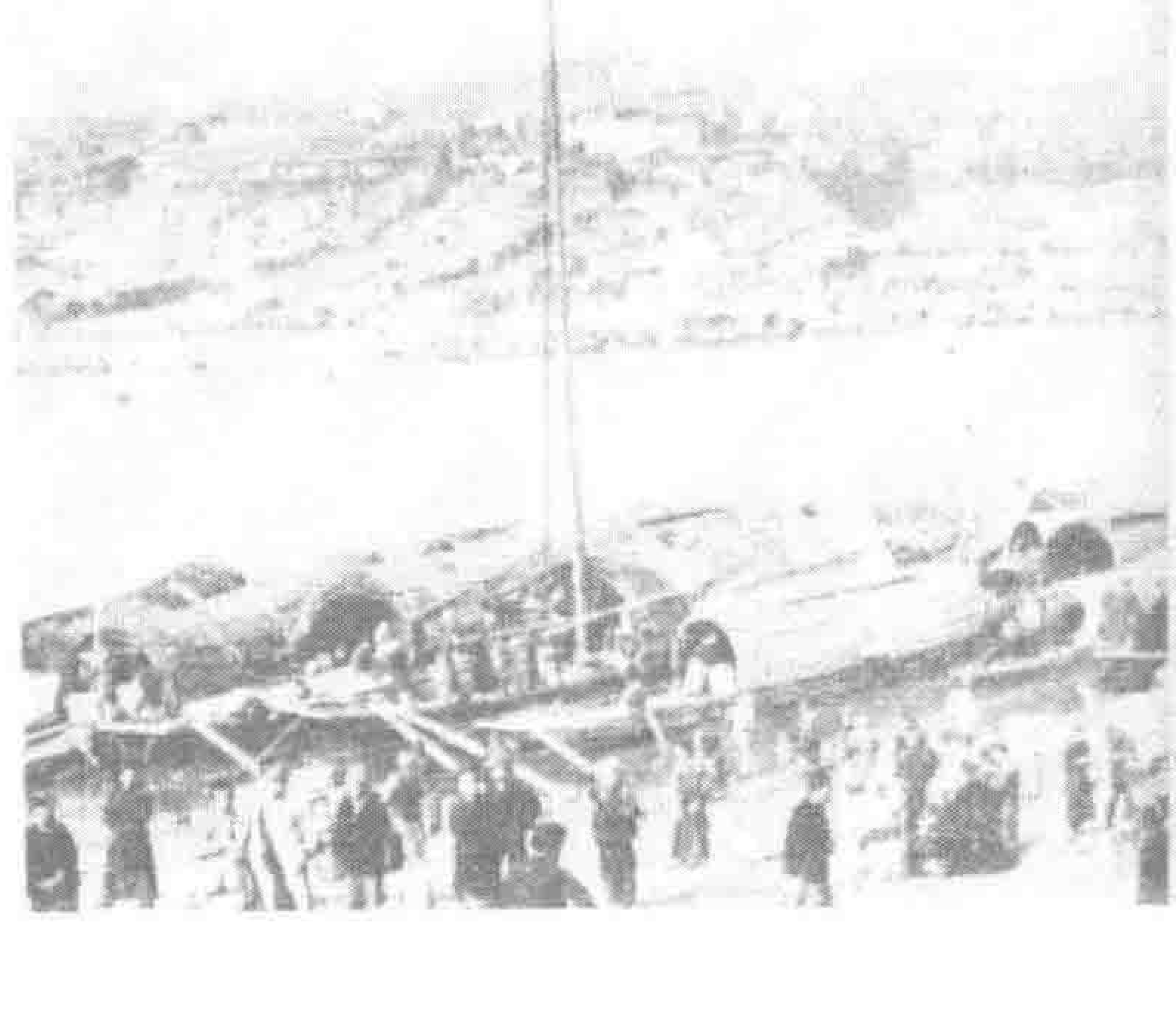
⇧重慶南岸之水田，阡道如帶，人行其上，倒影入水，別饒韻致。



⇧熊貓係四川特產。



⇩江邊屋宇稠密，人口繁多，由此可覘一斑。



⇩嘉陵江邊之舟楫，運輸載客，為水上舊式交通工具。

珊緬紀行

——從臘戌到仰光——

葉棣華

臘戌剪影

爬過白雲繚繞的點同山，跨過洪濤滾滾的瀾滄江，衝過瘴氣重重的山林地帶，一千多公里的長征，由昆明到臘戌（Lashio）經過半個月的時間，終於給我們完成了。這段旅程中的滋味，實不亞於青年從越南撤退入滇的八百公里的逃亡！

抵達臘戌剛是一個雨季過後的初秋午後，拔海二千六百尺的高原上的空氣是那麼的清新，觸目所見的都是那些悅目的亞熱帶的風物，配上了那些玲瓏精巧的 Bon;alow，和壯麗的緬式大金塔，臘戌所給予長途跋跡後旅客們的最初印象是那麼的新奇可愛。倘使那兒不是終年四季都給瘧疾盤據了作為大本營，那末誰又不當這是個世外桃源呢？

四輛遠渡關山的「戞拉」車，馬達高唱着“Homeward”之歌，輕飄飄地從山坳裏滑過去，把風塵僕僕的我們帶到新臘戌後，幾個印度車主便跟我們一一握手，珍重話別。在戲院路(Cinema Road)找到了中國旅行社，我也忘却了長途跋跡後的疲困，把行李一丟，就獨自溜出去觀光一下。這個新興起的市鎮。那兒的景象實在太令人興奮了！尤其是對於剛從深山窮谷中跑到來的我，好似重新和文明接觸一樣。

誰也不能否認，滇緬公路是我們拚命地在不可相信的短促期間內貫通完成的，現在已成了我國國際運輸的大動脈，戎裝待發的運貨羅厘（Lorry）漫山遍野，轟轟然的馬達聲，給這個荒蠻邊境裏的小鎮增加了不少朝氣。

我一條條馬路的漫步過去，鑒賞着生活在那兒的複什的人種：印度人，緬甸人，中國人，擺夷人，白種人，還有許許多多從荒山裏跑到來趕墟市的雜色民族，操着各種不同的語言，交易着奇奇怪怪的買賣。我說，臘戌這塊地方，正是麻雀雖小，却五臟俱全呢！

他鄉遇故知

想不到在這個偏僻的角落中，行程倥傯的場合裏，我竟會碰到闊別了多年的樨哥，剎那間他眞以為我是從天而降呢！他調來這兒工作已好幾年，而我一向是在越南，關山迢隔，雙方的訊息也中斷了很久了，當時却難怪他驟然見到了我的出現，以為是在做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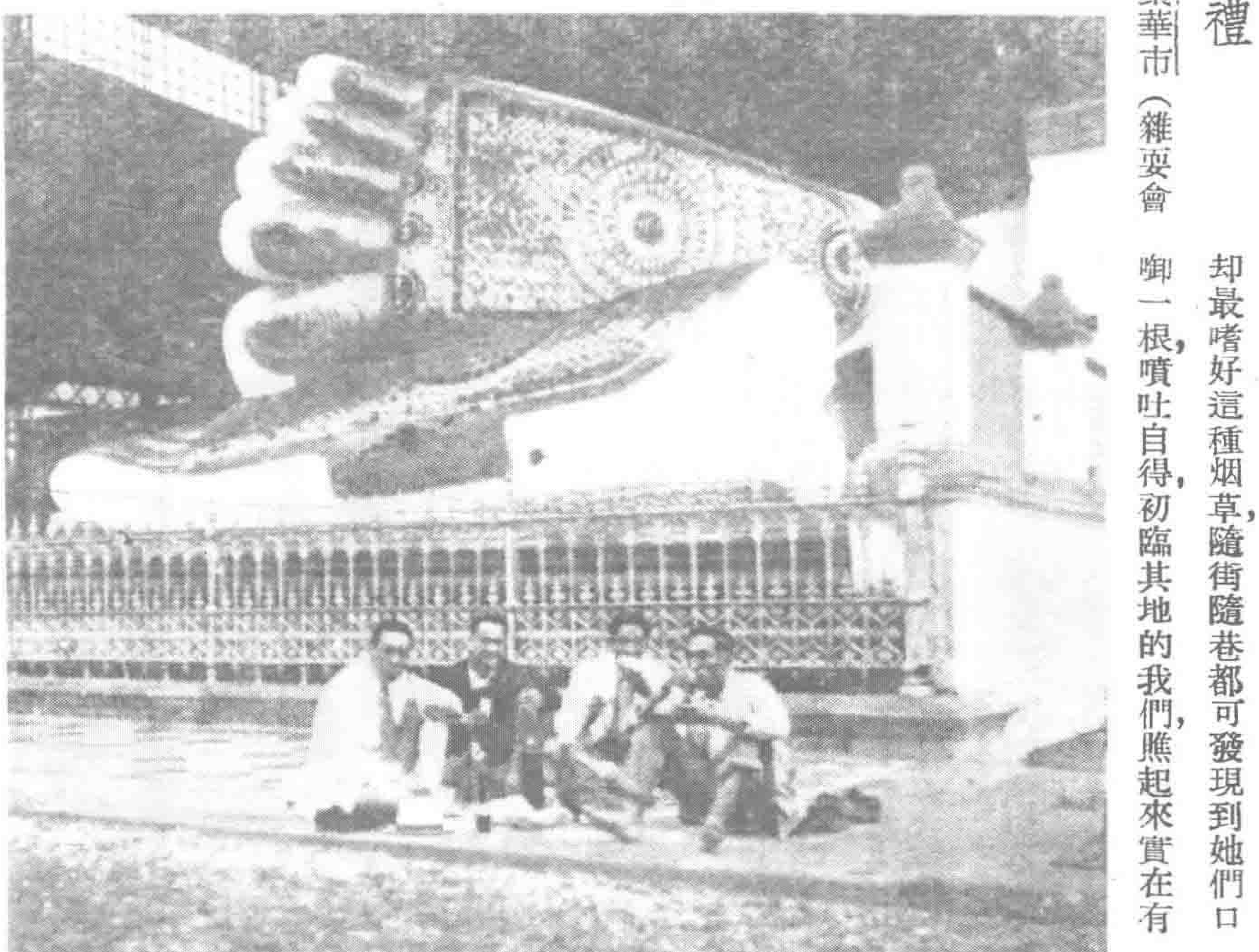
兩杯印度紅酒，一盆從曼德禮(Mandalay)運到來的鮮蝦碌，我們在一家廣東小食店裏暢敘驪情，消磨了兩個鐘頭。直至微醉時，當年我們那種宴別大埔墟的豪壯氣概，也於不知不覺間重新流露出來。憶在武漢，在汨羅，在香港，都會在很偶然的場合裏我們碰在一起，這次在異域裏相逢也是想不到的。大時代的驅策，使我們散復聚，聚復散，好漢子，四海為家。樨哥說得對：青山綠水到處有，我們何

處不相逢呢?

戞拉繁華市巡禮

晚上樨還帶我到一個戞拉繁華市（雜耍會(Gala Farcy)裏玩去，他說我們可惜來遲一步，因這兒一年一度的嘉年華大會(Carnival)才閉幕了沒幾天。可是我並不怎樣失望，我這回到仰光去總得有一年半載的逗留的，仰光是緬甸的首府，什麼花樣的盛會何愁沒機會去觀光呢?老實說，到一個新的國度而不去飽賞當地的奇風怪俗，才眞是個廢人呢!

這個雜耍會雖然規模並不大，但每一樣玩意兒都很能引起我的興趣。打風槍，拋木球，鬥雄雞……幾個印度人拚命地嚷着招徠生意。「來啊!試試你的幸運!」這樣我也給試掉了一個多盧比。牛打木球摔到我的臂膀發酸，結果摔到了一盆緬甸椰子糕，和幾根又粗又長的緬甸雪茄烟，樣子實在粗大得可怕，連樨哥也不敢嘗試。但當地的婦女却最嗜好這種烟草，隨街隨巷都可發現到她們口啣一根，噴吐自得，初臨其地的我們，瞧起來實在有點礙眼。



勃固城郊之大佛寺內供臥佛一尊，其體積龐大無比。圖示在其大脚下野餐者：（自左至右）楊錫三君，本文作者，周平君，張佩德君。

會場內最引起我的興趣的，是有幾台緬甸人和印度人的歌舞戲。印度人的歌舞是涵義很深的，歌曲的音韻也很抑揚動人，初聽到這種歌樂的人許會感覺到喳喳刺耳，但體味既深，就不難發覺它很多是含着一個古國土樂的作風。這種歌舞當年我路過孟買時，也曾略略的見嘗過了。可是緬甸人的那種雜管齊鳴的砌砌舞蹈却是初見。五六種奇形怪狀的樂器，奏成一種很奇特的音調，打扮到如一個小菩薩似的緬甸戲子，一忽兒蹲低，一忽兒跳起。頭上光亮的髻子，梳到有一英尺那麼高，短短的小紗衣，長長的「籠奇」（Loongyi）塗了厚厚的一臉白粉。和頭上那個烏黑的高髻相映，確是黑白分明。「嘟嘟表表」的唱了一陣，（緬甸語言的發音多是以舌尖觸抵唇部）又砌砌的跳一陣，兩只手腕轉着巧妙的花樣，跳到樂聲霎

四五—〇四六

然的停止時，便擺出一個最佳妙的姿勢，頓然的坐在台上，這把我瞧呆了！

開始臘仰的征程

臘戍氣候的多變是久著大名的，一日間可經驗到四季的天氣，白天很熱，黃昏後便入秋，但晚上睡覺非蓋棉被不可。在臘戍待了兩天，不大受得住這種氣候的支配，險些使我打起靶子來，於是在第三天早上我們便首途赴仰了。

從地理上說，緬甸可分爲南北兩部，北部劃爲撣區聯邦（Federated Shan States）多爲山林地帶，地勢較高；南部屬平原，接近海岸線，且得依拉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之灌溉，地土肥沃，爲全緬富庶之區。瀕伊江下游之三角洲一帶，產米最富，可稱爲緬甸的生命線。臘戍屬北撣區（N. S.S），與我國滇省邊境毗鄰，距臘戍一八六公里之畹町則爲中緬兩國交界處。曼德禮以南始爲緬甸本部。自英人入緬勢力逐步擴伸，迨至一八八六年攻佔眉苗（Maymyo）後，南北緬始而聯合。

由臘戍到仰光的交通極稱便利，鐵路長凡五百六十一英里，途經曼德禮（亦名瓦城，係古緬歷朝之首都，今尚有皇城Royal City之雅號。人口約十四萬強，我國僑商生活於是者亦逾萬，爲全緬第二重要市鎮）和勃固Pegu（是緬甸一個具有歷史價值的古鎮，爲塔冷族（Talaings）與緬族數百年來角逐的場所。勃固河與仰光河接匯於是，於內河的水運上，這兒是個重要的交匯點。一九三零年這兒曾第二次的遭受到猛烈的地震，城牆大部傾毀，城內那個三百多尺高的大金塔也給震墮



Shwe-mawda大金塔高三百廿五尺，爲緬甸數一數二之偉構，矗立於勃固城內。十年前被燬於地震，致身首異處。圖爲其塔端屹立寺傍，雖加修葺，並環伴以小塔，然已不能復其原形矣。

地上，頭尾兩段的橫在山寺內。當地的古蹟也很多。著名的產品有銀銅器和陶器等等。）除鐵路外還有公路，由瓦城至仰光更可取道水路，溯伊拉瓦底江而下，朝發，當晚便可抵達仰光了。臘戍至仰光火車只走廿八小時，臘曼段因多是山路，開駛得很慢，瓦城過後，便是平原，所以這一段可增開一班特別快車（Down Express）。

當時我們坐的是直通郵車，每日淸晨六時由臘戍站開去，爲避免滿車計，隔晚我們就老定地上車站，在車廂內睡了一夜。因車站離開新臘戍鎮有三英里之遙，我們的意思是在車廂內睡一晚，終較淸晨就要爬起身趕到失魂般來得舒服點。同行有社裏的姜君和朱君，我們是坐二等，票價是緬幣卅六盾十二安九占（當地幣制每盧比 Rupee 值十六安那 Anna，十二占 Pies 合一安那）還化了四個安那在車站定了個從瓦城到仰光的夜車臥舖。緬甸國營鐵路辦得很不錯，好幾個大站都設有餐室或酒吧間。爲便捷起見，我們都各掏了緬洋五盾定購了全份餐票，包括兩個早餐和一個晚餐。二等車廂也很寬敞，一共是四個舖位，白天把兩個上舖鈎起可坐六個人，每節車廂都闢有洗盥室，風扇檯燈等設備，格式和英倫的夜臥車相仿。總之，這晚我們在裏面睡一覺，是感覺到完全滿意的。

我們的一羣旅伴

一覺醒來，車站上已異常喧鬧，我們急忙的洗面嗽口，覺得有點寒意，於是每人吞了幾片奎寧丸作早餐。六時十分車子準時離站，我們的車廂內臨時加多兩位搭客，一位是張君，另一位是姓沈的，都是在這裏任事，這兩位先生談風至健。過了兩站又上來了一位印度老者，是一位老牌旅行家，又是研究掌紋學的，談吐很是風雅，在旅途中本是最容易結交朋友的，於是這位印度老翁跟我們一拍即合，一路上他滔滔不絕的發表他的高論，是的，我們這個車廂實在太熱鬧了！

一路青山起伏，火車似乎漸漸向山下轉落去了，氣溫也跟着增高。十時抵錫卜 Hsipaw，是我們進早點的餐站，火車只停半小時，所以車子剛停定，我們就衝到站裏去。牛奶麵包，火腿蛋，或是麥片，每個人都嚷了一陣，忙到那幾個頭戴着"Savoy"紅帽子的印度侍者團團轉。而我們的肚子也實在太餓了，兩大盆麵包我們似乎吃得還不大够哩。

不消一刻，我們就結束了這頓早餐，捧着滿載了的肚子，跳下車去。小朱慷慨也掏出一盒從安南帶來的法國香烟，每人贈吸一根，於是我們的話匣子重新揭開了。

『你覺得緬甸如何？喜歡它嗎？』那印度先生第一句就這樣問我。『我相信將來我會喜歡它，猶如喜歡印度一樣的。你說你也到過我們中國的了，我倒想先聽聽你對於它的批評。』我這樣反問，他摸弄着他的長鬍子微笑起來，說瞧我年紀輕輕，說話倒很滑頭呢！結果他發表他的感想了。他對中國表示好感，並接着哈哈的大笑一陣，使我們感覺到這個老頭兒腦子裏的思想却不老！

沿途風光好

在轆轆的輪聲和我們的談笑聲中，火車已走了一百多英里了。十二時左右經過 Gokteik 大鐵橋，這是緬甸鐵道一個傑作。橋墩作塔形，高凡三百二十尺，長可二千餘尺，在一九〇〇年由一家美國建築公司承造，建築了三年始成。該段風景也很動人，仰視羣山環拱，俯瞰百丈深壑，怪石崢嶸，樹木橫生。過了鐵橋又鑽了好幾個山洞，這段工程是值

得讚賞的，堪與滇越鐵路相媲美。

四時半抵眉苗Maymyo，這兒的環境好透了。先瞧那個車站就够威風，四週棕櫚成林，綠草如茵，一疊疊小別墅，如一束海棠花般散佈在山脈裏。眉苗地勢很高，海拔三千五百尺，是緬甸唯一的避暑勝地。每當夏季，總督府亦移遷至此辦公。此地原來是北緬珊區(North Shan State)一個小山鎭，自從一九〇〇年緬甸鐵路築成後，經過多年的開發和經營，今日已成爲緬甸裏一個最能引人入勝的大公園。

火車停了半小時，我們相率下車，在車站附近散步了一陣子，那位印度老翁也在這兒下車了，跟我們依依握別。末了我們一齊跳到站內的酒吧間裏，喝了一瓶綠寶橘子汁，自從我離開上海後，差不多有三個年頭不嚐其味了。

火車像一條長蛇般繞着山傍走，又穿過不少密叢叢的竹林，大約七點鐘左右抵達 Sedaw 山了。這也是緬甸鐵路上的偉觀之一。山勢極陡峭，高有二千六百尺，起初火車在山峯上團團的轉了大半個鐘點，已落到半山，但最後的一千尺沒辦法再轉下去，於是就走之字形，一前一後的共掉頭了四次，始落到山脚。下這一個山，車站上的員工倒忙個不亦樂乎，打紅旗的，採照燈的，吹銀笛的……這樣緊張了一大陣。下了山脚，已接近曼德禮的近郊了。這一段路的風景也是怪瑰麗的，可惜是在夜晚，不然我們可在山頂上遠眺瓦城美景，及那窈窕的依拉瓦底江。據說在天朗氣清的日子裏，我們還可以隱約地見到那個百里外的 Popa 峯呢。



曼德禮內之皇城風光綺麗古城遠山翠湖塔影兩相映帶爲緬甸勝蹟之一

夜過曼德禮

火車爬過這個山後，加足馬力拔步飛跑，八時半抵達曼德禮站。在這兒我們要換車了，又是亂了一陣，得一個英國站員的幫忙，很快的爲我們找到了那個車廂。這會我們要拆散了，另有兩個

四五—〇四九

緬甸人同房間，把行李安置好後，便去進晚膳。大車站果然氣派不同，餐室也漂亮得多，我們那餓了十個鐘頭的肚子，這一頓自然吃得更兇了！我重新飽餐一頓鮮美的道地印度咖喱飯，滋味不減當年，我們都吃到滿頭大汗，喝了不少沙濾水，從這時起，我們似乎覺得天氣突然的熱起來了。

火車停站一個半小時，所以這一頓晚餐我們可以慢慢兒從容大嚼，但可惜不能有更多時間，到站外觀光一下子。我們飽餐後，就在月台上東跑跑西轉轉，火車入站離站的，旅客上上落落的忙個不開交。在站內推着小車售冷飲的印度小販，生意够興隆。自從我一踏上緬甸的國土一直到仰光，就奇怪這緬甸簡直完全是個印度人的世界。別的且不提，驟然的看去，好似生活在緬境裏的印度人，幾乎比緬甸人還要多呢。無怪這會兒緬甸人不得不要嚷着，加緊限制印度人入境了。

十時零五分，我們離開曼德禮站，這列車比我們先前坐的那一輛還要好，乘客比較擁擠，所以多掛了幾個車廂，但開行極速。我把下舖位讓了給老姜，自己睡上舖，車身左右擺動着，異常顚簸，這時我們才後悔方才的晚餐拚命的大嚼，未免太傻瓜，現在可受罪了。一肚子裏的沙濾水，給搖到乒乓作響，沒辦法，只有咬緊牙根閉着眼睛，雙手拉緊着床練，努力睡去。徼倖地，這晚我們都沒有出毛病，不然，這才笑話呢。

昨天晚上很熱，車廂裏的風扇一直鬧到天亮，但天方曚昧時，料峭的晨風倒很嚇人，一步迫一步地把我冷醒。推窗一望，唔，原來在下面呢，在一片雨霧中望到無垠的禾田，時有一兩座古色古香的緬式佛塔，在眼前掠過，漸漸兒我們重見到熱帶裏的風物了。風姿瀟洒的棕櫚和檳榔，矮矮的，有脚的小木屋，一切都好似具有令人陶醉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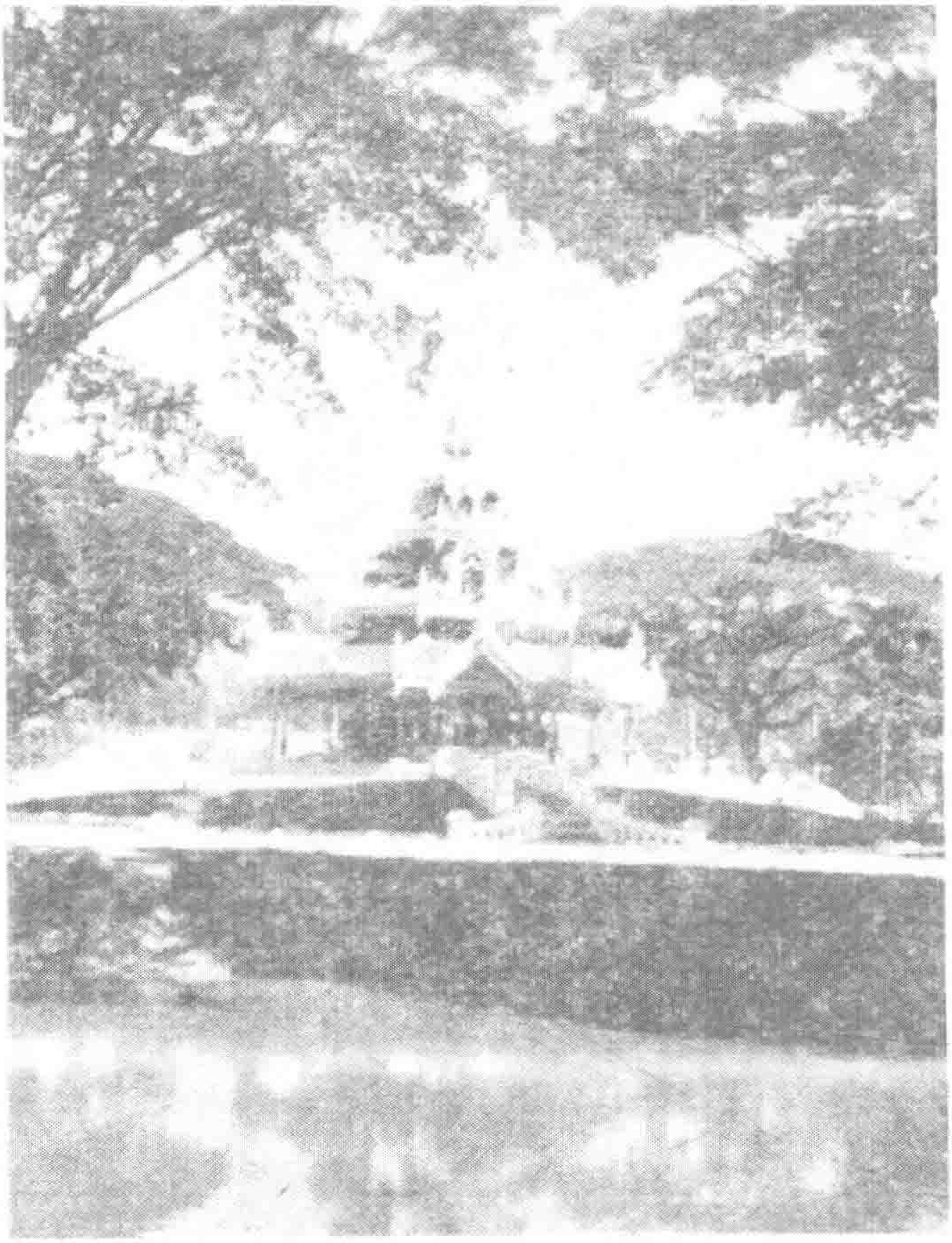
作者試穿緬裝之影。襯衫一襲，籠奇一條，至爲簡單。若加披一短上衣，頭紮圓頂紗巾一幅，則可目爲紳士者流矣。

清晨一陣雨，原不過是種小小的甜頭，雨停後不多久，車廂內便又似個火盆般熱起來。我們於是一件件把衫卸到無可再卸，坐在舖上喘氣。對舖上那兩個緬甸年青伙子，瞧模樣好似在大學裏唸書的學生，嘻嘻哈哈的不停談笑，緬甸人不虧是種樂天的民族。他們本是自帶了餐糧上車的，在吃早餐了。一盆咖喱雞飯，一盆蔬菜，瞧他們既不用刀叉，也用不着筷子，就運用右手三根手指，很靈活地往嘴裏塞。一注注，一口口，吃得眞够暢快，而我們也瞧得眞够趣味。末了有一個捧了一把香蕉放在我們座上，微笑地操着英語說，『朋友，不必客氣，請便吧！』老姜瞧他們那種野蠻的進餐法早就嚇退了，連忙推辭說：『不，謝謝你們，我們不喜歡香蕉的。』但我立刻更正說：『這倒不全是哩，我是喜歡香蕉的，我就很想試試緬甸香蕉的

滋味如何，謝謝你了！我還曉得你們貴國出產一種美果叫榴槤，慕名已久，你說這刻兒我們可來得及時嗎？』『在仰光多留幾個月吧，你們就快啥到它的香味了，哈哈，痛快的朋友，可要喝點酒嗎？』眞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瓦城到仰光的三百八十多里岑寂的旅途中，於是我又結交了兩位可作有趣交談的緬甸朋友。

十時許抵彬塔楂 Pyontaza，是個餐站，車只停廿分鐘，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要完畢了我們的早餐，其怱忙可想而知了。我因爲貪多飲一杯鮮奶，最後的一分鐘連嘴也沒有揩就衝出車站去，險些把那公事包遺落餐室裏。難得一個印度僕歐給我檢起，一直追到我上車，雙手交還，嘰嘰咕咕的說了好大串話，於是我就慷慨地掏了半盾盧比嘉許他的忠誠，他不停的打禮稱謝說：'Salarm, Sire!'

十二時左右抵達仰光了，最先觸入我們眼簾的是那個三百七十尺高的，金碧輝煌的 Shwe Dagon 大金塔在一片綠林中那道紫金的光芒愈顯得耀目壯麗。十二時卅分在火車嗚嗚聲中，我們抵達了仰光。



仰光近郊園中遠瞻大金塔之雄姿

昆明導游
內容詳盡
調查準確
現已出書
欲購從速
各地分支社均售
中國旅行社出版

四五—〇五一

上海科學儀器館

註冊商標

重慶分館

★ 測繪器械 ★

營業要目

經緯儀
水平儀
羅盤儀
平板儀
求積儀
繪圖儀器
繪圖墨水
繪圖筆尖
繪圖臘紙
透明米釐紙
繪圖紙
各種規尺

化學器械

化學藥品

中西文具

自來水筆

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

館址・保安路一三三號

電話二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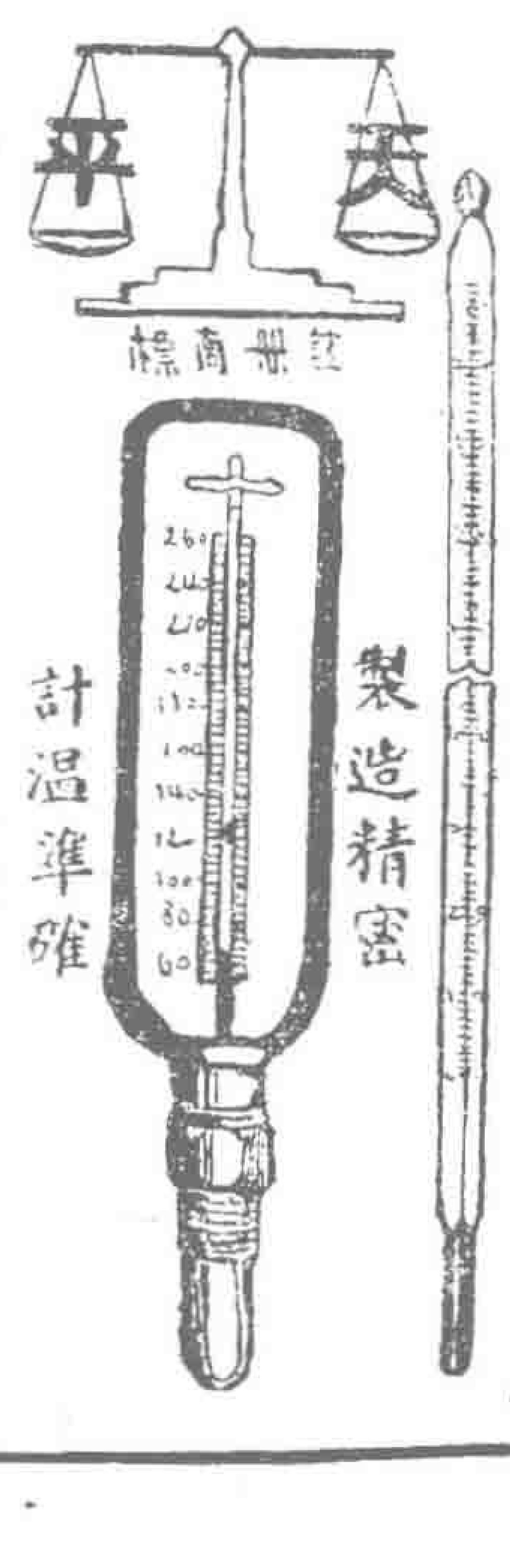
電報掛號六四二七

上海科學化工廠

標準國貨

經濟部國貨證明書第一七三至六號

寒暑表★溫度表



製造精密

計溫準確

化驗室用，工廠用，水汀鍋爐用，孵育場用，養蠶所用，冷藏庫用，烘焙用，養魚用，醫院用，廣告用，學校用，機關用，家庭用各種寒暑表溫度計

西南各省總經銷處 科學儀器館

金門大酒店

房間佈置 雅潔舒適

餐廳設備 富麗堂皇

禮堂裝飾 莊嚴華貴

侍役服務 靈敏週到



SHANGHAI'S LEADING HOTEL

LUXURIOUSLY APPOINTED—MODERATE RATES

DAILY AND MONTHLY ARRANGEMENTS

ALL ROOMS AND SUITES
WITH
PRIVATE BATH AND TELEPHONE

104 Bubbling Well Road, Shanghai
C. U. A. Building
(Commanding The Entire View of the Race Course)
Tel. 90010 Cable Add. "Facital"

上海靜安寺路一〇四號 (跑馬廳對面華安大廈)

電話九〇〇一〇 電報掛號七〇二〇四

四五一〇五三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價格平準，爲顧客所稱道。

地址

南京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掛碼

WING ON
SHANGHAI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貨

大東旅社

海上第一流旅館

偉大美備 ● 賓至如歸

大東旅社地點適中設備完善房間寬大雅靜招待週到飲食衛生務令顧客舒適便利定價異常低廉

樓下飲冰室

二樓茶室

三樓中西大菜

浪遊澤國山城

——昆陽之行——

鞠孝銘

校中暑假一開始遊興便來了。目的地是滇池之濱的山城昆陽。

一、「魚與熊掌，二者能夠得兼。」

爲什麼要選擇了昆陽？第一昆陽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航海家和殖民家鄭和的故居此行既可瞻仰先賢遺蹟或可獲得一點史料。第二滇池由昆陽縣屬的海口出口，經螳螂川普渡河而注入長江上源的金沙江。海口之通塞則關係濱池七縣之秋收；極富於地理上的意義，故亦值得一看。第三泛舟在拔海二千公尺廣達五百餘里之昆明池上，飽覽嵐影波光：亦屬別具風趣之事。第四由滇池去昆陽，既遊澤國，又遊山城，山與水在雲南高原上，爲魚與熊掌二者能夠得兼，「不亦樂乎？」尤有要者，余妻駱文琴女士供職海口某廠，余友張友信君供職昆陽衛生院，此行既可視妻，又可訪友。

二、「岸轉篙移鳧影亂，日浮烟動水光連。」

由昆明去昆陽，途徑有二：其一是陸路，即乘汽車，循公路，三小時可達。另一是水路，即乘輪船，泛滇池五小時可達。我自然是選擇了後一條路徑。

七月二十九日的淸晨，便由昆明小西門外的大觀樓碼頭踏上了西山號小輪。

西山號小輪是一隻特製的，適於航行滇池上的小輪。因爲滇池的水淺，所以是小輪採用了明棹，船身的吃水也淺。船長約三四十公尺，寬約七八公尺，分三層，僅中層和上層可以坐人。



昆明湖

由昆明到昆陽的水程，是一百二十里，票價四元；到海口九十里，票價五元。先到海口，後到昆陽；昆明便是小輪航行的終點。爲什麼到近處的票價，反較到遠處的貴呢？這就令人不解了。

開船時間訂是上午七時，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大晴天，爲了避免空襲的緣故往往是六時半左右便開了，要是逢到雨天，一延便到八時或八時半。像我這一天因爲天氣晴朗的緣故便啓椗得早。

船上的乘客，以「外省人」爲多，他們都是到海口去的俱屬技術工人或公務員。本地人則多爲農人和商人。彼此用着不同的方言互相親切的交談着。先前由於地域上形成的隔閡，今已不復存在了。這種空前的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大團結之造成，實在是不能不歸功於這次戰事啊！

我站在上層的甲板上，憑檻遠眺，飽覽山光水色，內心有說不出的高興，不禁詠出趙士麟底昆明池的詩來了：

「漢武鑿池塞水戰，　雄圖却事西南彝；
吾生幸近昆池畔，　一日烟波十二時。」

這時，朝陽正爬出東山，光芒萬丈，把整個的大地，照耀得燦爛輝煌。天空一碧如洗，湖面一碧如鏡。天空倒影湖面，湖底現出天空，眞是「水天一色。」

西山號在平靜的湖面上，鼓棹前進，船首激起了白浪層層，皓雪千堆，震撼了水中的小草，驚起了洲上的野禽。漁舟三五，已開始在張網捕魚了。

滇池的西岸壁立着一列名山，皆峯巒挺秀，景象萬千。這一列名山，由北而南的順序是：碧雞山，高嶢山，華亭山，太華山，羅漢山，觀音山。西山號便傍着這一列名山在湖中行駛。

碧雞山是蒼崖百仞，綠波千頃。據傳說：從前有鳳鳴於山上，土人呼鳳爲「碧雞，」山便因以爲名了。漢時，宣帝聽方士說：益州有碧雞金馬之神，可祭而致，他便特地派了王褒入蜀以求。趙士麟曾在他底碧雞山這首詩中，譏刺這件事哩！那首詩說：

「彩雲一片舞天雞，　五色光中望欲迷；
化作青山千載碧，　王褒空自渡巴西。」

高嶢山在碧雞山的右邊。從船上看去，雄偉不及碧雞山多了。明朝嘉靖年間，修撰楊愼，被謫寓此。從前山中建有祭祠，後來毀於兵燹。清朝康熙年間，雲貴總督范承勳便就原址改建爲碧嶢書院了。

過了高嶢山，便是華亭山。雲南通志上描寫得好：「遠望似欲登臨之則覺迴然獨立。」

過了華亭山，便是太華山，山上林木葱鬱，遠遠望去，眞是蒼秀端嚴。朱昂的舟中望太華山詩道：

「一棹乘風泛渺然，　遙看蒼翠接樽前；
魚知破浪思香酒，　山似迎人欲上船；
岸轉篙移島影亂，　日浮烟動水光連；
吟哦不覺鐘聲近，　指點雲蘿在半天。」

過了太華山，便是羅漢山，相傳爲梁王避暑地。



昆明湖大觀樓正門

這山峭壁千仞，卓立湖濱，晴朝雨暮，常有白雲繚繞。滇人稱爲「倒石山」，因每年必有大量的岩石倒下。這種原因，不難解釋。雲南屬季風區，有一雨季，又有一乾季。是以岩石的物理的及化學的風化作用

特强。在乾季（冬季，）有物理的風化作用；在雨季（夏季）有化學的風化作用。岩石受了這兩種作用，崩解便不可免了。這倒下的碎石，却成了很有用的建築材料哩！每天有許多小船，從這兒裝運石塊到昆明去。

船到觀音山，已是走下了五十里了。

觀音山並不高大，却是一峯突起，奔赴湖中，別具天風海濤之致哩。上有一亭，作六角形，可以登臨。

西山號在這兒停泊了幾十分鐘，旅客上下，皆乘民船。船小人多，那種擁擠叫囂的情形，叫人想到國人之紀律和秩序訓練的缺乏。

船離觀音山，便南折經昆陽境北諸山，再東行，十一時便到了海口了，見吾妻正滿面笑容，揮巾迎立於岸。

這兒上下船，也是憑藉着民船。照例的，在一陣擁擠叫囂中，我便上了岸。

三、滇池的出口地——海口

海口位昆明西南九十里，昆陽縣北三十里。屬昆陽縣。洩滇池之水，西流入螳螂川，經安寧，富民，又北流入武定爲普渡河，以入金沙江。

沿海（即滇池，滇人習呼之曰「海。」）財富，歲以億萬計，因爲濱池之田不下數百，萬頃都是膏腴沃壤，每畝田可以收穫六七石稻穀。然其利害，則繫於海口之通塞。因滇池介金馬碧鷄二山之間，下流地勢較高，加以兩岸山上的砂石，給雨水冲刷，易於淤塞，這樣一來，便形成了許多淺灘。著名的有：黃泥灘，黑泥灘，鷄心灘，牛舌灘，大灘，青魚灘，石龍灘等，或在河頭，或在河心。以滇池的出口地海口而論，口外有老埂一道，橫阻河身，埂外龍王廟前的牛舌灘，牛舌洲，皆各長五十餘丈；三重埂塞，所以每屆雨季，衆流匯入。如果是宣洩不通，即易氾濫成災，而濱池的昆明，昆陽，晉寧，呈貢等縣的秋收，便告無望了。是以疏濬工作，歷代以來，皆極重視。據雲南通志水利篇中載：

元朝「至元十年，張立道爲大理巡按，以昆明池介金馬碧鷄之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源泉所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

這是疏導海口的最早的記載。明弘治巳未年，巡撫陳金，亦曾大加修濬。到了清朝，亦疏導不息。每歲按境起夫，曰「海夫，」分定境界，以時修濬。

本月內，海口某段河埂爲山洪冲毀，省府主席龍，雲氏曾率領建設，廳長親來視察哩！

海口聚落曰海門村，有居民數十家，皆業農，也有少數以捕魚爲副業的。海門村附近，有小街市一條，叫做中灘街，有商店數十家。近來由於工廠的移入，人口的激增，日趨熱鬧。包辦「京蘇大菜」的酒店有了，「摩登」的理髮店也有了，只是屋宇低矮，門庭狹隘罷了。

建立在海口的工廠，共有四個，國營的和商營的各居其半。或「野處，」或「穴居，」不一而足。

到海口後，連日參觀各廠。詳細情形，不便「信筆。」然所得印象，則喜憂各半。

四、「循螳螂川西行」

石龍壩位螳螂川中，距海口三十里。耀龍水力發電廠在焉。

到海口後不久，適逢本校（西南聯大）工學院同學五六人組成的參觀團，前往參觀，我因爲要看看螳螂川的水位變化和兩岸地形，便欣然加入，趁機一遊。

他們是事先取得了公司方面負責人的許可，所以前往參觀，毫無問題。

我們七個人，循螳螂川西行。初昇的朝日，晴朗

的天空，使我們的興緻，益發增高。沿途見有柿樹不少，皆已青實累纍了。

螳螂川在狹長的河谷壩（Valley Basin）中流行，壩之近滇池部分，甚爲開展，寬約五六里，離滇池愈遠，則愈狹隘，二十餘里後，即抵壩子盡頭，爲山地峽谷。壩子之開向（Direction）成東西向，兩旁爲山，其北爲石灰岩（Limestone）山，高大陡峻，螳螂川即緊傍山麓流行。河面最寬處約十五公尺，最狹處僅數公尺，河身低於地面，亦達十公尺左右。壩子南部邊沿之山，多低矮圓滑，從山麓到河之南岸，爲一沖積平原，盡屬良田美疇，時見農婦三五，頭戴斗笠，身穿紅襖，在水稻田中，芟除莠苗。太陽光下：「萬綠叢中一點紅」，色彩極爲鮮明奪目。

十餘里，到了中興街。街位螳螂川南岸，長約一里許，商店林立，屋宇櫛比。以較中灘街，則大了好幾倍了。

這一天，適逢「街子。」「街子」相當於貴州的「趕場，」安徽的「逢集。」雲南通志上說：

「日中爲市，率名曰街，以十二支所屬分爲各處街期，如子日名鼠街，丑日名中街之類，街期各處錯雜，以便貿遷。」

中興街的街子，是海口最大的街子，所以又有「大街子」之稱。街期是逢三，逢七，故每月可得六次，每逢街期，周圍數十里以內的人民，皆來交易。即如遠居昆陽之人，且亦駕小船，泛滇池。循螳螂川而來。我們一路上，即見到「趕街子」的人，背負空籮，絡繹於途。

中興街雖長，可是極狹。因之街的兩旁，臨時陳設的市攤極多，加以「趕街子」的人，皆背負竹籮，故一人要佔二人地位，大有萬頭攢動，動彈不得之勢。只好隨着人羣之流，時進時退。

街上的交易物品，眞是應有盡有。自本地出產的「糖磚」（紅糖）和新上市的松子，栗子，到舊西裝和由滇緬公路運來的摩登女人披在頭上的印花絲綢巾，皆有出售。食糧及牛馬市場，則在街之西端。

我們在街上買了許多梨和松子，邊走邊食，梨有「寶珠梨」，「清水梨」，「蜜梨」數種。「寶珠梨」皮作草綠色，肉甜嫩而水分多。「清水梨」皮色極美。黃裏透紅，肉亦細嫩，水分亦多，只是甜中微酸，然却別具風味。「蜜梨」皮作青綠色，味勝甘蜜，惟水分較少耳。各種梨價，皆甚便宜，爲一元至一元五角一十。（滇人賣物，如鷄蛋，石榴，桃子，梨等，皆成十出售。）松子味極清香，三角大洋，可買一小碗。惜雲南各糕餅店，尚不知去殼取仁，以製成如蘇州出售之「松子糖，」或以之作糕餅餡耳。

我們出了中興街，仍循螳螂川以行。地勢漸行漸下，十餘里便進入山地。螳螂川在峽谷中曲折西流，河底岩石暴露，河水分成許多細支，奔流在岩石之低凹處，珠璣四濺，澎湃作聲。我們憑着河岸，傍着山麓以行，山上林木葱鬱，河岸野篠叢生，羊腸小徑，斗折蛇行，明滅難辨，稍不小心，即易失足。然山深人靜，不時傳來淸脆鳥聲，日光穿過樹葉，投下無數碎影，一種和平寧靜冲淡的空氣，早就把驚懼之心，化作烏有了。到了石龍壩水力發電廠，已是正午十二時了。

廠址位於北岸，與南岸一橋相通。廠係創建於民國二年，規模並不算大。然而中國則歷史最早。廠內機器，購自上海德商西門子洋行，據廠中領導我們參觀的人說，皆係舊而小，他處賣不掉者。

是處水位，差達十公尺。在石龍壩上游之一千六百公尺處，建有水閘一，橫攔螳螂川中。另傍北岸山麓特建一長達一千六百公尺之水道，與螳螂川

平行，以引水入廠發出電力，達三千 Volt。冬春乾季，河中水量減少，則尚不及此數。

午後二時，我們便轉返海口。

五、「我們在石城上環行一週」

去海口中灘南行三四里，山中有大小石城各一。據雲南通志內載：

「大小俱在州（昆陽）北三十里，石環如城。康熙三十年按察使許弘勳，題鐫大石城壁曰：『湖天鎖鑰，』小石城壁曰：『雲莊。』」

明朝崇禎十一年，我國第一大旅行家徐霞客，曾遊歷到此。在徐霞客遊記中，他有着詳細的記述。

一個陰晦的早晨，由於遊興的趨使，我和我妻，便循着新闢的公路走訪石城。

來到山麓，只見山上亂石一堆，並無甚引人入勝之處。我們循着曲折的山徑，傴僂以上，路狹草滑，吾妻簡直是跟蹤不上，她早已氣喘吁吁，我則是跑得尚未「過癮」也，

我們在石叢中穿行，石塊皆不甚高大。我們一忽兒山地，一忽兒石頂。石上青籐披蔓，蒙絡搖綴，別有一番風趣。在一面直立的石壁上，我們看到「雲莊」二字，大約方尺，筆跡蒼勁可愛。這兒便是雲南通志上所說的小石城了。

由小石城翻越石頂，便來到大石城上。石城中央爲一片窪地，四圍巨石成一橢圓形以環繞。是種地理景觀，在雲南之石灰岩山地區，甚爲普遍，此乃由風化作用強烈使然，爲石灰岩地形發育之必然階段。

我們在石城上環行一週，攀越升降，岩險石滑，至爲難行。下至石城中央，境孤人寂，頗有遯世老居不出之念。許弘勳的昆陽石城詩道：

「位置全如邑，　門陰薛荔長；
舉杯堪累日，　割地占昆陽。
潭水流山麓，　梅花照女牆；
吾思卜小築，　投老作雲莊。」

這首詩的末了二句，正好作我這時心情的寫照哩！

六、「山城水秀峯奇」

海口居留數日，遊屐幾於遍佈，遂赴昆陽。

昆陽位滇池西南，在地勢上，「東倚晉寧，西控五句，扼滇池之津要處，螳川之上游。環城峯高，奇分四面，洞泉水湧，清合三流，秀拱州城，雄屏郡治。」（雲南通志）

這一聚落，在發展史上，漢時是屬益州郡地。晉時屬寧州。梁時爲南寧爨瓚所據。隋時，南詔以爨翫爲昆州刺史，治其地。到了唐朝開元年間，便改成了河東州，隸巂州，後又改隸梨州；都督府設於南詔。宋時易名巨橋城。元時又易立巨橋萬戶府。元代至元中，始易稱昆陽州。明淸因之。

我於午前十一時，由海口乘船至昆陽，一小時後，便告到達。

昆陽城建於月山之麓。月山形如半月，三小山環拱其旁，俗有「三星伴月」之稱。據雲南通志記載、昆陽舊無城池，明正德四年，州同陳暘，始倚月山築土城，周三百五十丈。崇禎七年，巡按姜思睿，分守道楊文岳，遷築磚城於長松山旁；高一丈八尺，周二里。明朝末年，給沙酋流寇屠毀，乾隆年間，知州梁秉睿，復建磚城，西倚月山，東臨滇池，周四里，咸豐六年，由於軍興之故，更環城甃壕，深丈五，寬一丈。迄至今日，城池依然完好。

我寄寓在衛生院張君處。張君係東北人，習醫。爲研究「瘴氣」及「痲瘋症」而來雲南。工作之暇，或和我斗室抵掌，或伴我賞景攬勝。

我來昆陽，係以探訪鄭和故居爲主要任務。可

是數日奔走，茫無頭緒。即本地長老，亦不能明白道出。關於鄭和之傳說亦付缺如，只是在城外山上有鄭和叔父墓一，墓碑猶存，看風雨剝蝕情形，諒係明代故物。旁有新刻石碑二方，上鐫新會梁啓超先生手撰誌文。捨此而外，便別無遺蹟可尋了。

昆陽居留數日，雖無鄭和遺蹟可尋，然而山城水秀峯奇，却也不虛此行。張紫文的昆陽曉望詩道：

「危樓乘旭景，憑檻一茫茫；
海勢依城盡，波光帶日長。
魚鹽帆百里，村落水中央；
澤雁飛鳴意，將無感故鄉？」

這首詩既能描繪出昆陽風景的一個大體輪廓，却又道出我登臨月山遠眺滇池時的心情。

所以，當我在買棹回昆明的途中便特別想起了趙洪的望昆明池詩中的末尾二句：

「炎風盼得昆明到，何日開襟向北旋？」

★ ★ ★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三馬路石路東首
霞飛路華龍路口

支行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英雄牌口琴造成

美妙的大合奏

陳劍晨先生領導之上海口琴會，每次發起口琴演奏，必用渠親自監製之英雄牌口琴，以造成良好之成績，留人以美滿印象。

英雄牌口琴

百齡牌口琴

採用本廠英雄牌百齡牌口琴，因爲是完全國貨，問心無愧，發音宏亮，吹奏省力，更足提高音樂興趣！

全國各大公司書局百貨店均售

上海口琴製造廠出品

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五九六號・電話一〇八〇五

製造廠上海戈登路四四八號



四五—〇六〇

晉原鴻跡

商倩若

余性喜山水，百遊不厭。冲齡隨侍堂上宦遊江南，舉凡西湖，虎丘，秦淮，采石，莫非舊遊之地，然綺山麗水，銷人壯氣，歌臺舞榭，蕩人心魂，余雖樂此，而未足以盡余遠遊之志也。兒時幻想嘗欲裹萬里糧，北臨紫塞，南渡瓊海，尋幽探勝，以擴眼界，及讀詩至李太白蜀道難云：「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嵋巔，……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岩轉石萬壑雷。」始知西蜀山水，別有奇境，心甚慕之。

廿六年冬，余家避兵西上，舟過三峽，怒潮洶湧，險夷萬狀，而雪峯耀眼，巫峽雲低，紅葉青松，相映成趣，雖離亂之時，亦爲展顏，因作長歌，中有句云：「西陵先覩快眼底，猛士寶劍森鋒芒，（有峽名寶劍）懸岩陡絕態變怪，空中夜嘯疑鬼倀；巫山十二更突兀，雄强中有嫵媚粧，綠草蒼松插峯頂，紅葉參差野花黃；寒冬得見訝奇絕，豁然異境雙眸張，水轉山窮疑無路，暮色嵐靄烟微茫；瞿塘灩澦倏已過，如馬未獲窺周詳，……」乃紀實也。

其後四載，浪跡梁州，課餘有暇，輒與二三學友，遠足勝地，或登稻雲山，或臨釣魚城，或弔古武侯祠畔，或分詩烏尤寺裏，遊足所及，每欲記之，使爪泥鴻跡，略留萍蹤。然名山古蹟，詩文苦多，自愧學淺，不敢妄題，致貽續貂之誚。

今夏，余友冷君懷瑛數函相招，約至其鄉大邑避暑，且曰：「余鄉大邑舊名晉原，山青水碧，素有八景，徒以交通不便，韜晦窮鄉，知君喜遊，乞一臨存，必不使惠子空勞往返，歎童山濯濯焉。」余心動，乃於七月八日自樂至蓉，繞道赴邑，入鶴鳴山，登高堂寺，暢遊旬日，歎爲奇觀。冷君父爲余父執，其夫人乃蜀中名閨，工詩善畫，書法秀挺，臨別贈余摺扇，撫余肩曰：「余家務繁多，欲學不能，汝正英年，好自爲之。」余感主人之情，惜名山之晦，因作是記。

一　邛州古道

余於七月八日抵蓉，蓉邑相隔百餘里，而無汽車，不能即至，交通工具，惟人力車與雞公車，黎明起程，傍晚可到；余以中途患病，羈留溫江，溫江距成都四十里，一小縣也。

七月廿一日，冷君自大邑來迎，然天熱醫止勿行。廿八日，冷伯父復令人來接，始自溫江乘人力車同往，是日晴空如洗，驕陽炙人，幸路側遍植垂楊，綠影侵衣，略解暑意，蓋此路可達邛崍，古稱大道，雖僻處窮鄉，往來旅客，猶甚繁多。回憶初至蓉時，細雨紛霏，夜寒襲人，宛然深秋天氣，曾幾何時，炎熱如此，人謂雲南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西南氣候大都似此，不僅滇省也。車中無聊，因就途中風景口占四絕：

綠滿平原青漲溪，分秧梅雨潤耕泥；
峨嵋奪盡羣山秀，回首嘉州萬壑低。

幾度飛鴻憶遠人，情殷舊雨意頻頻；
輕車晚過新津渡，惆悵天涯飄泊身。

細雨斜風入錦城，浣花溪冷翠烟橫；
遠山臺樹生荒草，自寫新詩笑長卿。
（卓文君臉如芙蓉眉若遠山號遠山夫人）

參差野樹綠侵衣，古道邛州入望微；
却愛溫江好風景，幾行鷗鷺合羣飛。

詩成車近崇慶，崇慶外有三渡水，急流旋湍，嶕石稜稜，蓋新津河上游也。蜀人諺云：「走遍天涯路，難過新津渡，」新津之險如此，其上游洶惡可知。今

新津渡口，下移十里，平波澄碧，無復怒浪驚人，而三渡水以礁石過多，險惡如故，臨岸徘徊，不覺心悸。三渡相隔，各若半里，一水甚淺，可以涉行，其餘二水，必須換舟。幸船輕水急，瞬息抵岸，尚無大苦。然越此再前，溝渠縱橫，蓋近都江堰矣。

計自崇慶至大邑，不過四十里，經大橋五，小橋當百，多爲獨木，車行爲艱，須下車步行，數數上下，不勝其煩，抵大邑，已紅日西斜矣。

冷家避空襲，遷居灌口場，距邑城二十里，全爲山路，車不能過，乃易滑竿。滑竿爲四川特有之交通工具，用竹片連繫而成，形如軟兜，便於山行。余父有詩云：「滑竿輕便適腰肢，陟巘穿雲任所之，徑窄溪回修竹繞，春陰風軟入山宜……」亦紀實也。

出大邑，環堵皆山，層巒聳翠，曲徑穿溪，別有清趣。行約十里，有小河，水清見底，買舟緩渡，晚風吹衣，兩岸綠樹參差，映水瑩碧。余笑曰：「昔鴨綠江以森林綿密，反映江中，水色濃碧，因而得名，今此河亦如是，大可採其故事，名曰碧溪。」冷君以爲然；抵岸，棄舟復行，炊烟四起，晚色蒼茫，漁父牧童，陸續道上，悠然緩步，怡怡自樂。嗟！世外桃源，其是之謂歟？及抵灌口場，已上燈時矣。

二 高堂漫遊

晉原有八景，曰：鳳凰鯨板，虎跳鄰河，洞口烟霞，甘泉節竹，高堂聖燈，霧中月池，鶴鳴雙澗，斜江晚渡；然鳳凰鄰河，距大邑遠，甘泉洞口，景不見佳，空有虛名，惟後四景，可以一遊。

八月三日，天氣晴朗，冷伯父倡作高堂遊，兼往野餐。高堂山距灌口場十餘里，形似高堂，因以得名。其頂有寺，曰：高堂寺，供鑾華祖師，香火頗盛。夜間遠眺，每見佛燈，非燐非螢，往來山間，其光瑩瑩，即之瞬杳，故曰高堂聖燈。余等以晝往，未得一擴眼界，憾甚。

晨餐畢，滑竿至門，同行二十餘人，一半乘滑竿，一半步行，乘滑竿者，則攜帶米菜，及其他食品。余好動，竊入步行之列，先行，時朝陽在樹，曉風拂衣，連袂探山，笑語至樂。數里外，曲徑通幽，青苔膩滑，漸入佳境矣。而烈日薰蒸，汗流如雨，婢子陳英，體質素弱，面紅氣喘，困不能行，肩輿不至，無可代步者，余等乃強抑之，勉至山麓，息於樹下。樹旁有清泉，泉聲潺潺，水清見底，肩輿旣至，輿夫爭至泉畔，捧水狂飲，飲罷立樹下，披襟迎風，大呼「涼快」其狀若飲瓊漿，若入冰室，樂不可支。余不禁歎曰：「人生多苦惱，亦多樂趣，惟人自取之，彼蠢蠢者，殆眞樂者耳！」

九時二十分，登山，冷伯母以余病喉新愈，迫令乘滑竿，山多沙石雜草，路至難行，蜿蜒而上，漸入雲裏，俯視大地，但見淺碧濃翠，一片綠海，蓋吾等行在雲上，雲下稻田，受日光反射，幻成奇色，其瑰麗璀璨，尤勝桃李。袁枚所謂「一種淡青濃碧處，王維能畫不能吟」也，造化之妙，誠奪鬼工矣。

十時許，抵高堂寺，寺倚山而築，共九殿，自山門數起，爲彌勒殿，接引殿，觀音殿，大雄寶殿，睡觀音殿，韋陀殿，藥王殿，靈官殿，貓貓殿，鑾華殿，而鑾華殿香火最盛，殿後有鑾華祖師墓，立其處，可遠眺西康雪山。鑾華祖師，不知何許人也，年代亦不可考，傳其得道此山，肉身成佛，鄉人祀之，至今不衰。寺爲唐代所建，毀於兵，明時增修，錫以今名，故殿多錯置。余等乘肩輿先升鑾華殿，殿外棒香堆積成丘，烈焰吐赤，宛如燒柴，善男信女，匍匐殿下，喃喃然不知口作何語。嗟呼！佛學淵源，明心見性，匍匐燒香，庸有何益，徒浪費財貨，使靈山勝地，人雜烟薰，佛若有知，佛亦不善之也。

殿後爲鑾華祖師墓，墓側空地，廣若半畝，綠草如茵，頗堪小坐，余等惡囂雜，羣往休息。時雲散霧消，

重山環疊，自寺遠視，極似長城。冷君謂余曰：「君不見重山之中，有一峯特秀者乎？此鶴鳴山也。自鶴鳴東去九十里，可至成都青城，凡此諸山，皆青城支脈也。古時青城周圍八百里，以其似城而青，故得名；後花蕊夫人登成都青城山，乃專以名之，流傳至今。」又指謂曰：「彼烟雲繚繞者，霧中山也；霧中之後，晶光耀眼者，西康雪山也；然蓬萊仙島，常在虛無飄渺之間，可望而不可見也。」余悵然無語，徘徊久之，始去至貓貓殿，乃守山二虎，土人稱之曰貓貓。再下爲靈官殿，藥王殿，韋陀殿，睡觀音殿，大雄寶殿等，余等息於大雄寶殿，諸殿菩薩，皆名匠所塑，法像莊嚴，而藥王殿多壁畫，高僧美女，畫閣雕欄，五色斑斑，筆痕尚新，似警世之作。詢之寺僧云，「所畫乃濟顚和尚故事，畫之已久，彩色不落。」嘻！彼執筆者，殆亦有心人歟？

時已亭午，冷伯母呼人作飯，將聚餐於野，寺中香客多，無坐處。余乃邀冷君姊妹，出尋勝地，經觀音殿，接引殿，彌勒殿，遂出山門。門外青松覆道，綠竹迎風，景至幽靜，而亂山縱橫，白雲掩映，莫知所從。信步前行，遇一牧童，因詢之曰：「此間有幽勝地乎？」牧童凝神久之，乃指謂曰：「汝見山湄之綠竹乎？綠竹之下，有遊食庵，頗堪息足，不妨一遊。」於是橫笛牛背，緩歌而去。

冷君妹名懷璚，九歲，聰慧能讀書，目送之而笑曰；「此鄉大有意思。」余亦欣然，乃穿林去草，往覓其地，不意林外稻田多溝渠，前日大雨，渠溢汚徑，五步一泥塘，十步一水坑，舉足維艱。加之山勢曲折，山徑紛歧，行半里，迷失方向，不見山湄綠竹。冷君欲返，謂牧童妄言，而余心戀之，其妹亦不願歸，乞窮其究竟，乃復前行，泥漿濺衣，襪穿鞋濕，終不得其處。

冷君曰：「歸乎！歸乎！午餐已備，幽勝地多，何必戀此，且余爲邑人，向不聞遊食庵名，牧童妄言，君何信之！」余曰：「君離鄉久，方歸容或不知，雖然，伯母望余等，亦當歸矣。」遂尋路返。懷璚大悵，握余手，數數回顧，余慰之曰：「勿爾！明日天好，當復至此，今路壞，强行終不可得。」言未畢，忽聞泉聲，懷璚曰：「怪哉！此何聲也？何來時之未聞也？」冷君舉首四顧，恍然悟曰：「噂！又入迷途矣，來時左轉，歸當右轉，君仍左轉，安得正路乎！」余視之良然，乃笑曰：「既來之，則安之，亦天緣也。且下至泉畔，濯吾泥足，何如？」懷璚歡甚，踴躍先行，冷君無奈，勉從余後，既而笑曰：「璚妹好嬉，頑皮似猿猴，汝更助之，如虎生翼，余不敢友君矣。」余亦笑曰：「君招我來，又逐我去，然招之容易，逐之大難，君不友我，我有忘年交，亦不樂君也。」於是冷君亦笑，相與嘲謔，不知遠近。及峯回路轉，清溪漾碧，俯視山谷，綠竹成林，林中有泉，泉水瑩碧，蜿蜒流出，灌爲清溪。溪無橋，懷璚欲涉水，曰：「綠竹之內，必有佳境，豈遊食庵乎？必往一視。」余念牧童言，以爲然，且欲一濯汚泥，遂涉而過。

入林泉聲潺潺，益清脆悅耳。數十步外，有聽泉亭，石桌石凳，倚山臨水，綠影送涼，暑意全消，細視其地，宜棋，宜茗，宜小坐，誠幽境也。冷君亦覺欣然，曰：「遊食庵名，雖未前聞，或有其地，未可知也。」乃復前行，覺竹林益密，鳥語嚶嚶，小徑積葉盈寸，雜以青苔，赤足行其上，細軟如綿，然盛夏不當有落葉，落葉蓋經年未腐者，山徑人稀，亦可知矣。及林盡溪遠，忽見青松，松旁一牆矗立，宛然蘭若。懷璚呼曰：「此處有牆，必遊食庵也。」余等亦謂是，皆大喜。沿牆行數十步，果得山門，門上有字，金書剝削，猶隱約可見，乃白雲庵也，不覺爽然。冷君疑曰：「此何地也？吾三至高堂，曾不知之，何哉？」余笑曰：「君怕動，寸步懶移，豈得知此，此地幽僻，當不弱遊食庵，失彼得此，亦不虛是行，」乃前叩門，門啓，一老僧倚杖立，見余大訝曰：

「居士何來？」余肅然曰：「聽泉迷路，信步至此，疑是比丘尼居，不意乃大師駐錫地，乞禮佛而行，一仰勝境。」

老僧曰：「荒山人稀，不較細故，雖名爲庵，實僧人所建，非比丘尼姑也。居士等遠來，亦是緣法，乞進。」余等魚貫入，見小院幽靜，樹木陰深，而塵封土厚，似久無人居者。至大殿，有一聯：

「隔林香火勝高堂，百餘年，人喧馬驟，都上靈山；衰歇倩誰扶？黃葉亂飄荒徑冷。

遊食樓臺起今日，十數里，晨鐘夕梵，聲聞望縣；勳勞傳衆論，白雲全仗老僧功。」

余讀之大喜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遊食庵非此也耶？老僧歎人，乃以白雲名之。」急詢老僧，老僧笑曰：「居士何見之淺耶？千庵百寺，孰非遊食而來？豈獨白雲庵哉！居士欲以遊食名之，固可；以白雲名之，亦何不可？白雲遊食，二而一者也。」余爽然語塞，不知所云，因歎曰：「滄海粒粟，我何見之小耶？愧老僧多矣！」敬謝而出。

出至泉畔，遇輿夫數人，蓋冷伯母令尋吾等者，急返高堂寺，午餐已備多時，冷伯母於大雄寶殿，迎吾等曰：「山行樂乎？流連忘返矣！」余微笑無語，懷瑛倦，趣入休息，惟懷瑀高興異常，手摩口畫，細述所見，刺刺不休焉。

初，吾等擬在寺外竹林內午餐，乃香客過多，士人設茶座於其地，人烟囂雜，不得已，改借寺中竹樓聚餐。樓作長方形，純毛竹建成，支出山腰，遠望如小亭。山頂有飛泉，寺僧截竹去節，用作水管，引泉至窗，盥洗所需，皆取於彼，銀河落几，細雨紛霏，景殊幽靜。余等移桌窗下，圍坐甚歡，侍者以豆花飯進，遠行易飢，雖素食，覺味極甘美。放翁詩謂：「青梅苦筍助獻酬，意象簡樸足鎮浮，」林泉之畔，固當似此也。

餐畢散坐，各尋消遣，倚窗遠眺，見晴山縈翠，龍竹含烟，不覺心曠神怡，歎爲勝境。冷君曰：「高堂地辟，香客多，空有盛名耳；子過許之矣！」余曰：「不然，夫燕瘦環肥，各盡其美，名山大川，亦復如是，故釣魚城以雄偉得名，縉雲山以秀麗稱勝，高堂幽靜，若原始深山，神秘可喜，非徒以景色見長也。」冷君以爲然。時懷瑀姊妹，方對坐敲棋，一局既了，夕陽西沉，乃下山覓歸路，而紅霞映天，溪橋流碧，又是一番風景。抵灌口場，已晚餐時矣。

三　鶴鳴雙澗

鶴鳴山距灌口場七里許，漢道士張道陵修眞地也，相傳：「鶴鳴山本青城支脈，遠望形如仙鶴，或以名之，初無定稱。及張天師道陵入山修道，攜一石鶴，謂土人曰，石鶴鳴，則我道成，當白日飛昇。後數十年，石鶴果鳴，有白鶴自天而降，天師乘之，於是太上老君跨白鹿，引其至崑崙山頂，入瓊華之室，有玉扃牀自地湧出，太上升坐，爲天師說南北斗經而去，牀亦隨隱。」或云：「山中原有石鶴，每鳴，必有仙驀，天師入山，攜玄鶴一雙，一日鶴鳴，石鶴應之，乃羽化去，故曰鶴鳴山。」總之，神仙飄渺，傳說多端，姑妄聽之而已！

八月八日，天氣晴和，高堂歸來，餘興尚在，乃邀冷君復作鶴鳴山之遊。同行者，爲其妹懷玉，其弟懷旭，女僕楊嫂。是日餐畢，已七時許，各攜水菓，紙傘，步行出鎮。此行人少，且均青年，高歌道上，心暢神怡。鶴鳴山路，原邛州支道，平坦多農家，清泉潺潺，綠竹迎風，短籬茅舍，別有天地。然漢時富商大賈，雲集邛崍，文君賣酒，千古艷傳，而今冷落至此，亦可歎矣！放翁詩云：「即今禾黍連雲處，當日帆檣隱映來。」盛衰之變，殆有同感焉！

九時許，抵山麓，渡大石橋，橋不長而高，立其上，

但見青山環拱、怒浪揚波，亂石縱橫，宛然無路。仰望上清宮，若瓊樓玉宇，高處雲端，凝眸幻想，飄飄然疑是神仙之居；陟巇而上，首至上清宮，宮門有聯云：「幾時仙嶠飛來？有兩澗銀濤，雪裏噴將龍沫遠。」「曾是鄂樓吟罷，剩一枝玉笛，月中吹起鶴聲清。」

余等自偏殿右去，抵招鶴亭，亭側花木扶疏，綠蔭送涼，有石桌一，石凳四，籐竹椅各二三把，頗宜息足。迎亭一石鶴，長腿曲喙，歛翼危立，意態瀟洒，的是神物。張天師飛昇之說，雖不可信，然雕鑿之精至此，亦難能矣！亭內有長聯：

『城郭猶是人民非，試觀武穆如鵬，士元
如鳳，檷衡如鶚，當時烈烈轟轟，而今何
在？祇餘得月夜烏啼，春風鵑泣，添幾多
慘淡淒涼，休！休！休！三千世界總危途，且
借好水好山，學神仙高隱。
燕雀安知鴻鵠志，堪笑翡翠誇被，鴛鴦
誇帳，鸚鵡誇杯，若輩昏昏昧昧，轉眼成
空？誰曾領林泉清趣，岩壑閒情，享無限
逍遙快樂，嘆！嘆！嘆！一切繁華終泡影，莫
再露聲露色，任羅網橫加。』

余讀之歎曰：「神仙飄渺，王子喬能有幾人？然大亂之時，遁世者多，此危機也。」懷瑛笑曰：「山水之旁，不當作此煞風景語，吾等朝夕困於課室，無片刻暇，而警報連連，寢食不安，能借此清靜地，一滌心胸，恢復疲勞，未始無益，神仙之說，足助清談，闢之何爲？」余亦粲然。

懷旭因曰：「上清宮外觀壯麗，內實空虛，無可觀者，不若去至老君殿，其地有放翁遺墨，足縈懷古之思。」余等曰：「善！」乃棄上清宮復行，出宮門左去，見一石碑矗立，高八尺許，大書「第一山」，乃米南宮字。越碑再前，爲雙龍澗，有飛瀑自山兩腋噴出，銀河天吽，宛若蛟龍，落澗奔騰，聲如暴雨，而橫渡兩澗者，一鐵鎖橋在焉。

橋長六丈許，寬三尺，每隔一尺，有鐵鍊一條，連繫而成，中鋪木板，但年久，木板朽落，鐵鍊無扶手，搖擺不定，行其上，胆戰心驚。仰視青山，羣山削立，俯觀深澗，巨石稜稜，泉聲水光，如雷如電。懷瑛姊妹不敢前，將繞道登山。余向聞鐵鎖橋名，從未之見，今得見，堅欲一試，因獨行，冷君力阻不果。乃十餘步外，橋忽動盪，頭暈心慌，楊嫂大呼，余亦失色，急返。既返，懷瑛愠曰：「險哉君乎！奈何以生命爲兒戲？」余憨然無語，遂折回上清宮。右行上坡，坡臨深澗，多綠蔭，樹靄冥濛，烟光葱翠，山巒起伏，大類鶴背，振衣長嘯，彷彿大羅蔚藍天宮。懷瑛曰：「彼山之陽，有松林，林棲雙鶴，傳是天師所眷，月明之夜，鶴唳九天，其聲清澈，故曰鶴鳴雙澗，」乃爲余誦冷伯母鶴鳴山詩：

「長松如戟古籐纏，石徑蒼涼掩薄煙，倦
客欲尋乾淨土，山僧閒話太平年；狼嗥
虎嘯今何世，碧嶂清溪別有天，願借一
峯謝塵網，月明鸞鶴結飛仙。」

余望其地勢果然，因繞老君殿左趨，先至松林，時正正午，烈日炙膚，而松林涼爽，清風拂衣，使人心神俱暢。李白詩云：「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有此松林，乃有此鶴，故鳳凰常棲梧桐，蛟龍不樂池澤，神物通靈，固能自擇其居也。

余等立樹下，久久不見鶴來，懷瑛曰：「吾聞土人云，此松林內，惟玄鶴一雙，每日黎明，飛鳴九天，日出則不見，必欲見之，須俟皓月東升。今當正午，恐難得來，不如先上迎仙閣，看張天師像，何如？」余思其言有理，遂穿林上坡，歷石級數十層，至迎仙閣，閣已殘敗，蛛網盈楹，臨門一石碑，乃明成祖手詔，托辭求仙，蓋覓永歷帝者也。其後有老柏，傳是道陵手植，枝葉參天，幹若虬龍，遠望尤勁拔可喜，閣內供張天師

像，塵垢滿身，一代古跡，不應似此，雖欲稍息，奈無立足地，歎息而出；過松林，鶴仍未現，知不得來，心殊悵悵。古詩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其是之謂矣！因循原路，至老君殿，殿不大而高，臨水傍山，極幽潔清靜，入門見對聯盈壁，而佳者甚少，正中一白石，刻陸游鶴鳴山七言律一首，茲錄之於下：

西遊萬里已關天，採藥名山亦宿緣，
老柏千霄如許壽，幽花泣露爲誰妍？
苔黏石蹬捫羅上，釘耿雲房掃榻眠，
安得仙翁索米術，一生留此弄寒泉。

余等趨後殿，散坐休息，見滿牆題詩，皆步陸游韻，其辭句之俚俗，有令人忍俊不禁者。懷瑛讀之大笑曰：「辱我名山！」余亦展顏。會有道人來，邀至涼閣飲茶，所謂涼閣，三面皆窗，綠蔭遮日，竹桌竹椅，頗宜小坐。余等欣然就位，品茗閒談，懷瑛曰：「鶴鳴山東，有石柱峯，又稱石城，景甚秀麗。山後有二十四洞，爲道家煉性之場，而急流成旋，路極難行。此外尚有翠屏閣，芙蓉洲，牡丹池等勝地，然無嚮導，不易得其處。」余因誦陸游張三豐詩，詩曰：

沽酒臨邛入翠微，穿岩客負白雲歸；
逍遙廿四神仙洞，石鶴欣然嘯欲飛。
道士來時石鶴鳴，飛神天谷署長生；
只今兩澗潺湲水，助我龍吟虎嘯聲。

時已過午，飢甚，遂下坡去上清宮，在招鶴亭進膳，有小道士，年約七八歲，頗聰慧，能窺人意。三時餐畢，不敢再留，恐暮色昏沉，難覓歸路，蓋荒山人寂，無處問津也。途中得詩二首，其一次冷伯母鶴鳴山韻。

翠峯擁翠野蘿纒，古寺荒涼冪晚烟，
我羨閒雲依遠岫，誰栽老柏話當年？
烏啼繞樹明孤月，鶴唳空山徹九天，
欲借芙蓉洲暫住，橫吹玉笛召飛仙。
銀河直瀉凌飛澗，曲磴穿雲渡石梁，
天外一峯驚碧柱，岩邊雙鶴舞丹房；
芳洲草後幽花冷，瘦柏山空暗月香，
廿四洞中留勝跡，崑崙何處覓仙牀？

四　龍泉古寺

晉原八景，霧中山爲最，而路遠，往遊頗需時日；余病喉新愈，醫不令行，不得已，乃求其次，八月九日，天氣悶熱，余等遊興不減，將往龍泉寺，龍泉寺距灌口場四里許，環山傍水，舟楫不通，車馬難至，地殊幽靜，而遊人少，寺將傾頹，無可觀者。余等年少，思涉水爲樂，踴躍欲行，蓋醉翁之意不在於酒也。

是行九人，乃懷瑛，懷玉，懷旭，懷璚，懷昭，黃老先生，僕人楊嫂，曾世民及余。九時離鎮，半里許，至渡口，雖河面寬十餘丈，實無渡船，鄉人以巨石鎮河中，每隔一尺，有石一方，壯者搴裳而過，老弱則行石上。石極平穩，夏季水漲，半沒水中，至冬，則全裸出。

余等既至，急去鞋襪，爭先下水，水深約一尺，微溫，清澈晶潔，行人往來，縷縷不絕。懷璚至河中，以水濺懷玉衣，懷昭效之，懷玉怒，捧水灌其頂，余笑呼曰：「玉妹勿爾！未到龍宮，不當有落湯鷄也，」於是皆大笑。久始登岸，岸上沙石瀰迤，平原遐壠，近畷稻黃，沿小徑行二三里：漸漸清泉潺湲，綠竹生陰。循溪北走一里許，抵山麓，有小河環山而流，礁石稜稜，幸水未漲，乃涉而過，陟巘登山，時已近午矣。

山不甚高，如土丘，三面環水，腐草落葉，狼藉道上，極蒼涼。其頂即龍泉寺，已半頹。余等抵山門，小立休息，見一聯云：「龍性本難馴，問羅漢幾時伏得？」「泉聲原清澈，自香山一脈分來，」尚有意思。及入，青苔膩滑，老柏成陰，懷瑛曰：「此地荒涼，宛然孤島，其有魯濱遜乎？」言未畢，有行者來，請至客室小坐。

所謂客室，乃偏殿旁一小院，略有花草，但椅傾

桌頹，塵土滿案，不能安處。小息，即出遊覽，至第二殿，塑十二圓覺，不知是何神，殿前有二井，僧人云：「內藏毒龍，爲佛法所鎭，不得出，每將陰雨，則有烟霧自井噴射，上抵九天。」視其井，水尙淸潔，然無奇處，此外無可覽者。遂返客室，令楊嫂汲水灌洗，移桌堂下，閒坐弈棋，懷旭則攜曾世民至河中摸魚，各尋其樂。

一局既終，日已偏西，懷瑛曰：「可以歸矣！」而懷旭曾世民未返，羈不得行。寺中只一民團訓練處，有數人辦公，他無遊人，久留殊覺可厭。五時許，伊等始返，攜小鯽魚三尾，蓋懷旭失足跌入水深處，衣全濕，曝於山麓，俟其乾而行，故晏。時已近晚，無暇細問，匆匆下山，方出山門，寺中濃霧迷茫，隱約有雷聲。余曰：「僧云天將陰，寺中則噴雲霧，今如此，豈有雨乎？

言未畢，日隱天昏，狂風捲地，雲霧益密，懷瑛曰：「噫！竟如子言，河水將漲，速奔速奔！」踉蹌至河邊，河岸已半沒水中，黑雲掩覆，天地無光，千山萬樹，一片空蒙，舉首四顧，若陷甕中。懷昭懼，大哭，懷旭曰：「暴雨將至，不可渡。」羣知山洪洶猛，皆畏險。余奮臂曰：「河水漲，必不即退，山中荒涼，無處可居，今不渡，則困此，速渡，猶可及也。」懷瑛以爲然，乃令曾世民負黃老先生，楊嫂抱懷昭，先行，余等攜雜物隨其後。

方來時，水僅沒踝，今已近膝，奔騰澎湃，觸石成旋，愈急愈不得過，而風勢更緊，至河中，空谷怒吼，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大雨傾盆。雨點如冰雹，擊額生痛，山洪暴發，水勢洶湧，懷玉立足不穩，順流衝下；懷旭急棄傘水中，救之登岸。時曾世民已渡，復折回抱懷矞，而懷瑛及余，獨陷旋渦。覺金蛇亂舞，水星飛躍，風雨雷電，轟然並起。懷瑛大恐，握余手，余亦失色，不知所從。曾世民呼曰：「斜行！勿逆水性！」余恍然悟，且憶下流有巨石，能立足，即有不幸，衝至其地，可以攀援。乃如其言，拽懷瑛，奮力向前，果達彼岸。

時雨益大，天色昏沉，風雷交作，傘不得張，掩首飛奔。覺山谷之中，黑霧蒸騰，若千精百怪，往來馳騁。抵渡口，雨仍未停，風漸息，而下流水勢平穩，雖稍漲，不見洶湧，衣履已濕，傘已破，轉覺心安。攜手緩渡，笑語至樂，因誦李白詩曰：「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懷瑛大噱，呼曰：「去時言落湯鷄，今皆成水鬼，幸勿再發利市矣！」余等回憶前言，彼此互視，不禁狂笑。及入鎭，自髮至踵，如屋簷滴水不止，大爲狼狽。幸村人誠樸，羣來慰藉，無訕笑者，抵冷宅，已七時矣。

五　銀屏漢墓

八月十二日，余離灌口場赴蓉，過大邑縣銀屏山，爲留半日，因得謁漢順平侯趙子龍墓。墓距城二里許，俗稱將軍廟。是日有空襲，下午四時解除警報，始與懷瑛乘鷄公車出城。鷄公車者，四川之獨輪土車也，能行小路，坐其上，吱吱喳喳，頗爲有趣。路旁偏植垂楊，搖拽生姿，縱目遠望，但見千山含日，萬樹歸烏。五時，抵順平侯祠，祠甚壯麗，歷階升殿，益金碧輝煌，對聯題詩，琳琅滿壁。

復至殿後謁順平侯墓，墓形似小山，有石碑嵌墓中，半沒於土，拂拭細認，乃「漢順平侯趙子龍之墓，」字甚蒼勁。懷瑛曰：「舊歲屆將軍祭日，大邑縣長必須親臨主祭，墓有門，年開一次，每開，則以漆爲油，傾墓中，點長命燈一盞，終歲不熄，今祭猶昔，燈則已矣！」

余繞墓而行，度其大小高低，青草離離，古柏蒼蒼，不勝今昔之感。懷瑛復曰：「自此而下，穿石徑，可到因山閣，閣前有草坪，蓮池，池有曲欄，通望荷亭，景頗曲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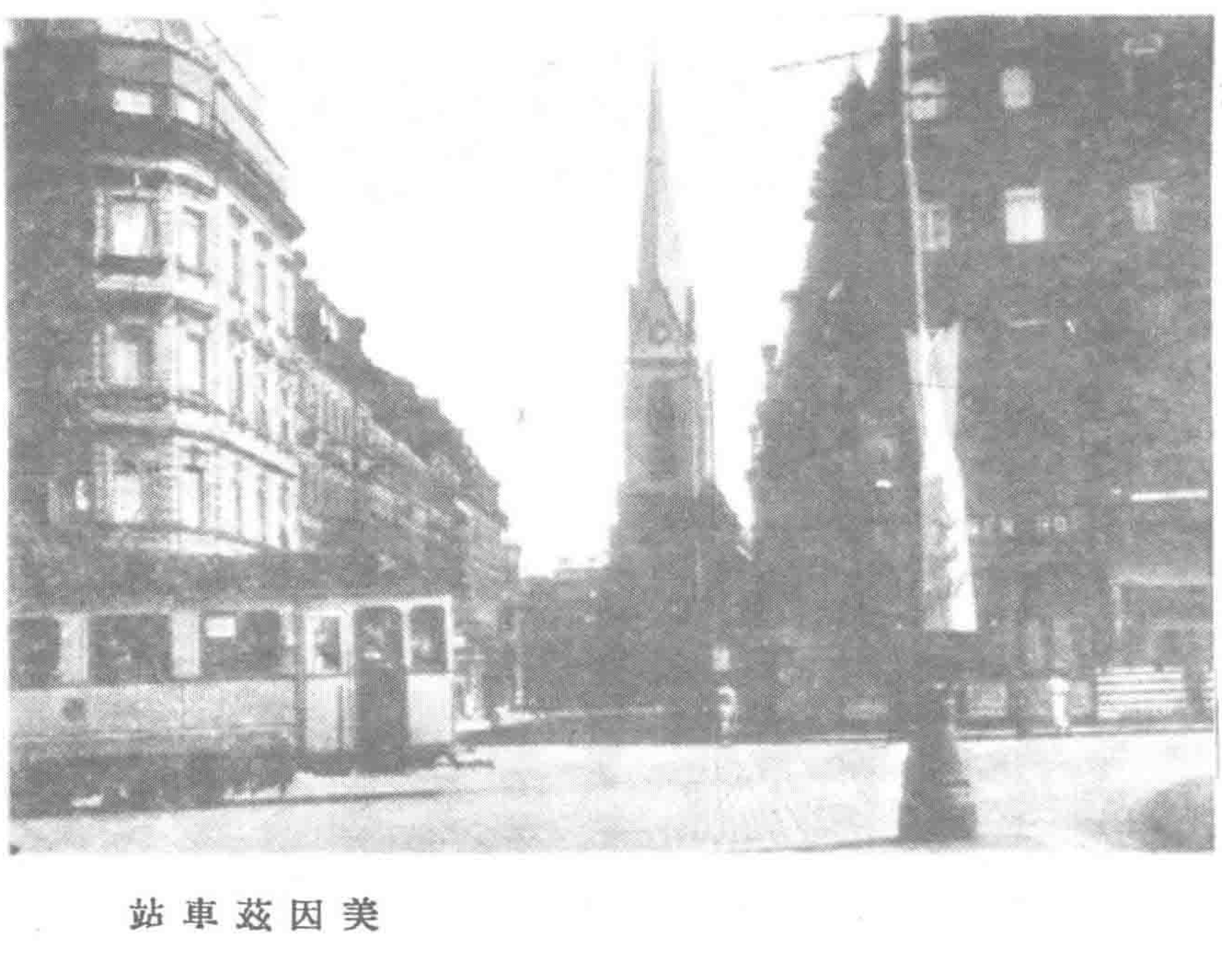
於是下坡赴其地，見三五壯丁，牧馬於坪，荷蓋已枯，雕欄退色，倚檻悵望，晚烟蒼茫，一代名將，身後如此。此鄭板橋所以有「華表千尋臥碧苔，門前石馬磨刀壞」之歎也。與夫偕行，黯然而返。

記哥德堡之故里

馮朱棣

歐西活板印刷，溯始於十五世紀中之哥德堡 Gutenberg，1400–1467，距吾國宋仁宗時活板字之首創者畢昇，尚後四百餘年。但一則名聞全球，立銅像，建博物館，永垂不朽；一則默默無聞，何其有幸有不幸也。哥德堡於五百餘年前生於德國之美因茲 Mainz，由傅斯德 Fust 之資助，與休佛爾 Schoeffer 合辦活板印刷事業，著名之四十二行哥德堡聖經 Gutenbergbibel，約在 1453–56 年間付印。

美因茲濱萊因河 Rhein 中段西岸，當美因河 Main 流入，萊因河之口，向爲德國名城，十三至十五世紀間，有金美因茲 Das goldene Mainz 之稱。附近產葡萄，用以釀酒，爲產酒名區。每歲秋季葡萄既熟，恆於萊因河畔，見少女負筐躑躅田畝中，令人聯想清明時節西湖之採茶，以及寒露日湘中之摘茶子者。（湖南茶子，用以榨油，並非作飲料之茶葉樹之子。此樹亦爲常綠灌木，深秋開白花，山谷間彌望皆白。花落結子，實大如棉斗，至次年寒露時開裂，故衡山一帶，必於寒露日窮一日之力，盡量摘下，否則爆裂後不



美因茲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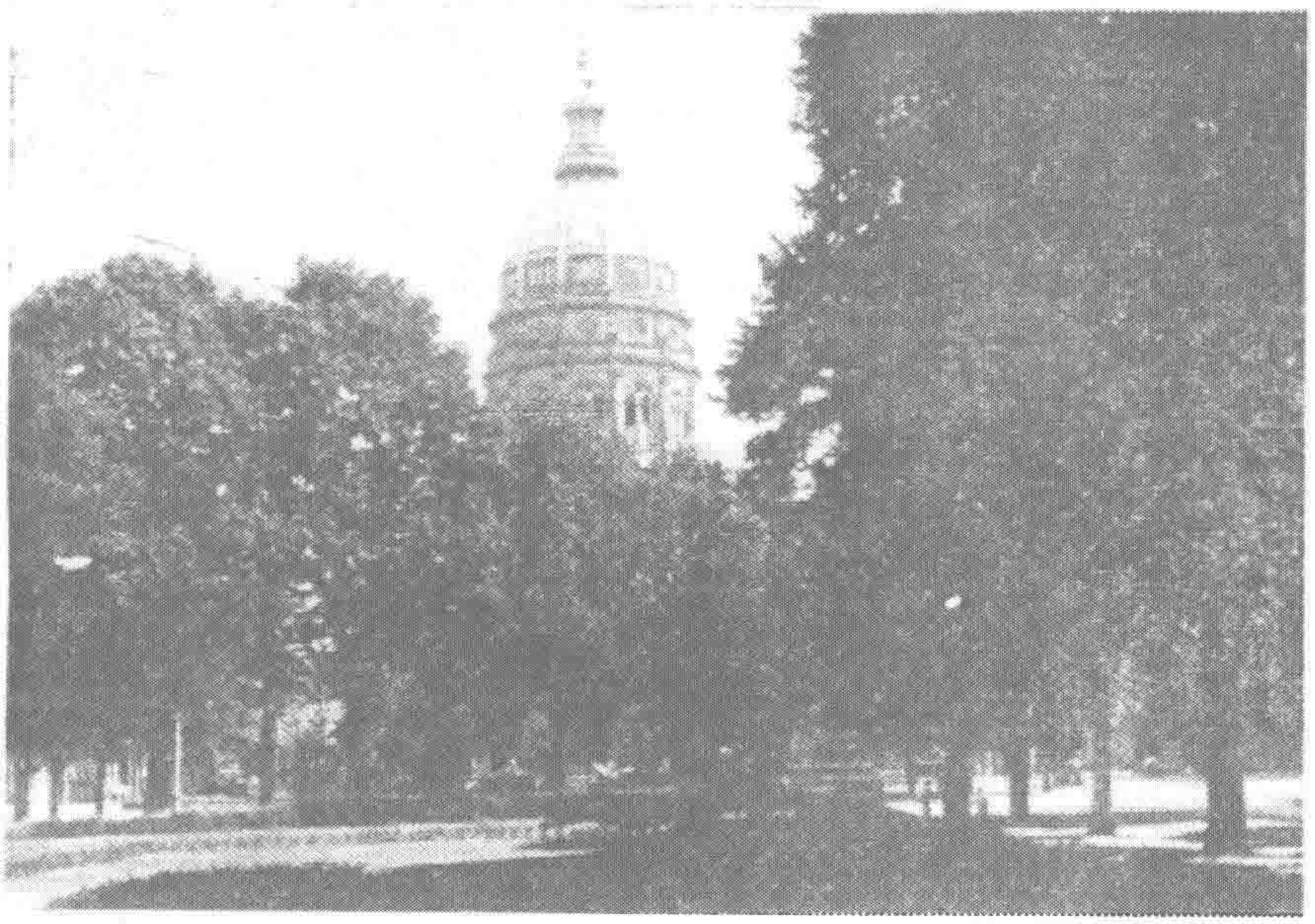
四五—〇七五

易取拾。卽不爆裂，依此間風俗，過寒露後，未經摘下之茶子，他人可任意收取，故寒露日採茶子者盈野。）葡萄幹高僅數尺，每株用木條支柱，排列成行，種植山坡田畦中，非若吾國庭園中葡萄老藤，枝葉蟠繞滿架也。隨割隨納筐中，一筐既滿，卽傾入牛車上之木桶中，榨取其汁，灌入他桶，經重榨後，濾入酒桶，送往地窖，以待醱酵。出窖前例須試酒，歷來視爲盛典，每年九月初之第一星期日，開始發售新酒，爲酒市開始日，故德人 Szenen 記美因茲酒市詩有云：

Vom Mainzer Weinmarkt,
Der immer am 1. Sonntag
in September Stattfindet.

此風由來已久，是日市民用牛車，載大酒桶，飾以鮮花，裝少女如天仙，立酒桶前，導以音樂，周行市內，舉市若狂，興致之豪，足以發人飲思。

余自科恩 Koeln 泛萊因南下，過並根 Bingen，有孤洲縱



基督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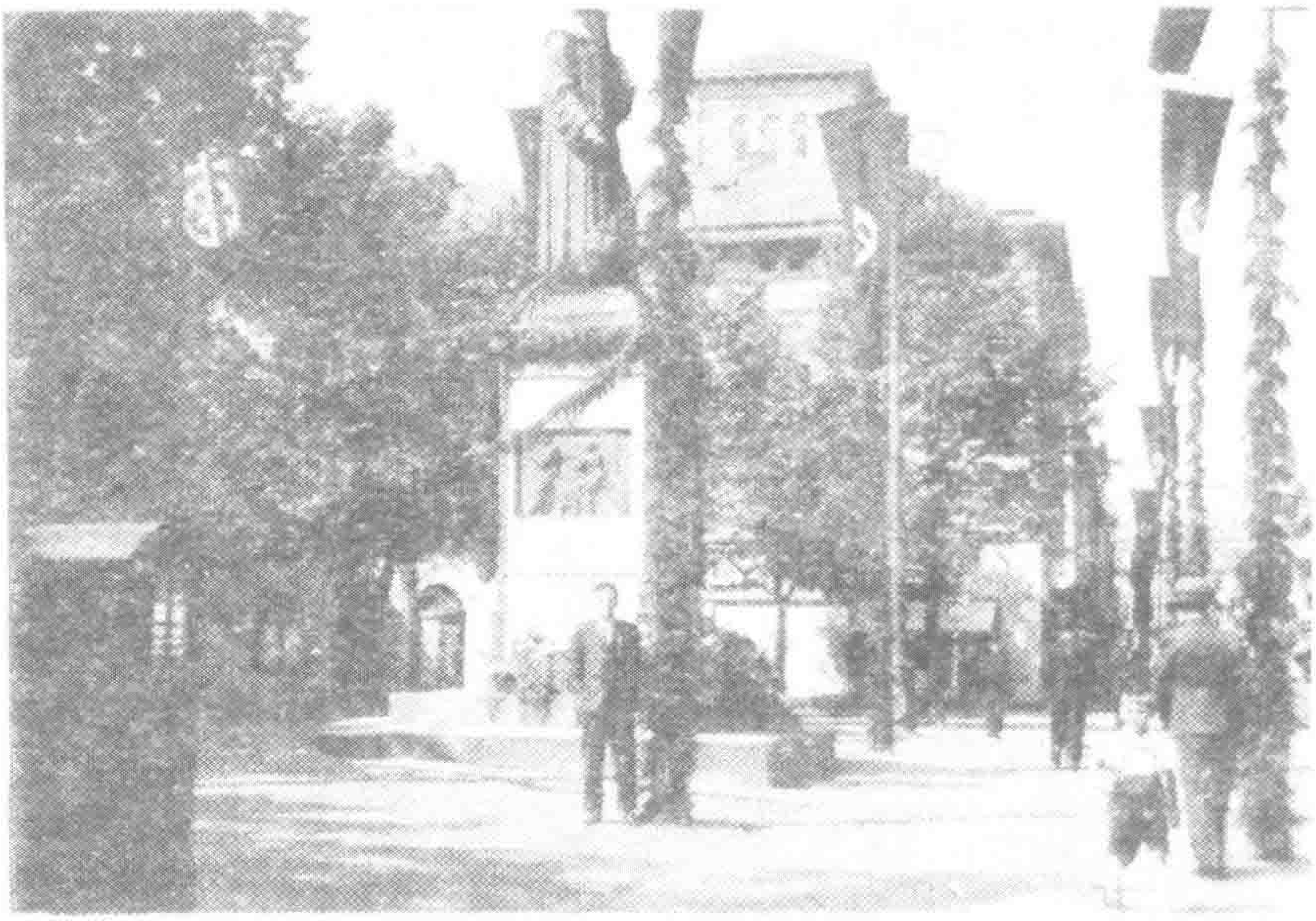
亙河心，上立高塔，與左岸古堡，隔河對峙，此萊因名跡鼠塔 Maeuse-Turm 也。傳係西歷九六八年，僭正海托 Hatto 竭糧，被羣鼠嚙斃處。過此，天色漸黑，將抵美因茲，已望見萬家燈火。登岸後，由脚伕導宿市內 Brand 街之鯉魚旅館 Hotel Karpfen，巷口行人擁擠，聚集成堆，由人叢中擠入旅館。前爲廣場，場內搭臨時木臺，遍懸旗幟，燈光照耀如白晝，市民衣彩色古裝，男女成對，於音樂聲中，歌舞其上。詢之旅館中人，知爲市民紀念本市先哲哥德堡也。六月二十日誕辰，市民例隔五年，開紀念會一次，除歌舞外，並化裝遊行，雜有古代儀仗，甚似國內江浙間鄉村之迎神賽會。海外羈旅，適逢盛會，亦一眼福也。

就食旅館之食堂，謂有鯉魚，係萊因河名產，亦係本旅館之名菜，故餐碟上卽有鯉魚圖案。飲萊因酒，嘗萊因鯉，意可並嘗異味，迨烹就試嘗，味淡多刺，較之曩日在國內洛陽及灤口所食之黃河鯉魚，鮮美處，

不逮遠甚。

本市有人口十二萬，爲萊因海森省 Rheinhessen 之首邑，萊因區之酒業中心也。市內建築整齊，尤多古代屋宇，如大教堂 Der Dom，始建於十世紀中，雖幾經燬滅，數度重建，但現尚保其舊觀。內部面積偉大，屋頂及塔尖巍峙市內，在萊因河中即可望見之。大教堂廣場 Domplatz 尚殘留十五世紀中之木塔，古代城牆之守望塔也。教堂附近有一五二六年之建築物，以紀念一五二五年巴維挨 Pavia 之役及農民之戰 Bauern-Krieg 者。此外伊聖堡街 Isenburg-Strasse 之選侯宮 Kurfu Esten-Schoss，建於一六二七年，亦爲市內古建築，現闢爲畫院。

觀覽方面，有市立圖書館，哥德堡博物館 Gutenberg Museum 及子夜街 Strasse Mitteln-acht 之自然歷史博物院，以及魯特維希廣場 Ernst Ludwig Platz 之中央博物院，古物保存會 Altertum Verein 等，均可入內參觀。



作者在哥德堡銅像前留影

市內街衢，以御街 Kaiser-Strasse 最爲寬廣，兩旁樹木葱蘢，隔絕塵囂，道中有本市建築師克賴息希 Kreyssig 之銅像。又有基督教堂 Christuskirche，建於一九〇三年，高八十公尺之圓頂，嶄露綠樹叢中，遠眺至爲雄偉。過御街即入萊因路 Rheinallee。又自大教堂前可折入哥德堡廣場 Gutenberg-Platz，道旁有哥德堡銅像，係一八三七年丹麥名雕刻家托伐爾貞（Thowalesen 1770-1874 參閱本誌第十四卷第七號拙著記丹麥京城篇）所鐫。是日像前懸旗結綵，倍形熱鬧，余立像前留形一幀，以作此行紀念。由此至薛來廣場，有德國文豪薛來 Schiller 之銅像，循有軌電車，以達車站。通衢中豎立巨型飛機炸彈，用以警惕市民，

四五一〇七七



美因茲萊因河上之萊因橋

預防空襲者，戰時情緒，於此可見。

萊因河沿岸大道長達七公里，寬廣平整，樹木成行。沿途有短垣，略似漢口江岸，所不同者，長江無橋樑，此處則有大橋三座，跨越兩岸。尤以中間之萊因橋 Rhein-Bruecke，最為偉大，建於一八八二年，長達半公里，闊十餘公尺，中間之橋墩相距約一〇〇公尺，橋面頗高，輪船通行無阻，對岸橋堍，卽為美因河入萊因河之口，過橋可循公路以達維斯巴屯 Wissbaden，法郎克福 Frankfurt a. M.，賜城 Darmstadt 等處。溯萊因河南下，可經孟哈安姆 Mannheim，卡爾斯盧合 Karlsruhe，以達瑞士境之巴色爾 Basel。

旅行雜誌

按月出版一冊　行銷國內國外

登載商業廣告　刊費廉效力大

請向各地中國旅行社接洽

四五一〇七八

Compliments of

Yek Hua Trading Corporation

President

Alfonso Z. SyCip

6 Calle Barraca
Manila

Tel. 49068
48167

四五一〇七九

Philippine Lumber Manufacturing Company

Sawmills at Catabangan

Camarines Sur

MANUFACTURERS AND EXPORTERS

OF PHILIPPINE HARDWOODS

Cable Address:

"MAHOGANY"

Codes Used: Bentley's and Acme

Operating Agents:

Dee C. Chuan & Sons, Inc.

Maunfacturers and Dealers

of Philippine Lumber

Cable Address:

"CHUAN"

16-24 Soler, Manila

Tel. 4-96-83 & 4-88-36

四五—〇八〇

東土耳其山村訪問記

許錫玆

Edward S. Murray 原作

我的朋友哈森先生（Hassan Effendi）住在伊斯坦部爾（Istanbul）極東小亞細亞的腹地中間。一座村莊緊貼在一片險峻的斜坡之下。山泉滾滾，在村下流去。土耳其東北部的山脈把烏德文鎮（Artvin）的交通和外界隔絕。

新聞消息的傳入此地極其遲緩。自黑海沿岸來的冒險家，用粗柄刀交換烏德文的熊皮。黑眼睛的高加索走私商人，偷偷摸摸越過多雪的蘇聯邊境來到此地。常常有一頭陌生的驢子，馱着一人，自南方來此。他像是在亞細亞人所組織的隊商中工作過，經過阿拉拉特山（Ararat）路線，他能說出回教徒在伊蘭，阿富汗，印度的消息。

這老人就是哈森先生。他的數十年辛勤已告一段落。在頤養天年之餘，哈森對於朋友和世界仍感到甚大的興趣。他有不少孩子。我的能到此高原來拜訪他，是由於老人的幼子伊士梅（Ismail）的介紹。伊士梅在博斯普魯斯峽傍的勞勃大學唸書，正是我的學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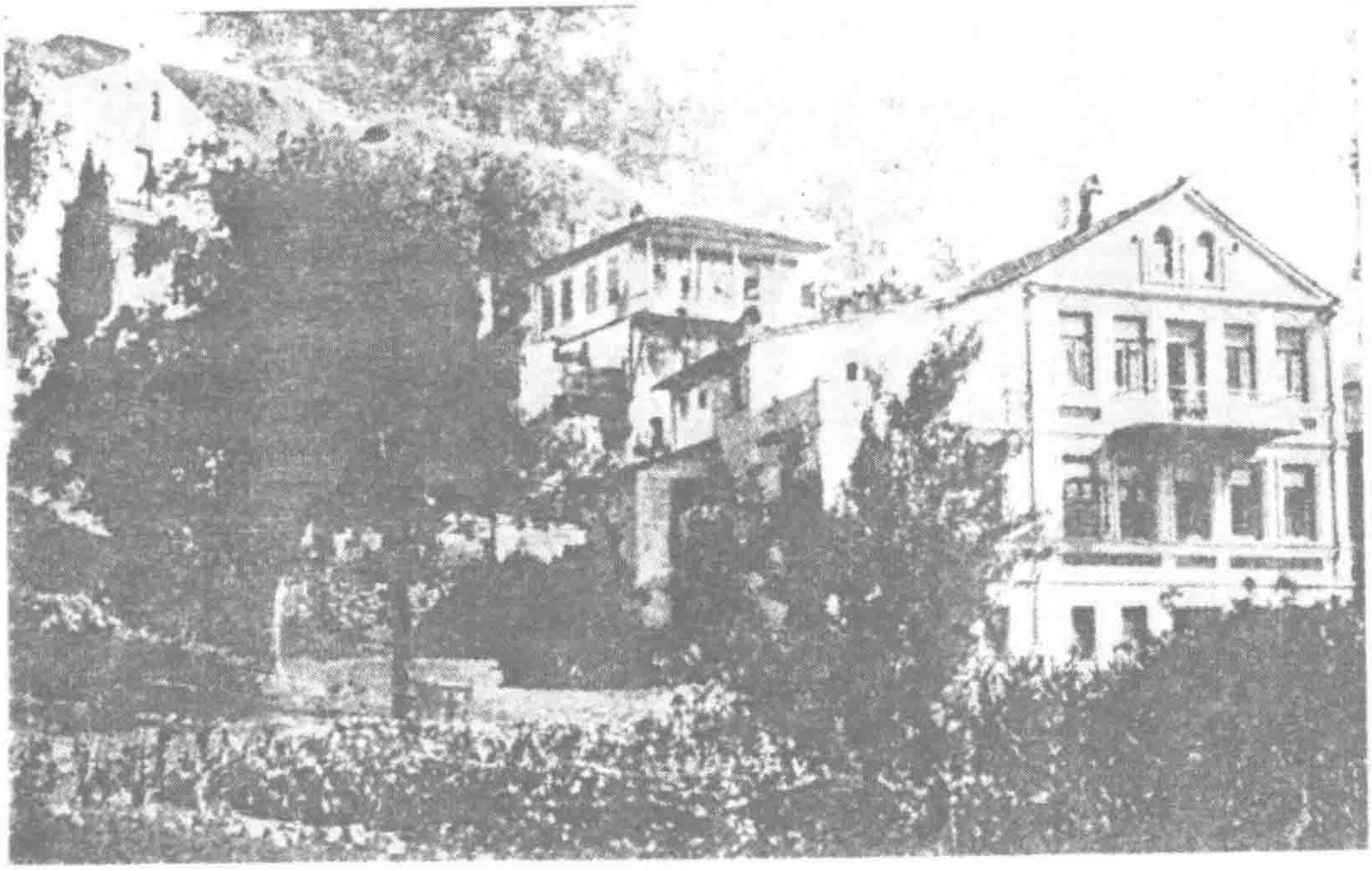
盛產石油之地

六月中，我由博斯普魯斯峽揚帆東行，向高加索進發。我們這艘沿海岸駛行的輪船在黑海東端下碇，此地本來不為人知，現在因為盛產石油，潛在的紛爭正是方興未艾。

再往東北，就是巴統和蘇聯的喬治亞，德人很想佔領這塊土地。小划子靠在海岸後，有一個笑容滿面的土耳其人，頭戴一頂烏皮帽，腰際插一把銀柄短刀跑上前來，握了我的手，碰碰他的額角。

「哈森先生等待着你，我在代他行額手禮。」哈森的老式東方禮節，我算先見到一次樣品。

我們騎馬經過半熱帶的叢林，穿越黑暗的林蔭道。後來跋涉過一條激流的山溪，紆徊踏上一條長的險徑，在峻峭的山脊頂上停下。烏德文鎮的房舍疏疏落落，在我們下面給陽光照耀着。在山



哈森先生住宅，寬大富麗，訪客終年不絕。土耳其人對於食宿二事，認爲每人有生即得之權利，故能自由均享，哈森以東道主自居，爲一極體面之事。

谷下面。銀色的小河灣灣曲曲流出去。再遠望迷惘的白色山峯那面，就是土耳其和蘇聯的邊境。

我們踏到園門口，伊士梅跑出來熱忱地歡迎我。在樓上會客室中，他的父親穿了一件絲織長袍，跑來時，他很恭敬地站着迎迓。

「先生，光顧敝舍，歡迎之極，」老人用很簡單的語言說。他一鞠躬，把他雙手拉了我的手。於是不發一語，把拖鞋脫了，盤膝坐在長椅上，拉我坐在他的旁邊。這種禮貌上的靜默相持有數分鐘。

突然，哈森轉過來又和我招呼。他要了咖啡和香烟，這兩樣東西是土耳其人款客的輔助品，於是開始種種廣泛的詢問。

哈森先生一宅二樓的房屋，不但是私人的住宅，也是一族中的辦公處。這位族長在大而散漫的宅子中只佔一小間房屋。另外一落房屋是兒媳等眷屬居住。還有不少房間有長的走廊相通，專備賓客居住。器具極少，安適而都屬必需的。

哈森先生的家庭

一個土耳其人可以把他的屋子當作旅行時蓬帳看待。不論他在何處，譬如說在火車中，船上，河邊上，假定他有一籃食物，一條氈子，土耳其人就能坐下來處置這些東西，像在自己家中一樣的有趣。

這家庭的核心包括哈森先生及其太太，他們的子女兒媳，孫子孫女等。多少有幾個永久的寄食者，如幾個已失怙恃的表弟兄，二位守寡的姑太太，哈森的高年哥哥，還有家中的一個老友。還有幾個處處可以見到的遠地堂弟兄和朋友，他們或是結團，或是單獨，借名跑來就在這許多房間中的一間住下來，住上一頭二個月。

這種小房間的臥室，除了夜間是難得用到的，眷屬們每日生活分在二個房間中辦理，男人在樓上，女人在下面。當然我沒有見到婦女會客室的內部。事實上我只在遠處望見女人疾掠而過。有一天，我清早從男子會客室跑出來，直接看見哈森小女兒驚慌的雙眸。

隱居不出，使女性變得更其神秘。我的學生伊士梅曾談起他的姑母，表姊妹，和姊妹之間的事情。我的想像被下面女子會客室和灶間中傳出來的笑談所擾亂。不久，我的潛意識能辨別出每個人的聲音，並可確定她們的個性。聲音漸漸熟悉，個性亦顯得更其有趣。

樓上會客室是作為男子談話游戲之用。這間天花板甚低的房間，有房屋一樣的長度。凳上地板上覆有波斯絨氈，這是歷代傳下來的家寶，柔軟而有絲光的絨頭已被拖鞋踏光。在另一角中，掛了一張熊皮。

雪白的牆壁上缺少圖畫的點綴。唯一的器具是一張桌子，二隻椅子，桌上有人在玩雙陸博戲（Backgammon）。骰子單調的聲音，和着周圍坐在長凳上許多人的談話聲音。客人每天都有，一切生活照常如此，不因客人而有所打擾。我初來的一晚，晚餐畢，都聚在樓上會客室中，坐在凳上，背後和兩臂間有枕作墊。伊士梅敬了香烟。

幾個孩子不抽香烟，盤膝坐下來。幼子伊士梅靜靜地站在門口，等他父親，哥哥，和客人進來要喊到他才講話。已結婚的幾個大哥哥就自由參加談話了。輕輕一敲，表示要喝咖啡。伊士梅把門開了一半，接了外面傳來的一盤細巧杯子，在沒有光的走廊中傳來一陣細語，關照那壺是咖啡，那缸是糖。

方舟的故事

話鋒轉到土耳其人的預言關於乾坤初奠時，洪水泛濫，諾亞及其所乘的方舟的故事（Noah and his Ark）。哈森先生以為方舟是在阿拉拉特山登陸的，有的人則說在泰勒斯（Taur-us）登陸。大家都同意方舟在洪水時期行過土耳其東部。大兒子阿利說：「據傳說，這綠色的方舟仍舊在阿拉拉特山頂，被神仙看管着。有一和尚想測量這山究竟有多高，但是到夜間睡着了，山上

的神仙把和尚送到白天他原來出發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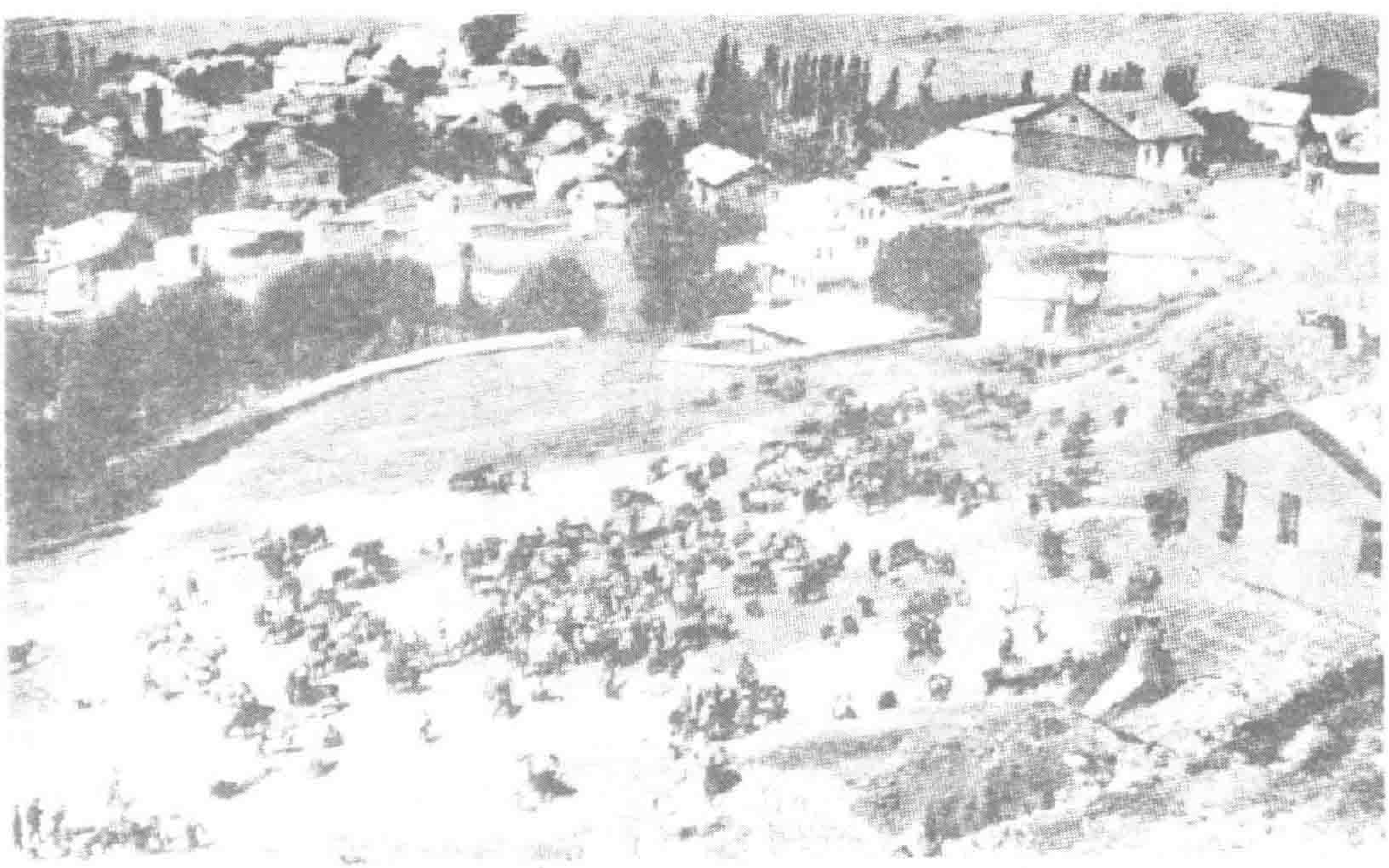
我說起有幾個歐洲著名的爬山專家，如英國駐美大使白禮士（James Bryce）曾經到過阿拉拉特山頂。我的明友不覺大笑，「你一望見這終年積雪的山頂就可以知道無人能爬到山頂，再能生還的了。」

在烏德文市場上，常可以聽到有大的環子埋置在山谷之中，在山中不可達到的地方，曾發現鐵錨鐵鍊和破船形跡。

雙陸博戲告一段落時，哈森吩咐伊士梅再敬一巡咖啡。樓梯上有拖鞋雜沓的聲音，這是女人領了孩子去睡。有一孩跑在前面，把我們會客室的門先關好了，於是她們下樓去。立刻傳來一陣笑聲，和關於赤脚的閒談。女人攤好厚的棉被和毛毯，孩子在上面翻滾打轉。

哈森打一呵欠，撫摩一下自己的鬍子，伸直兩腿，從凳上下來，穿好拖鞋，向一羣人行一很客氣的額手禮，預備入睡。

明天早晨，只有伊士梅一人和我一起飲茶。其餘人在天方黎明就趕赴市場去。我們二人緩緩走到市場，我發現交易已有一大半舒齊。農人從附近村中來把農產品賣掉，買了一些他們需要的東西，現正趕了牛車回家。一到八時，已經沒有交易可做，商人有整天的閒暇，以爲拜訪，吸烟和品茗之用。



土耳其的牛羊驢馬交易市場

四五—〇八四

烏德文鎮人口共有二千五百人，但是商業範圍十倍於這鎮的大小，因爲此地是商業中心，數哩外的居民都要來此貿易。

哈森的商店和回教寺院

市街上有銅匠店，鐵匠，刷羊毛的，麵包司務，補鞋的，馬鞍匠等等。每條街上各專一業，以此劃分。彎曲不平的街道通達至一砌圓石子的方場，此地有古丹人，土耳其人，黑眼睛的喬治亞人所設的磨坊，賣買麥，五穀，蜜，山羊，緜羊，馬匹，騾子，驢子，和沒有硝過的豹皮熊皮。

在市場的一端，有哈森所開的店，這算村中最大的百貨店了。哈森的父親創設這店，開設已有五十多年，現在已經由哈森傳給兒子管理。凡土耳其農人需要的東西，自食鹽至發汗藥，在橱窗中都有陳列。從屋角上掛的，或堆在籃中和橱架上的是：硬殼果，釘，香料，皮帶，麥，羊毛，捕鼠機，氈子，便帽，糖菓，洋燭等等。

土耳其新的織染工廠所出各色花麻紗，最受人歡迎。農夫如其看見一種歡喜的花色，他要爲全家都買一點這種麻紗布。我經過某一山村時，可以指出屬於同一家庭的兩個孩子，因爲他們所穿衣服裁自同一匹布。

由哈森先生商店穿過方場，就是一所低圓屋頂的回教寺院，一個尖塔屹立在天空中。寺院中的老人每天五次踏上樓梯，到尖塔頂端，向祈禱的人呼報。有一次他用亞拉伯語說：上帝是偉大的。今天他用土耳其語呼喊上帝偉大。

回教寺中的教師如其不做祈禱，就到哈森店中游玩。店中有一半櫃檯作交易之用，另一半櫃檯就是被回教教師佔據閒談消磨時光。

土耳其人以時計爲玩物

東部土耳其人對於時間的觀念仍是中世紀的。他們不大應用時分秒，一隻錶對於他們是一件玩物。他的生活中只有日子和季節。他的生活是無窮盡的，他有時間做一切應爲之事。你可以聽他們說「我不想——！」或「我還是不——」，但是不說「我沒有時間。」

在阿利介紹回教教師和我談話時，有二顧客跑入店中。阿利起身迎接，拉開椅子讓他們坐下來，問道：「二位要喝些什麼？」有一人點咖啡，另一人點茶。阿利把頭上的弦線拉一拉，拉一次是要咖啡，三次要茶。在市場的另一端有一鈴在響。我考查這種拉鈴的組織，發覺附近店家都有這種弦線網，輻集至一家咖啡店中。咖啡店的管理人在此烏德文鎮上服務有二十五年之久，「我能知道

那一家商店要咖啡，只要從鈴聲上就可察出；但我的助手非檢視弦線不可。」

阿利和他的顧客喝着茶和咖啡。要等一切客套的寒喧都說完以後，才開始正式的業務交談。因爲買賣熊皮要得到一雙方同意的價格非常費時，阿利要了第二次飲料。

在哈森先生家中用晚膳，是很遲而且很閒適的。我們男子先聚在樓上會客室中飲茶。夜飯預備好後，有童子來喊我們。餐室極小，桌子粗糙，但肴饌之精，雖英國男爵所食，亦不過如此。桌子中央留着放一主菜的大碟。其餘部份雜陳乾酪的碎片，成熟的橄欖，蘿蔔，胡瓜片，蕃茄生菜和水菓。伊士梅跑到門口去接女人從灶下端上來的熱氣蒸騰的幾個大碟。我們按常例先飲湯，接着是一盆肉，於是蔬菜和牛羊肉一起煮的波羅飯，肉塞南瓜，奶油蛋糕，鍋餅，結末還有一碗甚爲可口味如酸牛奶的點心。各客的菜盆是不需要的。我們用叉和匙來揀自己要吃的東西。菜甚豐富，我們吃不完這許多。在桌上不大講話，如其不吃，就是這樣坐着。

我到此有數夜之久，才正式謁見哈森先生。那晚，我如平常一樣咬了一個橄欖，拾起一片乾酪，把遮在膝前一方布揩一揩指頭。伊士梅把火油燈移到走廊中，餐室中變得漆黑。我退到後部，使女人要經過此地到灶下去可以疾走而過，不被我看見。咖啡喝過後，幾個大兒子去洗蒸氣浴了。伊士梅和一二個近親跑到樓下女人會客室去。另外幾個客人亦已跑開。我於是有機會和哈森老先生單獨懇談。

東土耳其女子的守舊

就血統而論，哈森是喬治亞人，但是從教育和宗教遺傳來說，他是土耳其人。像今日其他土國人一樣，他信奉一夫一妻制。他爲人友善和平，信仰民主政治，多才善辯。對於新共和國雖有自得之色，但自己仍是保守的。國內的建造鐵路，公路，工廠，學校，無不有他熱誠的贊助，但是對於女性的自由却是絕對反對。

我鹵莽地問他，「土耳其對於婦女的解放是進行得很慢的了，是不是很慢的？」主人凝視着地板看了半晌，於是迸發一句話：「不可能的！」

伊士梅和我常在村中小徑散步。「我想你要覺得奇怪，此地東土耳其女人還是用面紗障面。」有一天他說。我承認這是奇怪的，因爲在西部諸城如伊斯坦部爾，士麥拿等地，難得看見女人遮了面紗在街上走，在西部城市中女人戴了面網跑路是有輕罪的。「我們的祖先認爲女人在生人面前不戴面紗是一大恥辱，」伊士梅的解釋，「因此他們仍保守這種權威。我們在伊斯坦部爾或

安哥拉可以喊改造女性，但還到東部家中，必須依照家中保守的舊俗，放棄一切新的理論。」

我住在哈森先生家有七星期，只有一次因偶然的機會和宅中眷屬對面遇見。後來在這年冬季，還到伊斯坦部爾後，遇見伊士梅在校園中和一年輕女子談話。她穿了漂亮的歐式衣服，濃裝艷抹，不像在烏德文邸第中用重濁的拖鞋走出來的，身穿黑色衣服，頭戴面紗的樣子。有一天，和他在附近的果園中漫步。我問起伊士梅怎樣他的大哥在喀斯城（Kars）生意極好。

「你的父親資助的，還是用他自己的錢做起來的？」

「用他自己的錢嗎？」伊士梅說。「但他自己沒有錢呀！我們所掙的錢都給父親。我們如有需用，再由他分給我們。」

「那末你呢？」



沿黑海岸邊所曬在太陽中的榛實。榛實可以替代花生，行銷歐洲，現因戰事關係，銷路呆滯。黑海中正有一土耳其商船駛過。

「父親和哥哥現在送我入學，自然我希望在學業完成以後，把賺來的錢放入家中銀庫中去。」

「假如你們弟兄中有一個不事生產呢？」

「這是天命所關了！不過父親會給他所需要的東西。」

「等你父親死了怎樣呢？」

「大哥繼續掌管銀錢財產；如其弟兄衆多的話，那末我們或許要把財產均分。」

「這懶惰的兄弟怎樣辦呢？」

「一切都依公允分配。」於是他詼諧地說，「我們要分給他一份較大的財產，因爲他需要財富！」

烏德文的鬥牛年會，我已等待了幾星期。回教教師，鐵匠，和這好心腸咖啡店老闆，都告訴過我以前數次的鬥牛故事。在鬥牛的一天朝晨，市場中人都傾巷去觀。路上有不少村民爬登山上的決鬥場。就是這回教教師也參加此盛會。我們哈森

先生一家抵達時，已有不少人集合在那裏。女人另外站在一處遙遠的小邱上，在那裏她們可以除去面紗張望。

土耳其鬥牛

牛一隻，一隻牽進來，每一頭牛後面跟了不少人。場的四周有分散開來的牛棚，並不需要什麼人來主持典禮，每一個人知道這是什麼玩藝。兩個農夫把牛引到場中心後就跑開，以策安全。鬥爭的開始先是用前足踐踏，發出咆哮的聲音。接着互相張望，假裝要攻過來的樣子，踢起地上的塵土，把角互相鈎住。最後兩頭牛互相把頭抵撞。

初賽僅只數分鐘，並無流血的事情。打敗的一頭牛緩緩地走開了。另外牽進來一頭挑戰的牛，於是再來一次爭戰。這樣的鬥牛佔據一朝晨的時間。最後，一頭大黃牛牽進場中，追趕每一頭向牠挑戰的牛，一隻隻牛都失敗而歸。最後一頭沒有失敗過的牛牽進場中，那黃牛只是從鼻管哼出一口氣，揚起一陣塵埃，挑戰的一頭牛立刻就跑。一跑一追，兩頭牛直向觀衆衝來。觀衆慌忙躲避，但是在牛衝來時，一個人避讓不及，翻倒地上。

「平睡下來！平睡下來！」大家喊着。

那個倒在地上的人正當兩條牛衝過來必經之地，但二牛跳過了橫倒在地下的人，一直往山下跑。那幾乎被牛踐踏的人趕快立起來，跟了別的農人追趕這兩頭牛。他們只見那頭得勝的牛正在咆哮挑戰，向着一叢矮橡樹作攻擊的樣子。他們把牛牽回來，在牠頸上套了一串有閃光的藍珠圈，算是可以「鎮邪」的。農夫圍聚攏來，拍拍牠的腰窩，那頭不可一世的得勝的牛居然變得很順馴，給他們撫摩得像一隻小貓。

烏德文鎮每天的生活就是這樣過去。土耳其人覺得生活的意義就在於各種趣味的事情。他希望有空閒的時間和朋友談心，在山泉淙淙下舉行野餐，在涼爽的晚上漫步，嚐一點好吃食品，交幾個知己朋友。

一星期中，我常吵着我將獨自去參觀山上的市場，但哈森先生要我等待一些時候。「你是我的客人，」他說。「如沒有人伴你去游覽市場，友人知道了要說我哈森太小派的。」

「一天哈森告訴我，他家中的老友，村中的一位磨坊看管人正要到山中去。他可以做我的嚮導和伴侶。明天早晨，我的馬已拴在園門口，老主人穿了長袍和拖鞋送我出發。「仍舊回到我們這裏來呀，鄔朗當然要來此地的。」鄔朗是勞勃大學的畢業生，正在美國伊立諾斯大學得工程師學位。

在我們出發旅程後的第三個朝晨，離開城市已遠，身在萬木

叢中，太陽如其躲入雲堆中，就要覺得寒顫。山徑向黑海岸一面的已經消滅，突然有一個廣大圓形場地，徑長一哩，深有千呎，似乎有一個亞林匹克的天神，用斧斤把山石鑿去了一大塊。許多山徑消滅在沿圓場四周的蔓草叢中，此地就是一個人跡常到的商場。

遠望北面天邊，朵朵白雲自黑海飛馳過來，遮蔽了下面的山峯和峽谷。我們勇氣百倍地跑下險峻的山徑，停馬在一家低的小屋門前。旅館主人把鞍囊卸下，馬匹牽入地下室的馬槽中。我們把椅子排在旅館墻壁向陽的一面，坐下來休息。在日光照耀地方和蔭蔽一面比較，就有夏冬二季溫度的不同。

旅館主人從一個水罇中倒水入面盆，我們就在水流中洗面。土耳其人在洗土耳其浴大汗滿身之後，總是在這樣流動的水下面洗淨。

附近山居的人多牧羊，他們坐在石塊上，或權充的木凳上，忙着紡線和織襪。我問一個滿面鬍子的人，為什麼要這樣勤勞縫織？他道：「一個人在沒有什麼做時，總要找點工作做做。」

這晚上集合了一羣令人愉快的人。狹長的一間房間中，只點一盞昏暗煤油燈，火爐中的烟突已壞，滿室都是烟霧。我們擠攏在火爐一旁，盡力使自己的身體縮低至烟霧的下面。從市場上歸來的人，三三兩兩進來，我們要把圈子擴大，使一個從達拉布松（Trebizond）來的棉布客人，一個巡迴理髮匠，還有賣馬蹄鐵，蜜蠟，洋釘等等的小販加入拷火。

「在亞達克（Ataturk）時代之前，就是在白晝亦不能安全騎馬過這山崗的。」其中有一人說。「土耳其的盜匪在每一山隘等待過往客商。但是現在你不論白晝和黑夜，可以任意到什麼地方去了。」房間的一面沿墻堆起不少床氈。旅館主人預備來佈置床舖，兩個回敎敎師卽起身去洗澡祈禱。我們脫了汗衫，蜷縮在被頭中。旅館老板裹緊了他的衣裳，睡在椅子中間。

商場風光

太陽還沒升起，他就起身生火爐。我醒來時，四圍的人早已起身。我正好看到一輪紅日從高加索這方面升起來，黑海中的朝霧緩緩捲向岸邊來。這廣大的圓形場地，遠望好像有一隊黑色的旅行隊輻集到市場中來。老老少少的人飛奔而來，城市商人和小販，趕了一匹或二匹滿載的馬大踏步而來。農人駕了兩匹驢子，載了麥，水菓，乳酪來賣。孩子趕了牛羣羊羣。用面紗遮了半面的女人，徒步背了農產品，有的還帶了孩子，趕到市場。

一到天色大放光明的朝晨，市場上擁有成千的人，看去像一個大的影戲場。以一列青山為背景，你所見到的景像是鞭打着的

歡羣，食物的賣買，布匹的檢視，疾馳的馬匹，羊羣的追趕，爭吵的一羣，還有坐的張望的，談話或打瞌睡的，飲茶或咖啡的各色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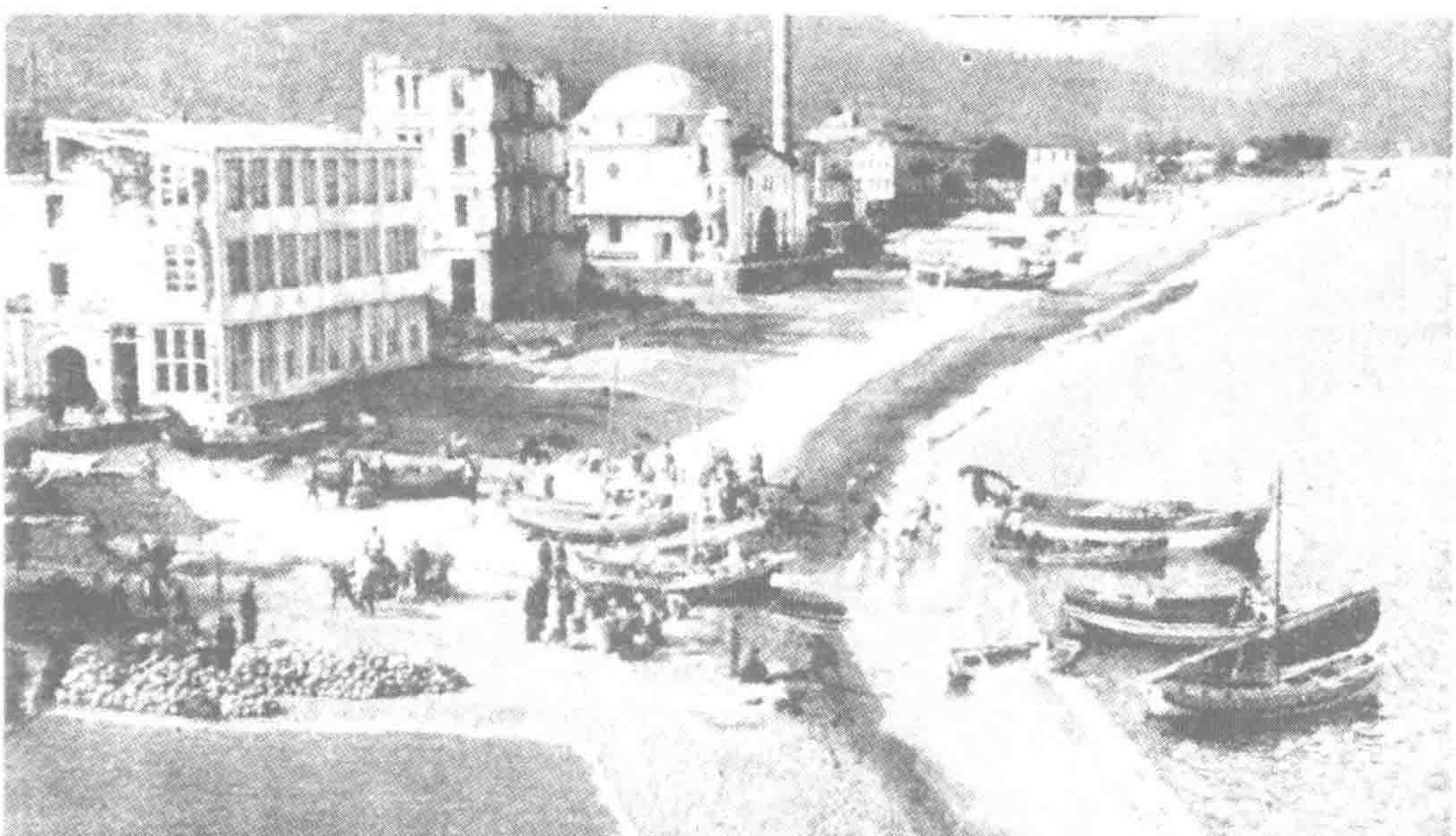
在山下一百呎之地，有一所回教寺院，建築在多草的土臺上，祈禱者朝着麥加聖地平臥在一方石臺上。我在市場周圍遨游了一會，跑到屠宰所去參觀。牛和羊在此地一隻一隻的宰殺。一羣狗圍在左近，等待抛出來的殘渣廢肉，預備搶吃。

土耳其屠夫當這可怖的職業，手法極為敏捷。如其宰的是一頭山羊，就在宰後把羊的一條腿上割開一小段裂縫。屠夫就用嘴向裂縫口吹氣，吹得直到自己的面孔變青為止。羊的身體像汽球一樣脹大起來，這樣使皮和肌肉各各分離，屠夫剝皮的工作，只要用刀敏捷地揮舞幾下就得。

在另一角落中，一個巡迴理髮匠拿了一面破碎的手鏡，一塊香肥皂，招引農夫們去修剪鬍鬚。那些居民的妻子，不大留心面孔是否遮掩，雜在羣衆之中，另外有些面紗罩得很密的女人，坐在分開來的一處地方，那些是信仰正教的女人。

山中的蜜有毒

幾百塊餅包堆在地上，像一個金字塔一樣。農夫賣掉山羊，緜羊，乳酪後，袋中有不少的錢，餅包的數量立刻就會減少。一個長着



東土耳其港口脚夫，傴背馱了可口的榛實，存放棧房，遠處有人以手傳遞瓜菓，裝船出發。

四五一〇九〇

鬍鬚的農夫賣一鍋棕色的蜜糖用杓子掏着有。先見之明的買客先把指頭往鍋中蘸蘸啜着嘴嚐一嚐味道，於是狡猾地抬頭看別處了。此地山中的蜜有毒無人能對我說那一種植物安全可靠，但已有許多人證明蜜有毒的「這種毛病來時並無警告」有一賣客說。「常常在你吃了一小時之候發作發作時我突然感到激烈的頭痛，變得一無知覺記不清一些事情，後來開始逐漸清醒，那晚上再沒有比發病更惡劣的事情。」

學校裏的教師請我去吃飯。在土耳其你必然是常常在吃，吃得很多。旅館主人拿出一大盤青豆蒸羊肉。那位教師請旁觀的人一起來吃。他們按照習慣都推辭掉。在土耳其，吃與住宿認為是一切人等有生卽得的權利，就是對於不相識者，不能不招呼他們來參加而立刻坐下來自管大嚼的。

有一農夫跑來問我，$17\frac{1}{2}\times56$得多少。這一計算是關於賣去一宗麥的價錢。我拿紙和筆出來把數目用乘法演算，於是回答他：「九八〇。」和我所算的一樣，那農夫說「只有別人不相信我的答數，因為我用的心算。」

他於是利用我的紙條來證明他的心算不錯，我立刻要求他講出，這是怎樣算法的。

「這是我父親教我的很簡單的方法。現在舉一例，要把五十六乘十七又二分之一。你只要把被乘數十七又二分之一分做十，五和二分之一。把這個數目分乘五十六，加起來就得。」

「我不明白這事會簡單得一至於此，」我支吾地說。

「把一數目乘十是小孩子也會玩的把戲，乘五是十數的一半，二又二分之一又是五數的一半。還忘記一個〇。把五十六，二十八，十四加起來你得九十八，再加一「零，」就是九百八十啦。是不是很簡單的！」

我記得亞拉伯人貢獻給我們數字的體制，這樣大大地改進了計算方法。

土耳其人的婚姻

等午後的祈禱完畢，人民都預備收拾貨物了。從城裏來的商人歸聚好他們的乳酪桶和乾酪袋，農夫在驢背上裝滿布匹和羊肉乾片。山上的居民已在計算家中的衣裳將有多少須補綴。半小時之內，商場中的人幾乎走空。

翻越重巒疊嶂回到烏德文鎮的長途上，我們遇到驟降的冰雹，被傾盆大雨所打濕，給重霧所包圍，又被寒冷的狂風所吹襲。我們把皮大衣裹得緊緊地，望着南方安諾託利亞的熱帶平原引以為慰。

到了烏德文，哈森先生的僕人跑出來，握住我的手，蹴一蹴他的額角，於是提了鞍囊進入屋中。哈森和我互相正式致敬，以後就沒有什麼別的禮儀。一位風塵僕僕，旅途勞頓的客人來了，就把許多問題來困擾他是不客氣的，而且一個人也不願意把一夕珍貴的瑣談，在初入門時倉皇的一刻中講完。

老主人讓我把事情部署妥貼，浸了一小時的蒸氣浴，於是以靜穆的姿態踏進樓上會客室。

「這是我的孩子鄔朗，」哈森在我走進房間中說。我和一個身材短肥頭髮烏黑的青年人握手。

「你們的國家甚爲興盛，」鄔朗說。「像貴國的路政，大笑，女人，理髮店，圖書館，工程學校以及效能的注重等等。美洲眞是美國人的天堂；但我是一個土耳其人。」我們的友誼就在談話時開始。我瞭解鄔朗回到祖國非但是很滿意而且很急切的要去。他有一概念，覺得土耳其人民需要有一點改革。

我和鄔朗在村中閒步，講起女人的事情。他羨慕美國女子的獨立性，但是感到奇怪的是究竟有多少人尚未結婚。在土耳其，沒有結婚的成年女子是極少的。如其家庭中有一不曾婚配的女兒，她的父母就有不名譽的流言。我的小妹妹年輕貌美，可以在此地找到任何一個少年爲配，她的大姊就沒有這樣美，但是性情溫和，人亦能幹，她有不少追求的男子，但是父親一個也不贊成。他老人家看中的一個年輕小伙子，是此地鎭上的名門望族，但現在家道已趨中落，處境極窘。父親答應給我妹妹五千元粧奩，他們將在明年春天結婚。」

「那青年有無什麼條件，要新娘罩着面紗，和其他女子一樣的隱居起來嗎？」我問。

鄔朗自己先笑了出來。「實在說來，你的問題太學者氣了。大多數土耳其婚姻是兩相情願的。你要相信青年人有一種不會失敗的機敏。我的大哥和嫂嫂薩妮花和小孩一樣，常在一起游玩。我們家庭中的人常到村前村後去游玩，阿利和薩妮花因此常常會面。薩妮花除掉面紗的時候，阿利忘記她是女人。於是阿利常常出去散步，經過她的門口，想她也許在百葉窗縫裏張望。母親是一好心腸的人，當她請薩妮花來吃飯，總讓大哥知道這件事。一個精細的年輕人常要設法去偷瞧他心愛的人兒，所以薩妮花來赴宴時特別穿得漂亮，使自己面部的美麗能夠顯露出來。

「最後，父母親調排結婚的事情，只要兩個年輕人互相愛悅，事情大致已告成功。」

鄔朗預備到安哥拉考試，預備在烏德文鎭當工程師。我想到黑河去旅行一次，這河是幼發拉底斯河的源流。

土耳其浴的初試



近蘇聯高加索邊境的土耳其居民以剪羊毛為社交事件之一

我和鄔朗騎馬往西面山中行進。在星期之末已經由一條險阻的山徑抵達哥穆寨。(Gumusane)此地號稱銀都，因古代以產銀著稱，麥高包祿長途跋涉到中國北京去曾路過此地。

我們在隊商宿舍的院子裏下馬，坐在泉水旁邊休息。我們要了二杯茶。旅館主人來詳細詢問我們：從那裏來的？我們到此地來做些什麼？今年幾歲？有無結婚，如其沒有結婚，為什麼理由？

突然他拉出表來看了說「四點鐘了！」(依土耳其的時間計算，太陽升起後第四小時，)「先生們，快些！洗澡到中午為止。」——一到下午浴室主人把浴室轉讓給他的妻子管理，專供女人們入浴之用。

一個淡黃面色的傢伙拿了拖鞋來領我們走過一個洋臺，正好對着中央拱道。穿過洋臺，他引入一間大房間，中四壁靠牆設有長椅。

我把衣裳全部脫光，有一個半裸的侍者拿來一大疊腰布，於是很整齊地纏在我的下身。腳上換了一雙很吵鬧的木屐，我們走過一套房間，每一房間總比才走過的一間熱些。把身上的一層污垢擦去後，我們橫在一塊溫暖石板上，有侍者用粗布給你猛擦，像要剝去一層表皮。

我們周身呈粉紅色，身體疲乏。這種苦難受完時表皮已剝去大半，但一看地板上皮屑四散，知道身上已經清潔。土耳其人在每次入浴時，必須除去一層污垢的表皮，再經過一套熱水的浸透，我

們才搖搖欲跌地走到洋臺上的臥榻休息。旅館主人把我們用毛巾裹好，倒了茶讓我們入於如在夢境的安適之中。

我們回到隊商宿舍，鄖朗的同學奈密君（Nami）等在此地。他是安哥拉的一個商人，正在此地他父親的故居中避暑。我們沿了河邊漫游，穿過一個菓園，已走到奈密住所的後門口。

「南明！南明！」他喊着。

一陣脚聲不由地使我回頭去一看。給我看見的一是個穿著巴黎時裝的絕色女子。在女子罩着面紗的東土耳其已有六星期之久，使我覺得對一面上不遮什麼東西的女人觀看，是非禮的舉動了。

「這位是我的內人，奈密說。我剛覺到奈密在爲我介紹時，南明已和我握手。紅嘴唇，胭脂，和大紅的指甲。後來我還發現她的縷空鞋孔中的脚趾染着紅色。我們男人坐在葡萄架下面閒談，南明入廚下去預備晚餐。鄖朗和奈密談着商業和以前的舊事，我則在想土耳其女人的守舊。

南明拿了一大盤東西出來，對了跛足的僕人大笑說，「讓我來拿好了。」中央的一盤把蓋提開，南明把手指伸入盤中很敏捷地拾起一塊茄子大嚼。

「叉在那裏？」奈密問。「我們的客人見你這樣吃法要大吃一驚。」

「唉，我想他們不會介意的。」南明笑着說。「我們在此地吃東西不歡喜用刀和叉的。」

「你知道嗎，」她接着說，「在新土耳其的國會中現在已有十六位女性代表嗎？這比你們美國國會中的女性議員數目還要多。土耳其女子參加工作的日趨衆多。去年六月，在我母校中畢業的女子有十二人。她們大多數將在新的鄉村學校中教書。我們女子快將得到同樣平等的待遇。

奈密很起勁的笑着。

幼發拉底斯河的源流

鄖朗由此赴達拉布松，塞森，安哥拉去，我更向南進，去訪幼發拉底斯河的源流。

中午，遇見一個愉快的中年農夫，大鼻子，濃頭髮，鬍鬚很長。他的名字叫內勃（Neb）帶了十二匹馬也是到幼發拉底斯去。因此我們一同加入南行的商隊。

在東土耳其騎馬行進是一次歷險的旅行。這國家是偉大的。道路中要遇到森林，越過山崗，走到峻險的峽谷，深入悶熱的山谷，經過架了松樹作橋的河流。因爲路徑只供當地的交通往還，所以

沒有康莊大道，旅客必得彎彎曲曲經過小的村莊。

很少有單獨旅行的人。按着同一速率的人總是合在一起同行。有的落在後面或趕到前面，和跑得快一些的隊商合在一起。在道旁時可遇到清冽的山泉，這使旅客不僅感到愉快，而且也得到一種談話的資料，因爲每一泉水總是有一點傳說或美談。據說在亞拉拉特山麓的黑色火山石邊，有一發着泡泡的山泉。飲了二杯這無比的仙泉，他們說，你就可以一下子吃完一頭全羊。有的泉水非常寒冷，你不能連續從中很迅速地揀出六棵石子。有的泉水極燙，把指頭伸進去像火燙一樣，甚至要使你頭痛。

相近幼發拉底斯河源時，有一泉水流出時立刻變爲牛奶。還有紅的黃的芳香的，有朝晚分時間的泉水。其中有的可以治病，有的一接觸到就使東西石化。



騎於驢背之土耳其兒童

徒步旅行的農夫常要來問我各種問題：「爲什麼愈到高山愈冷，不是接近一些太陽嗎？爲什麼太陽在升或落時比在天中時大？你怎樣解釋月亮的現象？」農夫大半的生活都在空間，他很誠意地要知道宇宙間的種種現象。

遇到憲兵駐紮的地方，我們要拿出護照來檢查。這種警戒確使小亞細亞的盜匪逐漸減少。到第三天，彎彎曲曲經過一條長而峻險的山坡，我們走到一處風聲浩大，一無樹木的分水界，下面就是幼發拉底斯河流經過的山谷，在此地境內稱爲黑河。

我看到這條河流甚爲失望。巴比侖城的大河在此地叢山中的源流，只是一條細長的水流而已。我們到內勃的茅屋前下馬，時間已很晚。女人和孩子都相率走開。絨氈舖在屋頂上，我們即緣梯而登。一個小女孩拿了兩根松脂火炬來插入石縫中。鄰舍們出來歡迎他們的友人，在照耀

的火光下聚有十餘人。有一騎馬來的人喊着奈勃的名字。我的主人走下梯子去招呼，不到數分鐘同了這位自梵湖來此的馬商一起到屋頂上來。內勃的好客就把我這個在旅途相識的伴侶介紹給這馬商。他加入這圈子，談話就此開始。

掠奪婚姻

「我們另一女兒今天又在田中被人偷去，」一人說。我懷疑地向對方看看。聽者以一副當然如此的面容聽這消息。原來在此地還存在一種古代掠奪婚姻的風俗。一個少年如屬意於一女郎，也許他父親反對這事。那少年便邀集幾個知己朋友，幫他去搶這女郎。

「這搶我們女郎的少年村人，」內勃講，「要把他的掠獲者藏在樹林中三四天，於是再回到村中來。」

「但是那女郎怎樣呢？」

「此時女孩如其表面上是很滿意的要求男人快些把她從藏匿的地方領出。不料她放出後趕到憲兵部隊報告男人的拐騙。這男子就要受十年的徒刑。但通常是這女郎承認這種情形，大抵是受到一些威脅的一個被偷的新娘很有「面子。」事實上她如去控訴這男人的拐騙，沒有別的男人要娶她了。」

童貞對於一土耳其女子在結婚中是很重要的。結婚的階段一般認爲極關重要。穆罕默德說：「男子一結婚即已完成其宗教的一事。」

在松脂火炬的照耀中，我想起了一個問題，「二年的强迫軍事訓練要算長嗎？」

「算長，」馬商的回答。「在土皇時代，一個男子要在軍隊中服務十年。我有一個叔叔在一九一〇年加入軍隊，直至一九二四年遂解組歸來。那時他的妻子已故，孩子也不認得父親。」

「這種訓練還不算長？」另一人說。「我們送孩子入軍隊時一字不識，世事完全不明瞭。他們二年歸來能讀能寫，講起新共和國的許多問題頭頭是道。」

從西部諸城來的新兵調到東部來，把保守的東部兵士調到安哥拉，士麥拿和伊斯坦部爾，回到東部的村莊中來之後即可升爲領袖。

以後數天，我和馬商到幼發拉底斯平原去漫游，參觀伊愼干（Erzincan）大商場，在古丹人黑色的幕帳下講馬的賣買，訪養馬農人的茅屋。這馬商能分別牝駒，小馬，傳種的馬等等，因此可以選擇一年內最佳的馬匹，我們因主人內勃的堅請，仍回到他家中借宿。

四五一〇九六

馬商二次要到伊愼干商場去時，我同他說，日內我就要到烏德文鎭去。「等等我，」他說，「我們一起騎馬在山道中行走。我在各村中友人極多，可以吃到更多的羊肉，使身體肥胖。」

我見他屋後的積穀甚多，知道內勃是村中很富有的農人。幼發拉底斯平原上滿佈着不少麥打成的麵粉麥屑和塵埃飛揚在空中。在此地種麥收穫，打穀還都利用手工。如其地是平的，麥穗用鐮刀割下，如地多砂石，則用鋸齒形的鐮刀割。把餘下的穀粒搜集給雞吃，那是較輕便的工作，由女子担任。男子用乾草叉把麥堆在一輛二輪車上，送到打穀場去。耒耜是用牛拖的，一端有硬的齒，耕種田地一直要到佈種後方止。

在內勃家中，一個小的趕牛童子只有三歲，管理一頭耕牛並不需要什麼技巧。牛總是敎牠無休止的繞着圈子，因此不必駕馭。只要在開始時鞭牠一下，喊一聲就會停止。

一天晚上，我同內勃說明晨一定要到烏德文去了。在明天朝晨，我見睡在旁邊的馬商已經起身，我跑到馬廐中見他在梳洗我的馬匹。我們要一起登程出發了。

他在每一村中都有朋友，每天總要去拜訪客人，午睡片刻。馬商在古丹族中往來甚密，我問他人民何以勇敢有餘，守法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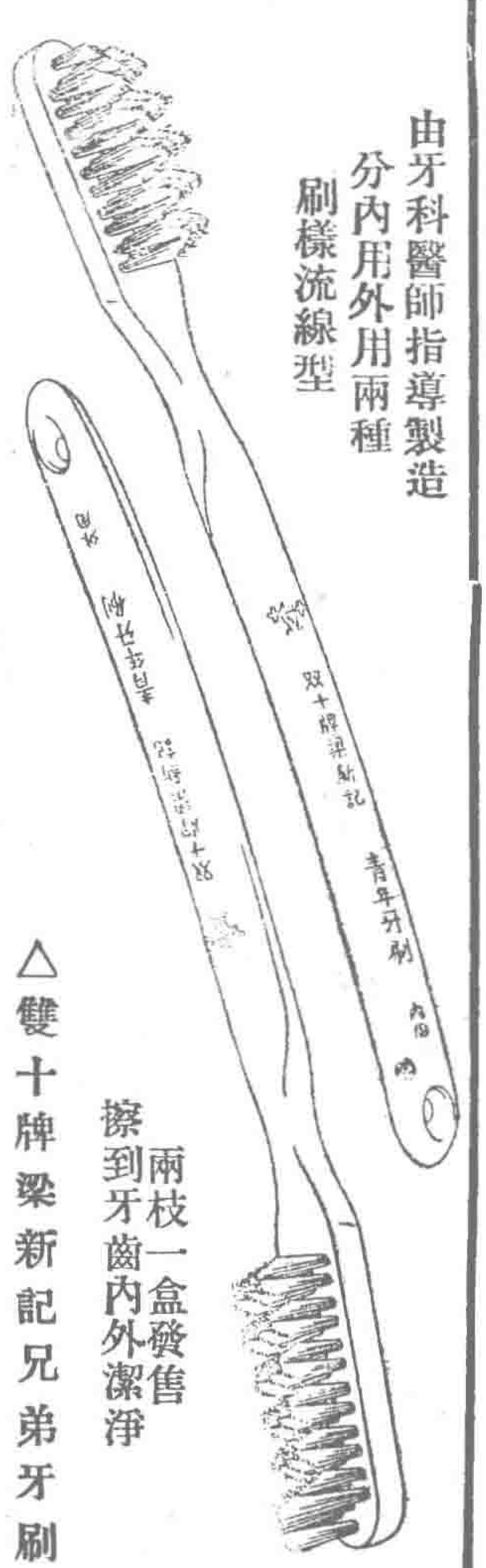
古丹人太野蠻，名譽素不佳妙。其中大多數人信奉回敎，但不能恪守敎規，女人不遮面紗。在古時，每當有旅行者經過古丹人幕帳時，總是出來竭誠歡迎，待之有如親兄弟。去時贈以東西，但是把旅客引到邊界時，射擊一彈，結果了他性命了事。

到一叉路時，馬商往東南方波斯邊境跑去，我則北行抵烏德文鎭。到烏德文市場，回敎敎師祈禱一如往昔。我飲了一口茶，和屠夫和麵包司務談分別後的事情。

日子已到需要回去的時候，哈森大宅子客人來來去去，一無紛擾現象。世界極小，山路甚多，如其命運湊巧，彼此仍會重逢。老人跑出來看我登程歸去。我在此地山中所遇到的是誠懇，和氣，自然的好客風度，現在要和它們暫別了。

雙十牌

青年牙刷



由牙科醫師指導製造
分內用外用兩種
刷樣流線型

兩枝一盒發售
擦到牙齒內外潔淨

△雙十牌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總行 上海廣東路
總廠 上海法租界

四五一〇九七

遊覽用款之調度

佘貴棠

「各鄉村民男女坐船而來杭州進香，均泊於松木場，或上岸自尋下處，或歇各寺院房頭，或在船中居住；其船何止千數之多，早則正月盡，遲則二月初，咸來聚焉，準於看蠶返櫂，延有月餘之久。其能來者均係鄉間富戶，所帶銀錢，無不豐足，故昭慶寺前後左右，各行店面，均皆雲集，名曰趕香市。」

——范祖述杭俗遺風

一

遊覽用款夙為決定遊客往來之重要因素。加拿大在美所作遊覽廣告曰：

「貴國人士之資財在敝國境內自動增加百分之十！」澳大利亞對英國人所作遊覽廣告曰：

「每一英鎊可折合澳幣二十五先令，故攜入澳境之英鎊實超過其原來價值四分之一。」

假定各地遊覽之費用相彷彿，幣值之高低幾有左右各地遊客數量之勢力，抑各國以外匯管理關係，得於國外遊客之輸入，採取獎掖政策，於本國遊客之輸出，採取相反之阻遏政策，由是以影響遊客往來之方向與數量。國際聯盟會一九三六年出版之經濟委員會報告書(Economic Committee Survey of Tourist Traffic considered 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actor 1936)曰：

「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不景氣潮日益洶湧，各國以純粹本國之觀點，於遊覽事業尤多關注。其在瑞士，意大利，法國，奧國，瑞典，挪威等國，遊覽事業之重要，有非政府所可恝然置之者，以各該地之農業工業及商業運輸業，悉與遊覽有深切之關係，其於運輸及公路設備之改善，及遊客食宿供應之建設，往往已耗有大量之資金，如瑞士之旅館業，即為該國之主要企業。

各國競事宣傳，規模至大……又於遊覽往來講求保護之手段，消除其各方面之障礙，緣是國際遊覽恆為國際交涉之要目，在經濟談判中占有重要之地位，於有關於幣值不穩定之國時尤甚。

有時遊客之往來可與貿易發生直接之關聯。例如甲國希望輸入遊客，而乙國希望輸出貨物，則甲國可允乙國輸入

若干數量之貨物而以乙國允許若干遊客之輸出給予必需之外匯及其他便利為條件。」

是遊覽用款之調度得利用之為誘致遊客之工具亦經營遊覽事業者不可忽視之一端。

二

遊覽用款調度之方式通常為旅行匯信（英語Traveller's Letter of Credit 或 Circular Letter of Credit 法語 Lettre de crédit circulaire 德語 Reisekreditbriefe 日語「旅行信用狀」）及旅行支票（英語 Travellers' Cheques 法語 Chèque de voyage德語 Reisecheck 日語「旅行小切手」）二種。凡預定逗留一地較久而需要大量用款者宜用前一種；預定週覽各地而需要較少數用款者宜用後一種。前者為付給一定數額款項之約定，持有人得在限額內向指定之銀錢業者一次或多次支付之；後則分列數額較小之票據多紙，持有人得於需用時隨時兌付之；故前者於事務旅行家為適用，後者於遊客為適用。按旅行支票係美國運通銀行（American Express Company）（美國初發行時作 Travelers Cheques 只用一 l，通濟隆旅行社 Thomas Cook & Sons 彷行者稱 Travellers Cheques用二 l，因拚法關係亦作 Travellers Checks）。先是運通銀行行長法哥氏 James Fargo 於一八九〇年頃旅行歐洲頗感各國幣制之紛歧證明手續之繁瑣囘美後與該行職員柏里氏 F. Berry 協議創製旅行支票（持有人於購入後預簽一字請求兌付時再簽一字使兌款人得以當面驗明而無誤付之虞，是其特殊便利之處。）嗣於一八九一年始設歐洲分行時開始發售，迄今五十年行銷範圍逐漸擴充估計近年來每年應用該公司旅行支票之旅客不下一百二十五萬名。此外美國銀行協會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英國通濟隆旅行社，加拿大加拿大太平洋捷運公司（Canadian Pacific Express Company 係加拿大太平洋鐵道公司之兼營事業）及各國大銀行旅行經理處亦均有旅行支票之發行。運通發行者有美圓英鎊二種單位，以美圓為主；通濟隆發行者有英鎊美圓兩種單位，以英鎊為主；加拿大發行者有加圓美圓英鎊三種單位，以加圓為主。各公司信譽卓著，並代理或兼營各國旅行事業，故凡購買車船客票支付旅館用費，均可隨時兌現或按照匯率折合當地通用貨幣。又其金額大致為十圓，二十圓，五十圓，一百元或二鎊，五鎊，十鎊，二十鎊，於零星用款最為便利。遇有中途遺失或盜竊時，並可隨時掛失，向原購處申請退款，而發行人所取手續費，以運通銀行為例，每美金百元僅為七角五分，可謂符合便利安全經濟之理想。

進一步言，各國有利用「旅行支票」之方式，對外來遊客作特殊便益之設施者，如德國之登記馬克（英語作 Registered Marks德語作 Reisemark 意謂旅行馬克）意大利之遊覽利拉（Lira Turistica, Tourist Lira）前者曾貶值至自由馬克百分之六十，後者曾貶值至自由利拉百分之八十五。分別由德國中歐旅行社國外代理處，或意大利遊覽公司國外代理處發售，各遊覽經理處及銀行亦多代理發行。德國當局規定，凡外來旅客兌付登記馬克支票每人每日以五十馬克為限，即每月一千五百馬克之數，惟經過國外發行代理處特予申請者，得增至每日一百馬克，十五歲以下之孩童准支半數；意大利當局規定，外來旅客兌付遊覽利拉支票每人每日以三百利拉為限，惟持有包費旅行券者應減為二百利拉，持有旅館券者應減為二百五十利拉，其在國外或邊境用遊覽利拉支票購買意大利境內之包費旅行券或旅館券者，則不受任何限制。然該項支票殊與習見之旅行支票不同：（甲）支付地域之限制——登記馬克之適用限於德國本國或德國船舶，遊覽利拉之適用，限於意大利帝國之半島及殖民地；（乙）證明之必要——登記馬克或遊覽利拉之支票，原則上不准轉讓，為便利稽核起見，旅客應攜有「支付證」以為每日付款未逾規定限額之證明。登記馬克項下尚有餘款時，得暫在德國國內存儲，旅客如在三個月以內重返該國，可憑護照領回遊覽利拉之「支付證」券數應在旅客護照內證明。（丙）退款之手續——登記馬克及遊覽利拉之售價，既與自由市場不同，則該項支票之退款，自亦不如一般支票之簡易。所有登記馬克未經用罄之餘款，祗可退交外國原發售處折合外幣退還，國內流通之登記貨幣，除經由原發售處轉帳外，概不退還現款。

三

其次：旅行匯信及旅行支票之大有裨於遊覽用款之調度，可無疑問，而旅途及暫住期間所需之舟車票款，旅館費用，大部份亦得以票券代付，例如活用票券（Coupon）旅館券（Hotel Coupon），汽油券（Petrol Coupon），對汽車遊客之往來關係最深）以及各遊覽經理處，航業公司（如世界週遊船）鐵道公司，長途汽車公司，航空公司所辦之包費旅行，一次付費可竟全程，藉政府或商業機關之仲介，遊客得避免大量現金直接之支付，其擴大遊覽信用之效能，與各項票據在金融市場之作用適相類似。遊覽經理業習用之票券制（Coupon system）及掉換券制，（Exchange Order System）即為系統的替代現金交易之辦法；票券制係以全行程為單位，包括各種交通工具（或不同系統之一種交通工具）所需之票券，持有人得挾以直達終點而免

分段購票之煩掉換劵制係以經理處之憑信，爲持有人取得車船飛機或旅館食堂某行程或某期間使用權之證明。（通濟隆旅行社辦理歐洲大陸旅行，始創票劵制，其法係將各段車船票列成一組，於行程中逐一繳銷。以該公司信譽優良，所發票劵得通用於各地交通機關。）遊覽經理處之主要業務，卽在聯繫並推廣各地各交通機關之服務，以適應某個人或某團體之需要；該項交通服務所發揮之效能，則以遊覽經理處之聯繫及推廣而益彰。美國遊覽事業最爲發達，除遊覽經理業外，且有旅館經理業（例如阿特蘭提克旅館服務社，Atlantic Hotel Service 創立於一九三〇年，地址在紐約）之組織。各大航業公司之週遊世界船，如美國總統郵船公司之定期世界班，大阪商船會社之世界班，昌興郵船公司之不列顛皇后號，昌興遊船公司與大英郵船公司合組之世界週遊聯運，北德郵船公司與日本郵船會社合組之世界週遊聯運，其公司合作之方式，實具便利用款調度之功能。更如大規模之包費旅行，可舉汎美航空公司 Pan American Airways 爲例，該公司一九四一年度經辦之南美洲中美洲環遊，其第三項程序自西南部之羅斯安哲爾斯市啓程，回至東南部之邁阿密，費時五十六日，週遊二十一國，行程一萬六千英里，所收費用包括〔甲〕全部航程之票價或掉換劵價，局部遊覽之火車頭等票價，（內含睡舖票價，）江輪及湖輪頭等票價；〔乙〕高級旅館附有私人浴室之頭等臥室住宿費，按照定時菜單之早午晚三餐餐費；〔丙〕航行中或火車輪船行程中餐費，〔丁〕除中美洲及智利湖區以外之旅館侍役小費；〔戊〕旅館及局部遊覽中火車捐稅；〔己〕旅客及所攜行李兩件，自旅館至飛機場或碼頭或火車站之運送費；〔庚〕行程中預定應作遊覽之費用；（內含私人汽車，能操英語之導遊人員，及博物院或公共建築物入場等費。）惟不包括〔甲〕到達啓程站以前之運送費；〔乙〕各國政府或地方政府規定應繳之航空稅；〔丙〕護照及簽證費；〔丁〕碼頭飛機場火車輪船等侍役小費；〔戊〕行李保險費，洗衣費，私人服役費，酒及飲料費，及他種私人費用。如上所述，包費制度下之遊客實無攜帶多數現款之必要，如再購有旅行支票，則週遊二十一國之行程中，可僅備少量之零星用款而已足，是爲信用流通之作用，亦遊覽業與金融業關係密切之明證。英商通濟隆旅行社設有銀行部，美國運通銀行原爲捷運公司所演化，（American ExpressCompany 之 Express 字樣意謂捷運，其業務原以貨運爲主。）澳洲之新南威爾斯銀行（Bank of New South Wales 總行設在西德尼市）設有旅行部，在澳洲各大都市，英國倫敦，新西蘭之各大都市遊覽地區，及非支羣島設有分部，我國之中國旅行社原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設之旅行

部，悉其實例比利時及盧森堡合組之國立遊覽局（Office Belgo-Luxembourgeois de Tourisme）曾於一九三七年編有當地遊覽經理業行名徵信錄，凡冊內列名之行家皆爲官方所認可，美國各交通機關及遊覽經理處可與自由往來，而無意外風險之虞，是爲重視信用之又一例證。

四

復次：美國近二年來逐漸推廣旅行借款制度 Travel Credit System 成效頗著，緣是遊覽用款之調度，不僅爲信用之流通，抑且爲信用之製造。自一九四〇年起，一般交通機關皆積極倡導「先旅行後付款」之辦法，凡旅費金額超過五十美圓者，得先由交通機關貸給飛機車船票款，及旅館用費，嗣後陸續分期拔還，借款額可高至一千五百美圓，（約與搭乘飛剪號機自舊金山直航至新加坡之來回票價相彷）還款期限可平均分配於十二個月。有意借款者至遲須於啟程前十日塡具申請書，送交旅客貸款公司 Travellers' Credit Corporation 審核，如屬合格，即可免繳現金，定期啟程。申請書之格式如左：

「具名人有意按照旅行借欵辦法購買分期付欵客票，茲將本人情況忠誠無隱塡具如後：

名字　年齡　已婚，未婚或離婚　依賴本人贍養者人數

白種或有色人種　居家地址　居住年數

電話號數　租賃或自有　估計價値　典出欵項

地主或承典人　住址　電話號碼

職業　從事之年代　事務之性質　事務所地址

電話號碼　現在職位　直接上級人員

薪額　按月按半月或按週　發薪日　其他收入之來源與金額　有無不動產　估計價値　隸屬何人

本人名下，夫或妻名下或夫妻共同名下

旅行之緣由　事務或遊覽　何人同行　本人往來之銀行支票戶或儲蓄戶　最近遷出之住所地址　最近脫離之職業

一、現繳分期付欵之總額（圓）

二、每月開支之總額（圓）

三、貸欵及移借欵項之總額（圓）

四、人壽保險額（圓）

最近戚屬之姓名住址

關於事務之徵詢　地址　電話號碼

關於個人之徵詢　地址　電話號碼

本人現時須向繳納分期付欵或息金之債權人名單

一、　二、　三、

所請代向〇〇公司購買分期付欵客票金額〇〇圓，如蒙洽理，本人當按照附具借據歸還〇〇圓，該借據內所列金額，包括上述按照旅

行借欵辦法分期付欵客票之全部票欵，貴公司可用折扣辦法取得該票，但所有調查及其他附帶費用亦悉包括在內。

如該項分期付欵客票未經購妥，或本人在未購妥前決定不願購取，則請將前項借據檢還免收費用。如按照本書所申請之分期付欵客票全部份或一部份未經利用而請予退欵時，被請求退欵之對方得將該欵撥交所立借據之持有人，並由〇〇銀行抵除本人未經付清之票欵，所有超過借據內淨欠金額之餘數，應由借據持有人交還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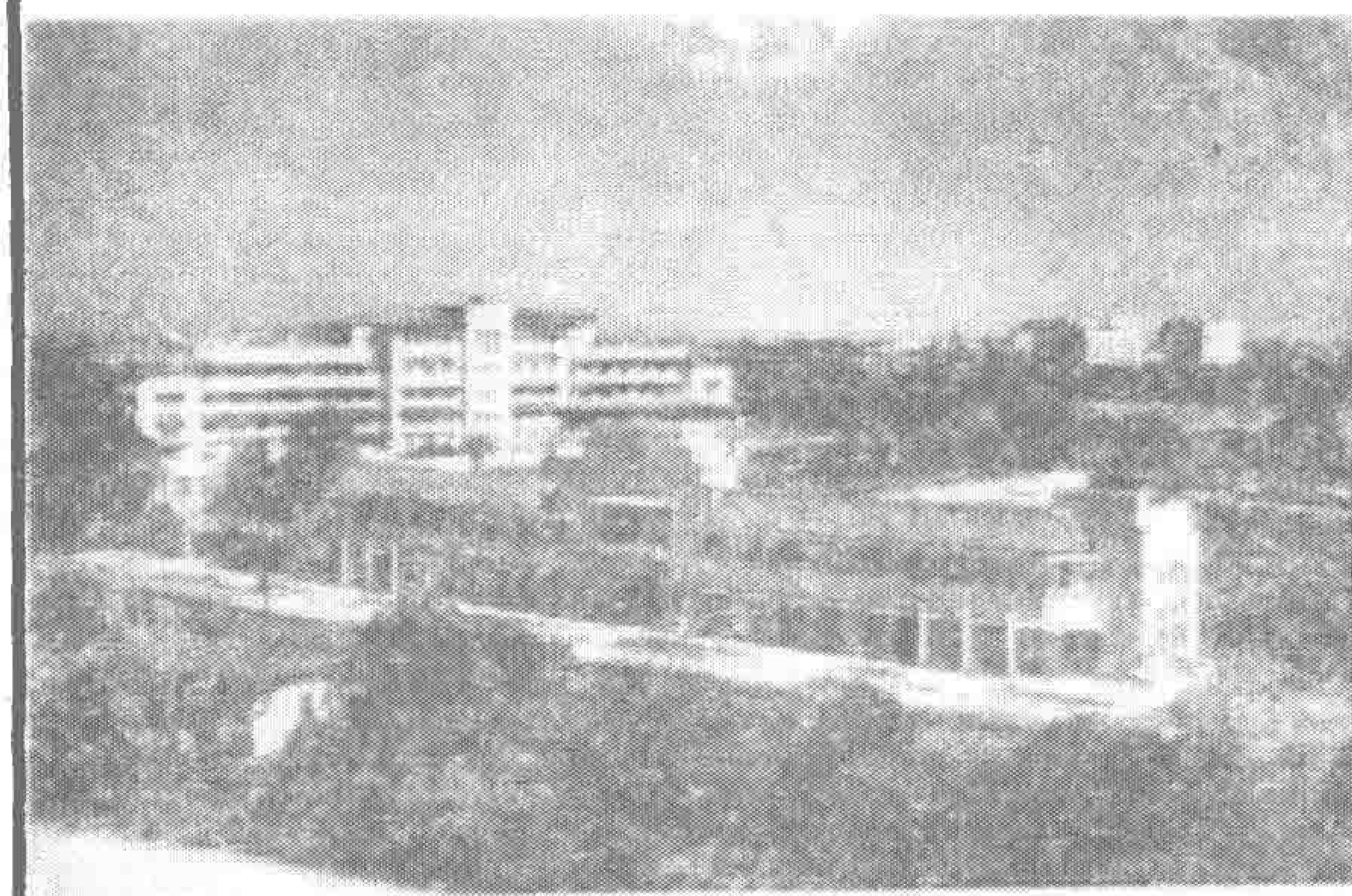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

以美國現行鐵路票價論，自東岸至西岸來回票包括臥車票僅爲一百四十美圓，如分作八個月或十個月攤付，每月所付之數實至微細。卽以航空票價論，自東岸至西岸來回票亦僅二百七十美圓，如有固定收入國內週遊幾與購置汽車或無線電收音機同其便利。各航空公司以票價較昂，於推行貸款辦法宣傳尤力，如寰洲及西方航空公司廣告謂自羅斯安哲爾斯至紐約，每月應還借款僅爲十三元四角九分，當有激動一般薪俸階級遊興之效能。美洲空運協議會 Air Traffic Conference of America 會員航空公司，於借款旅行制一致贊助，認爲增進營業之良策。

五

更次支票劵證之方式，包費及貸款之便利，雖有限制遊覽用款中現金支出之作用，至於實際出遊之場合，現金仍有不可輕侮之勢力，尤如購買物品（除大商店外當不能直接收兌旅行支票）及零星雜用之所需，自必應用當地之通貨。以國際遊覽事業論，國內貨幣之有利因素爲劃一，簡單，及適合遊客輸出國之習慣，反於上述情形者則爲不利之因素。劃一之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分用加圓及澳鎊爲單位，幅員雖廣而各地悉能通用，較之歐洲列國之幣制紛繁，對遊客顯有利便之處。歐洲之法瑞兩國境壤相接，貨幣單位同稱法郎，惟法國法郎之價值遠低於瑞士法郎之價值，又如馬克克倫各國名稱相似，而幣值不盡相同，舛錯淆亂，在所難免，皆爲不能統一之流弊。簡單之例，如本位幣與輔幣之折算，通常均係十進單位，惟英國以十二便士折合一先令，二十先令折合一英鎊，並習用二先令六便士之「半克隆」Half-crown 二先令之「佛羅令」Florin 爲輔幣，外來遊客每不免繁複之感覺。適合遊客輸出國習慣之例，如英國自治領之南非聯邦，澳大利亞，新西蘭，均援用金鎊先令便士之幣制，則來自英國本國之遊客自感熟習。荷蘭之幣制以一百分折合單位幣一圓，十分幣係銀質，五分幣係鎳質，與美國之幣制相彷，故荷幣頗爲美國遊客所樂用。

×　×　×



Philippine Tourist Bureau大樓後景係Manila Hotel

遊覽菲律濱

下列名勝

Manila, Baguio, Tagaytay, Pagsanjan

及

菲律濱羣島

在舒適安逸處

閒渡君之假期

詳細情形請詢

國營菲律濱旅行局接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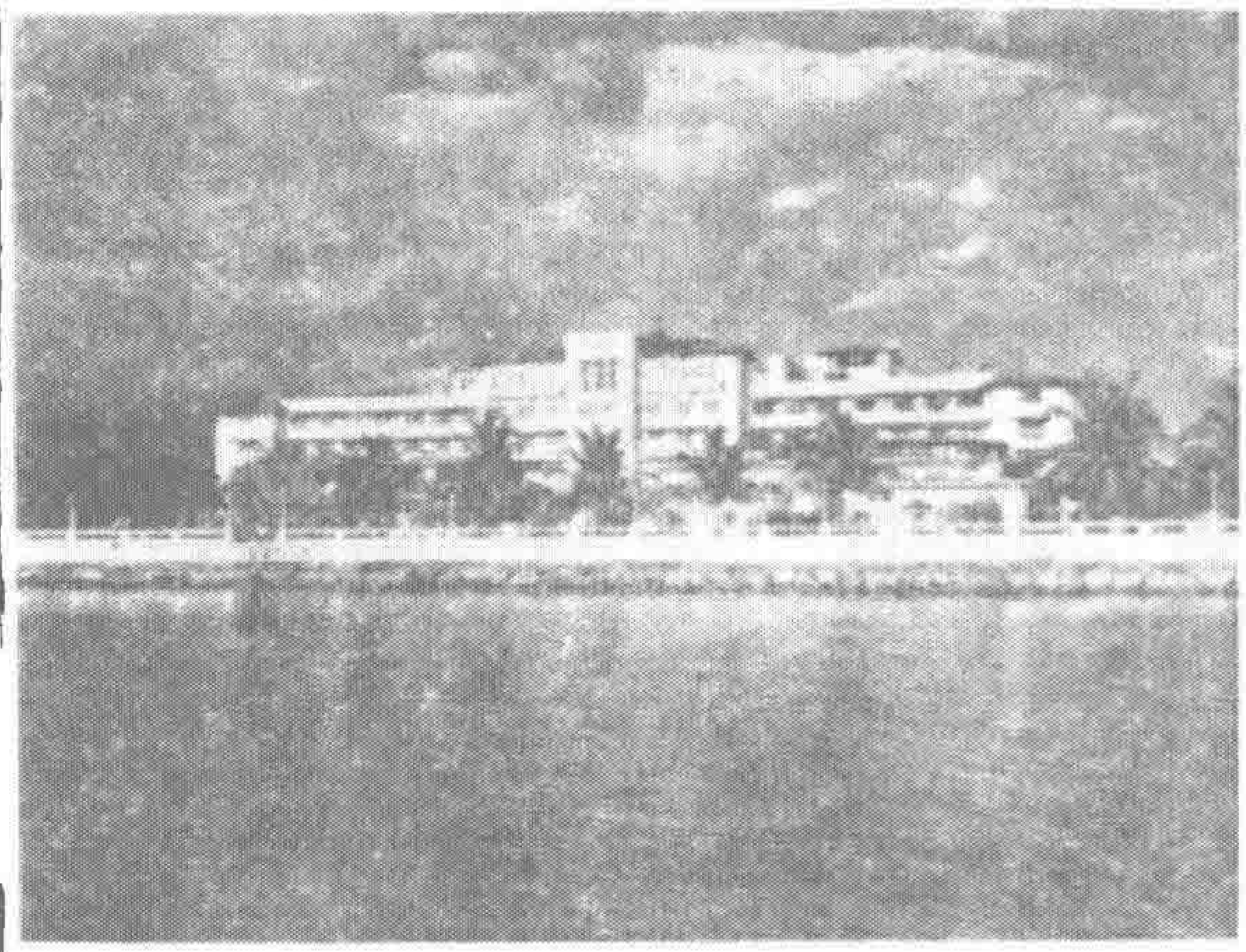
PHILIPPINE TOURIST BUREAU

爲旅客免費服務

總局

馬尼剌

Port Area　　電話:2-45-82



請到

賓至如歸，招待週至，設備舒適，

飲食華貴之旅館居住

附膳不附膳均請客便

岷里拉(Manila)

MANILA HOTEL

遠東最貴族化之飯店

冷氣房間巨大餐廳無論公私宴會均可代爲籌劃

泰軋泰(Tagaytay)

TAAL VISTA LODGE

位於高出海面二千二百呎之山脊

氣候淸涼，假日休憩，極爲相宜

利加斯璧(Legaspi)

MAYON HOTEL

瞻望世界最完全之火山峯

旦色蘭(Dansalan)

DANSALAN HOTEL

高出海面二千五百呎之南島避暑勝地

上列旅館均由

岷里拉飯店公司

經管

四五一一〇七

歐美采風記（四二）

沁明女士

熊與駱駝爲鄰，再過去是飛禽的大廈陳列着大小各種的飛鳥，池塘半邊站着許多大嘴巴的鵜（pelican）顏色鮮豔極了；牠們的下嘴殼是一個大袋，是用來裝盛捉到的魚蝦之類，形狀很稀奇古怪的。



裝人樣的猴兒仔子，每天不愁飲食不現成，可惜失却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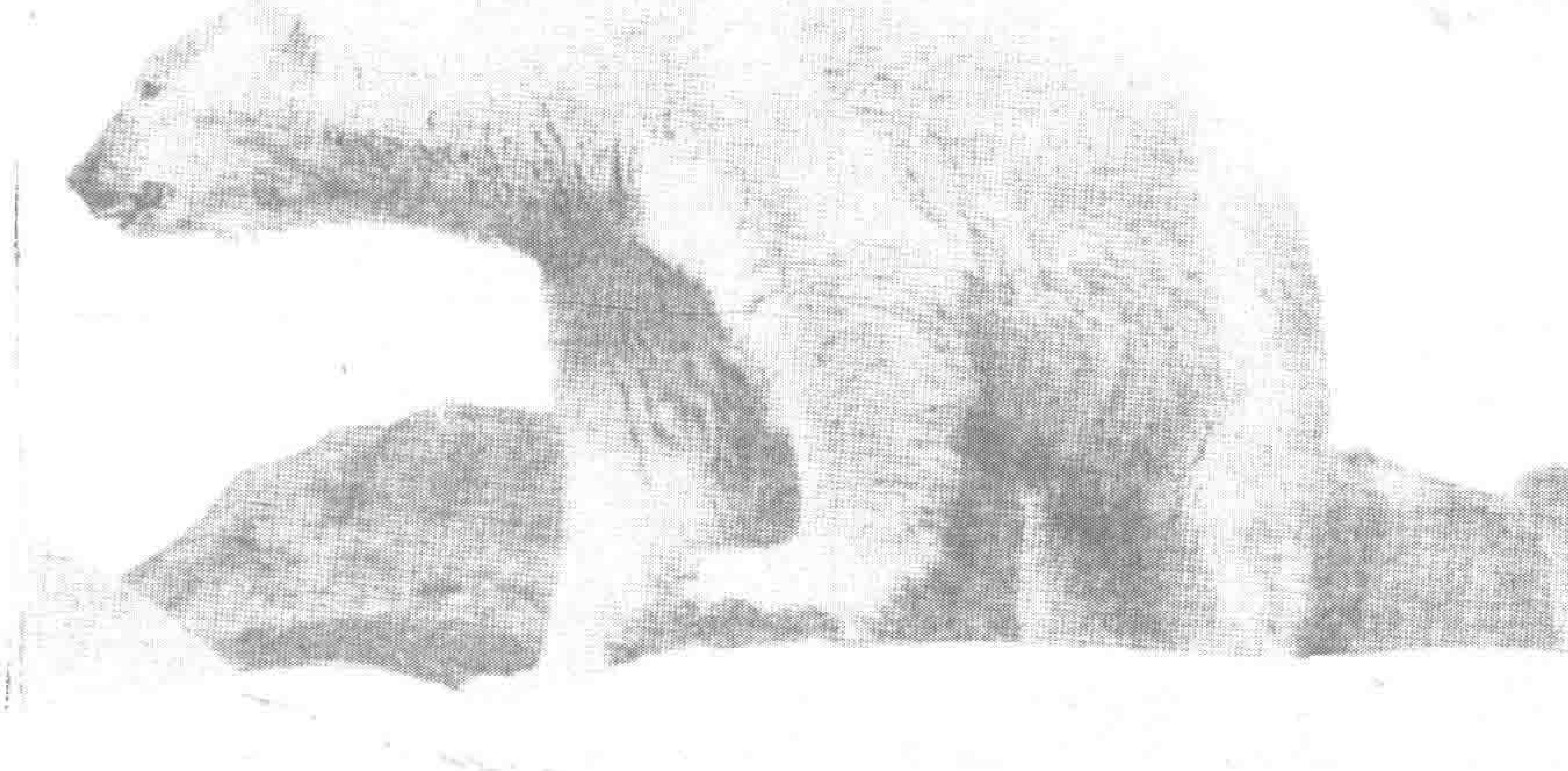
過此到一座『花菓山』，是菲洲神狒狒（Sacred Baboons）的殖民地，山洞內有電燈電爐的設備；和這座山遙遙相對的是人造石岩層(Mappin Terraces)頂上住着長角善走的弟兄們——羚羊和山羊，山底下裝有一架自動機，投入一便士，山頂上有喇叭聲鳥鳥，一把禾苗從管子裏磬出，這些善於爬山的捷足羊，很快的便連蹦帶跳的攀登山頂上去吃東西了。假山的山腰裏是白熊的窩穴，白熊很會玩，雖然體重至一千數百磅，却很靈活矯健。牠們生長在北冰洋，却愛過熱天，冬天不大下水去。我們走過時正值喂食的時候，侍者拿來兩大盆鮮肉，百步以外扔過



百歲老龜背着一隻駝峯的小龜

去，白熊張嘴以待，百中百發幾無虛擲。抛到水中去的時候，白熊便縱身一跳隨之落水，池旁邊特地開了一個玻璃的窗洞，游客們可以大大的欣賞牠們在水中的游泳技術。

假山最下層的水族館，是全園最複雜的一所建築。長一百五十碼，內有十二萬加侖容量的海水箱，及六萬加侖容量的淡水箱。乾淨水不斷的從大水箱打進玻璃陳列櫃內，抽出的汚水回進大水箱時候，要經過好幾道的沙濾，凡是鹽水的管子全用搪瓷製成，爲的是要避免生銹，每年要換一次新的海水，用特造的船隻到畢司凱海灣（Bay of Biscay）去裝運得來。西洋人對於服侍動物實在可謂不辭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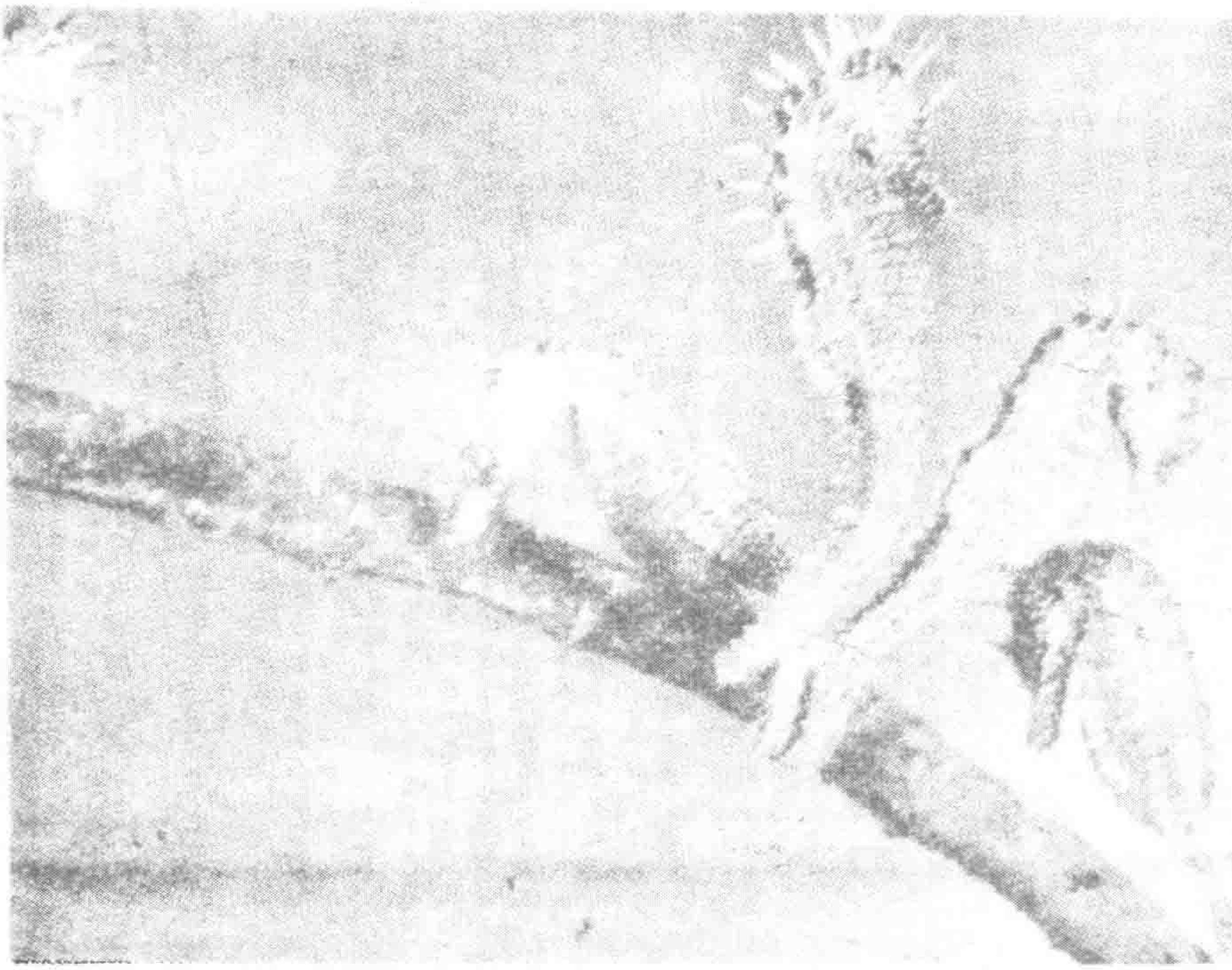


白熊是北冰洋的盟主，嚴冬氣候是牠振作精神，叫他獸躭心的時節。

鮮水魚類有鯉魚鱸魚梭魚等。梭魚是一種肉食魚，在野的時候要吃水鳥野鴨一類的東西，這是英國最大的鮮水魚，最重的可有六十磅，嘴特別長，下巴長且厚，看將上去好像電影裏的强盜面孔。鱣魚屬於原始時代的魚類，身上長了骨鱗，牠們的卵子就是餐桌上最名貴的食品（caviare）。大型的四脚火蛇（giant salamander）是世上最大的兩棲動物，可長到五尺多，產生在日本海內。

海水缸內有很奇特的一種小魚名『海馬』（Sea horses）牠們的尾巴可以捲握，游起來豎直而行，昂長的頭完全像馬的頭。雄性的生有腹囊，內藏雌性的卵子，直到變成魚才離開此囊，此種魚是從法國南部得來的。大魚當中有一種比目魚，出世的時候，和別種魚毫無差異，慢慢的就側躺在沙面上，下面的一只眼睛，漸漸的會長到上半邊來，變成半片極扁極闊的比目魚。下半邊是白色，上半部的顏色是隨着牠們所處的環境臨時同化，幾乎使人分辨不出來是魚是別的東西。還有相同的耙魟魚（skates &

Rays），牠們是用腹部躺臥，而不是躺在側邊，兩只眼睛都生在背樑上，腹部是白色的，好像是剖開的魚平擺着。海魚之外，還有許多殼類動物如龍蝦蟹蚌蝲蛄等（crawfish）天生造物之奇，眞是應有盡有。


奇形怪狀的海馬

熱帶廳內水的溫度，常在七十八度左右，這裏面最有趣的是三種肺魚（Lung fish）從菲洲，南美，澳洲得來。牠們的氣胞（air bladder）遇到池水乾枯或汚濁的時候，馬上可以代替有脊動物的肺用，藉此可以吸取陸地上的新鮮空氣。這類魚的形狀，不大像魚，有些像兩棲動物。此外，還有三角形的神仙魚，南美洲八尺長的電鱔，這種鱔魚身上發電，曾經實驗過將魚廳內的貓捉過來，叫貓和魚身上所發出的電相接觸，便不敢吃魚，從此以後祇管吃老鼠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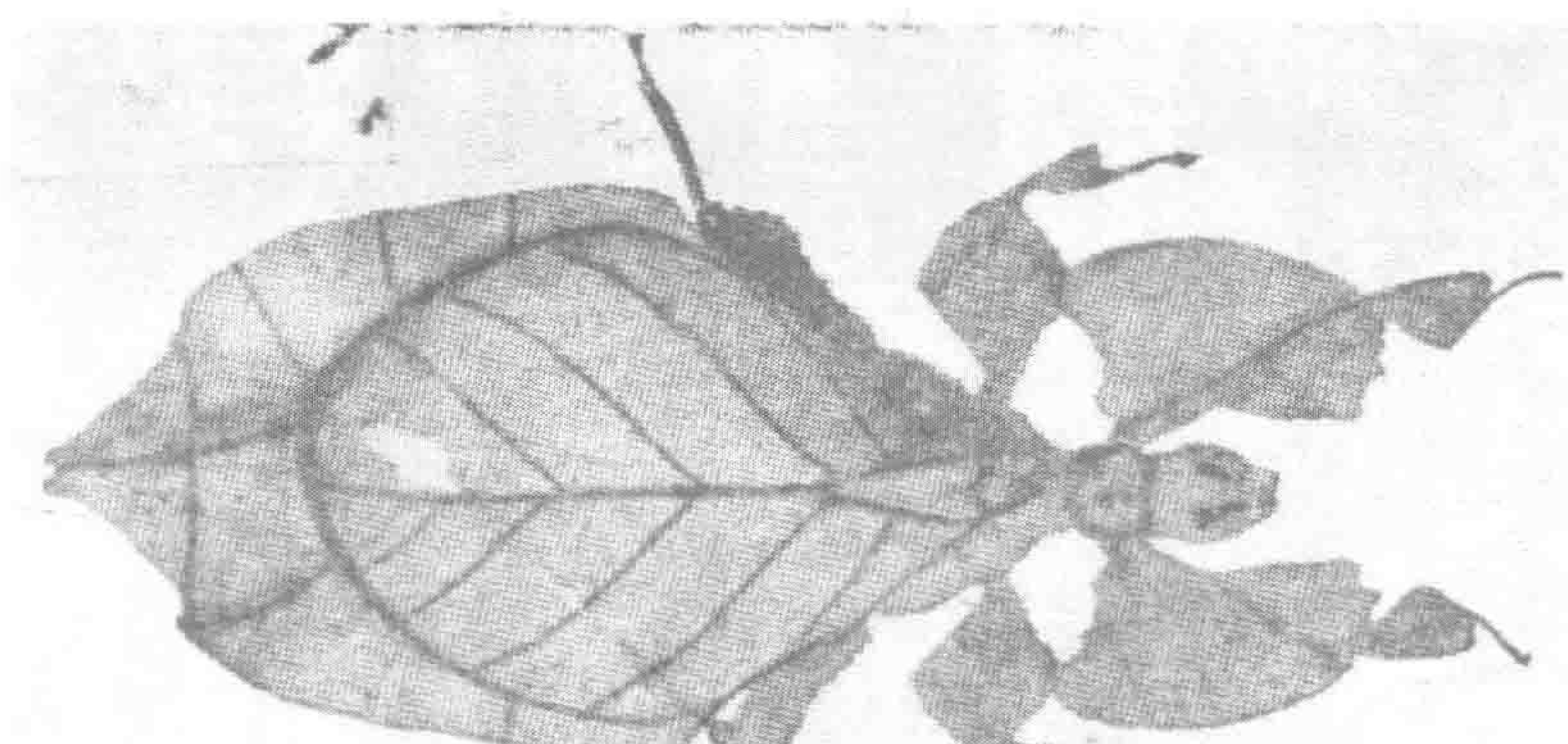
六百磅重的海牛，另外有一所住屋，牠們的形狀殊古怪，在水內常常要把頭舉在水面上，母親的胸口還掛抱着一條小海牛，一遇驚嚇馬上潛入水內，顯出一條魚形的尾巴來。這種動物恐怕就是西方神話中『魚美人』（mer maids）的出典，也是世上唯一的蔬食水族動物，平時的食料祇是生菜。

從水族館出來，走過鱷魚灘，一些可怕的厚皮傢伙，匍伏在一堆，動也不動。再過去是蟒蛇羣，益發的可怕，可是牠們並沒有毒，捉到了小動物，用軀幹的力量榨壓，以至於斷氣而後食之。身底下並有小爪似的東西，從前本是脚，經過多年的演變，現在已經轉變爲這種遺痕了。證明牠們是蜥蜴的後代。各種毒蛇，響尾蛇，我都不愛

看。其餘的鹿類羊類狼，狐袋鼠都沒有什麼特別，獅子老虎也司空見慣，今天恰巧遇牠們喂食的時間，每條猛獸捧着鮮血淋淋的大骨頭肥肉在啃。看牠們的食品簡直就像我國俗諺所謂的『狼吞虎嚥』一句成語，恰適應了。但是比起一般饕餮之徒，像餓牢裏放出來的却又斯文得多了；牲畜的臉上到底表現不出人類的貪饞色相來。

我們在園內食堂進的午餐，菜餚甚佳，假使那時餐內的各種動物能走出籠來看看我們吃飯的話，或者也許會發生些新鮮的結論呢！飯後又看了許多別的動物，到四時光景，天色便黑了，寒氣侵人，加之虎吼獅鳴，驚心動魄，大有不可久留之慨，趕緊離開。出外經過克姆登鎮（Camden Town），看見大小店舖懸燈結綵，大作其聖誕宣傳，吸引顧客們的金錢。大些的商店，特備化裝聖誕老人，夾雜在人羣中，眞巧妙！從小孩子們的身上着手向他們的父母做買賣。

回家休息一會，晚上到新開的中山館吃飯，找遍了一條華陀街（Wardour St.）也沒有見到，再回頭仔細找，才發現平時所常經過的匈亞利飯館便是裏面換了主人，外面連招牌也不掛一塊。進去看見吳江李三君均已在座。樓下一間統房，四壁依舊是富有匈亞利色彩描寫夜生活的壁畫，奇形怪狀，別有風味。牆角灣裏遮上一架中國的舊式屏風，上面罩着繡花簾子，老闆和伙計們由屏風後面的小門穿出穿進，顯形忙碌。飯館內除了我們五人之外，還有三五個西人在那裏等得不耐煩。今天第一天開張，盤下來的洋伙計沒有受過訓練，碗筷也不會擺，只見手忙脚亂，客人叫的菜名也鬧不清楚，等了半天也拿不出來。我們但聽得屏風後小室內拉高了喉嚨和樓上廚房通電話催菜，却也不知道廚房在幾層樓上，這邊越催那邊越慢，結果洋吃客一齊都生氣走了。老闆忙兩頭，從樓上下來一看，氣冲斗牛，頓時開銷了一個



能捕食飛禽的大毛蜘蛛，及形似樹葉的葉蟲，葉蟲與凋零的樹葉全無異致，很可以魚目混珠。

伙計，我們在一旁眼見着這齣悲喜劇，修實在不耐煩，認爲同胞在危難的時候，應當幫幫他們的忙。等老闆忙了一陣，和他談天，給他許多建議，希望於他有些實際的益處。我們將就地要了他們幾樣現成的菜餚，喝點啤酒，總算是抵一頓晚飯。

驚聞西安事變的惡耗

十二月二十日　下午俞曾兩表姊來長談，東來也過來坐了一會。他們打紙牌玩玩，三個人都不會，幾乎把修急壞。晚上送表姊們去順東樓赴約會，順便也在那裏吃飯。修去開學生會，我先回來。今晚消息，蔣先生仍在難中，兵已攻至西安城外，同學們因此要開緊急會議。我們遠在萬里的海外，僅憑着開會發些不相干的議論，發幾個快郵代電有什麼用處？不但於大局無補，並且彼此之間鬧鬧意氣，分些黨派，徒然傷了同窗的感情，沾污了學生界的純潔。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又雨，下午把送巴家的聖誕禮物寄出；校中報告單到，成績很好，還附着許多鼓勵的話。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修穿上新買的襯衫，發現太小，領子扣不上，急得出汗，要我馬上去換。後來想想還是一同去，掉到店內換了一件，另外又添買一件，然後到安琪去買馬戲票。買好票在附近小店內吃飯，因爲要到兩點三刻才有戲看，是德國海京伯的班子，我在國內沒有看到。外國人每年聖誕節時正似我國過新年，特別在娛樂一方面，分外要想到小孩子們，所以馬戲，啞劇，童話戲的演出，在在皆是。我們也似孩子們一樣的喜歡觀光。觀光賽非其大百貨商店，定造特大的聖誕樹，圍在店面的窗外，點上五彩電燈，遠遠的便看得見。店內尤其熱鬧。特闢『玩具世界』，買票入內，各得玩具一種。裏面有類似遊戲場的陳設，不過背景近於神話，專爲投孩子們之所好而已。

在西人家庭中度聖誕節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下午四時到巴家去過節。聖誕是個家庭的歡節，凡是有家的人，不論遠近，總要設法回到自己家裏，同父母姊妹兄弟兒女共同慶祝。沒有家的在這一個日子，無不羨慕有家的人。我們承巴先生相邀，無非是叫我們免掉作客異鄉的惆悵。到他家門外，乍見滿裝紅綠電燈的小樹，在門旁閃爍着，就給我們一種溫和的感想。一進門就聽到迎耳的歌聲，一家父母兒子五人，都在唱聖誕讚美詩。孩子們五六年未見，已經長成『大人』了。回想從前我教他們彈琴的時候，祇覺得日子過得眞快，他們立刻讓我彈琴，再繼續唱歌。過一會到飯廳去，桌上已擺滿了杯盤點心，聖誕蛋糕，麵包，餅干，糖菓等等。桌上的裝飾尤其鮮艷，銀色紙和紅色紙

相間舖着。正中間擺一只平盤，裏面有三朵荷花，臘製的花蕊燃點着，新鮮美觀。要是放在水盆內，該更好看了。屋角上另有一樹，也是點滿了電燈，並且樹根上堆滿了禮物。大家坐下喝茶吃點心，小孩們則喝牛奶，媽媽說：『那個上面裝着小兔兒的蛋糕要留到明天才吃呢。』聖誕蛋糕是爲爸爸特別定做的，因爲爸爸喜歡吃外面那層糖泥。孩子們已被平時父母的訓育教導得大有成就，雖則口涎往肚裏吞，總是十二分的客氣，要求爸爸務必不要分給他們吃那美味的外層。我們是客人，特別優待，吃到了一些，覺得與豆泥差不多。同時，主人的家法，不容許我們讓給孩子們一些吃，使我們十分過意不去。

吃喝得差不多了，把桌上的彩色花砲扯開，各種彩色紙帽帶上，玩具頑着。爸爸便起身做聖誕老公公分發禮物，由孩子們遞送。爸爸媽媽送我一方加利福尼亞省一棵巨樹的木刻，木料是從那樹上取下來的。這樹幅員之廣，可以從樹根上開的一個可以通行兩輛汽車的洞口看出來。他們送修一具電木膠紙盒。他們的大孩子曾跟我學過兩次琴，單另送我一條愛爾蘭蔴紗製的小手巾，贈給修一條大手巾。媽媽說：『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錢也是由他自己的小腰包內掏出來的。』我們更覺得盛意可感。他出於天眞的摯忱，實在難爲他。他還追着他媽問可否留我們在吃晚飯。媽媽說：『今晚喝多了茶，晚飯也不另預備了，晚上有麵包可茶，足夠消夜了，這樣也可以叫傭人們得到休息，度他們的聖誕。』

孩子們拿到的禮物儘是書籍，有許多是他們已經有的書。瞧他們打開包裹一看是書，似乎有些失望的神情。大哥送爸媽媽的記事本子是他親手做的。二哥送爸爸一罐板烟，送媽媽一本日曆，也是自己做的。都非常精巧，裏面有他們的圖畫，和各種五彩圖案的紙手工。小弟弟捧出一個大紙盒送給媽媽，打開來看，却是一隻小板凳。他急忙聲明這小板凳做好後纔油漆過一次，所以有些不光。因爲時候來不及了，以後若能讓他繼續工作下去，可以多油幾遍！爸爸送給媽媽的也是親手做的禮物，一隻皮製的花瓶墊子，上面用花色皮，穿成她的名字。爸爸媽媽都主張禮輕情意重，倒不在乎化許多錢去買。應當自己想花樣，親手做的格外有意義，也是符合送禮的原則，增加禮物的價值。

分送禮物完畢，回到起坐室玩幾種室內遊戲，到七時始道謝而去，孩子們猶依依不捨。我們走過哥侖比亞，看見電炬通明，映着馬戲的廣告，坐車到嗶卡特立方場，想到吃飯却又不餓，也沒地方可去，前面電影院的廣告很引人注目，便入內消磨了聖誕前一夕的時光。

××× ××× ×××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

秦瘦鷗譯

蒙面人上集提要：

新聞記者密歇爾奎萊，戀一女友名琪尼絲，琪爲富家女，擁資甚鉅，暇時則服務於船塢區窮醫生馬福特處。旋琪忽另戀一自稱甫自澳洲歸英之實業家陶納爾納特斐脫門，不惜辭去職務，欲與成婚，但經調查後，發覺斐之身世頗爲可疑。同夕，斐已爲人暗殺於船塢區，經警探研訊後，知斐實一積犯，專以詐欺爲業者，琪尼絲乃大悟，遂與密歇爾和好如初。惟斐脫門被暗殺時之情景極爲離奇，且牽涉時方活躍於倫敦之大盜蒙面人。偵探長梅遜根據死者遺物調查，認少年朗德及其妻伊娜有重大嫌疑，乃令區長勃萊及巡長歐克往召朗德夫婦來。勃萊等行後，歐克獨留朗德家中，不意蒙面人忽自天而降，擊踣歐克，盡攫朗德所藏之現欵及護照而遁。

十三 暗殺的動機

偵探長梅遜曾經很自負地說，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可以合上眼睛睡覺；這一晚，他和密歇爾奎萊坐着公事車從船塢區回到蘇格蘭警場的時候，他們的確費了好幾分鐘工夫，才把他喊醒。

但奎萊的精神却非常興奮，一些睡意也沒有，那侍者送到偵探長辦公室來的一壺咖啡，對於他眞是多餘的。

梅遜平日所認爲最可厭的一件事，就是不論他在什麼時候回到辦公室來，他的桌子上，總是安着許多公文，要他過目。此刻積在他公事桌上的已經又有一二十件了，而且其中還有六七件標着「火急」和「密件」等字樣。

「讓我留到明天再拆吧！」

他先把他手下人所留的幾張字條看了一看，字條上記的都是從外面打進來的電話，但也並沒有什麼新消息；勃萊還不曾有過報告，實際上這時候勃萊和歐克兩個人才見到朗德咧！

密歇爾看了一看錶，他覺得再去睡覺已經太遲了，因爲他想在天亮的時候就去探望琪尼絲。

「停一會你可以再打個電話來，假使有什麼新發展的話，我決定告訴你。」梅遜向他說；「至於那個戒指的事，密歇爾，我恐怕不能不跟那一位女士談一次話，不過我可以用最溫和的態度對付她；或者就請你替我們約個地方相會吧！因爲我不願讓她上這兒來受窘。」

密歇爾聽了，當然非常感激；自從他把關於那戒指的眞相告訴了梅遜以後，心裏一直很担憂，惟恐琪尼絲會被牽累進去。

「像你這樣的人當警探眞是再好沒有的了！梅遜。」

「我這種人無論什麼事都是好的。」偵探長打趣地說。

密歇爾奎萊走出蘇格蘭警場，便沿着泰晤士河隨意閒蕩過去，漸漸地走到了屈蘭法茄廣場，就在施屈侖特的轉角上站着，自己也不知道還有回到家裏去睡幾刻鐘的好，還是再上新聞記者俱樂部去，一直玩到天亮四點鐘的好。正當他在躊躇莫决的時候，突然有一輛出差汽車很快的在他面前掠過，直向海軍凱旋門馳去。在半夜裏出差汽車不是開得非常的快，便是滾得非常的慢，而這一輛是開得很快的，但並不十分快，所以密歇爾還能認清楚那個坐在司機位置上的人。這是一個熟人，嘴裏還銜着一支烟斗，假使他開得再慢一些的話，密歇爾一定要喊出「老惠克斯」的名字來了。

「你要叫一輛車子嗎？奎萊先生。」

問話的是一個站在他附近的街警，這裏一帶，奎萊相熟的警探最多。

「不，謝謝你。」

「我還道你要叫住方才那一輛車子啊！到了這時候，那些傢伙總是開得很快，不顧章程的。」

密歇爾便微微一笑。

「實際上僅僅因為那個開車的人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他就是老惠克斯，我想你總知道他吧？」

「不錯，老惠克斯。」這一個街警的年紀已有四十多歲了，對於西區的情形當然很熟悉。「前些時候，我差不多有四五個月不曾見他，直到有一個晚上，我才重復發現他；其時他正把車子停在奧倫琪街的轉角上，一個人在車廂裏打盹。那一晚，他倒委實錯過了一筆好生意，我原想叫他送密斯忒茄沙上警場去——因為那件案子裏我也是有份的！」他顯得很驕傲地補充了一句。

在深夜的街上，你不論碰到任何一個警探，他們都會跟你長談起來；這時候，奎萊原沒有心思跟這個街警敍談，但一聽得他提起茄沙的名字，倒不由特別注意起來了。

「那一件案子裏你也有份啊？」

「就是荷達俱樂部的那件案子。你記得嗎？那一晚，他們挑中了一位名叫——杜伐爾或達夫的小姐，搶去了她的一條鑽石項圈，後來因為這件案子始終不會開審，所以我的名字你們報紙上當然沒有提到了。事實上，正當那晚出事的時候，我就在荷達俱樂部的附近站崗。假使有什麼人叫喊的話，或是我聽到他們叫喊的

話，至多一秒鐘，我就可以趕過去了。因爲祇要我們略略行動得慢一些，便有許多機會錯過了！」

照他的說法，差不多就是說警探的行動必須敏捷，而遭到什麼不幸的人的叫喊也必須愈響愈好。密歇爾幾乎立刻笑出來。

「這樣說，那一晚老惠克斯不是也在這裏嗎？是不是？」

他的車子大約停在距離荷達俱樂部五十碼左右的所在，這老傢伙雖然從沒有跟我們同過事，但我們都知道，所以對他總是很寬待，假使他歡喜我一個適當的地方去睡一會，我們是從不干涉的。」

老惠克斯啊！一剎那間，密歇爾便想起了加洛司巷裏那個瘋漢所說的一句話了。「你可知道老惠克斯的事嗎？」

這是一個新的關鍵啊！而且是從這件暗殺案發生的時候起，直到現在沒有人注意過的。於是他立刻打定了主意，等第二輛出差車子經過的時候，他便叫住了它，馬上趕回加洛司巷去。他知道加洛司巷中一定有些線索可尋咧！反正加洛司巷是終夜不睡的，這時候趕去，簡直更比光天化日之下來得穩妥些。

× × ×

督察長希爾回到蘇格蘭警場的時候，恰巧勃萊也有一個電話來，告訴梅遜說，他立刻要帶着他所想找到的兩個人回來了，偵探長把背部靠在椅子上，雙手搓揑了一陣，他的心裏已覺得寬慰一些了。能夠悄悄地把嫌疑犯找到，實在比大張曉諭的出來搜集好得多，因爲十個嫌疑犯中鬧到結果，往往有八個或九個是完全寃枉的。下議院裏對於這一類的事已經提出過好幾次質問了。實際上，警探當局也有好幾次爲了無故累及不相干的第三者，而付過數目很可觀的慰藉金了。

最近，議會方面對於蘇格蘭警場的措施，更特別的注意起來，政府已委派了一個新的警務總監，專門負責改善倫敦的警政機構。內務部也發佈了許多新的命令，要是全部實行的話，警探們簡直無法再向平民問話。那些議員先生所能發揮的干涉警政的權力，幾乎已一天一天的具體化了。

偵探長梅遜那於這些新的規章，心裏固然也記得很清楚，可是他認爲不但應該熟記，而且還得知道怎樣躲避他們底羈絆的方法。他的處境也正和蘇格蘭警場的別的巨頭一樣，一方面既要監察自己的部下，不要讓那些愚蠢的警探們出去闖禍，一方面又得時刻提防那些勛貴的指責。幸而他爲人非常機警，所以還並不感覺十分困難。

其時記錄部的主任溜德正候在外面想見他，梅遜便派希爾出去招呼他，帶着他所搜集到的記錄進來。

溫德是一個短小而結實的傢伙，唇上已留着一簇灰白色的短髭了，雖然他的臉上還戴着一付很大的玳瑁邊眼鏡，但從外表上看他還是一個不很聰明的人，祇是態度永遠很溫和而已。他在脅下挾着一大疊簿籍，很怱遽地走進偵探長的辦公室來，一支黝黑的烟斗斜擱在他的嘴角上；今晚他原在一家戲院裏看戲，直到梅遜派人去找他，才又匆匆趕回蘇格蘭警場，因此身上一直還穿着一套小禮服。

「請進來，却利。」梅遜向他說：「在天色快亮的時候，還能看見你這樣精神抖擻的人，倒眞是使我很歡喜的。」

「我的精神永遠是很興奮的，因爲我永遠不做一件錯事。」溫德一面說一面自動拉過一張椅子來坐了下去。

「你爲什麼穿着小禮服啊？」希爾插嘴出來問，因爲溫德是希爾的姊丈，所以他的位置雖比希爾高，希爾對他却不必顧慮到階級上的差別。

「在戲院裏，」溫德很簡短的囘答。

他是一個永遠很快樂的人，無論在白天或晚上，從沒有什麼事可以困擾他；對於指紋的研究，他更是一個傑出的專家，並且還知道任何一個罪犯的過去的歷史。

「在我們開始討論什麼螺紋直紋之前，」梅遜從表袋裏掏出一個很小的裝藥水的小瓶來，輕輕地放在他面前的吸水板上。「請你先告訴我這是什麼。」

溫德把它取了起來，夾在兩個指頭中間驗看着。

「我可說不出來，——似乎很像一種麻醉劑，也曾見過這種麻醉劑有裝在這種小瓶裏的。你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的啊？」

梅遜便把密歇爾奎萊怎樣在出事地點附近的水溝裏撈到這個小瓶子的事告訴了他。

「當然，我現在還說不定。」溫德搖着頭囘答。「世界上沒有一只鼻子，可以隔着玻璃瓶嗅出瓶裏所盛的東西的氣味的。只是看它的顏色，很像那種麻醉劑。現在請教你還要問我別的事嗎？」

「你那裏可有什麼有關路易朗德的記錄嗎？」梅遜問。

溫德又把他的腦袋搖了一陣。

「一些沒有，這並不是說因爲他有什麼化名的緣故，所以我們查不出來。說起來是很有趣的……」他彷彿越說越高興了。「那些慣於犯法的壞蛋，儘管時常改變他們的姓名，但平常總還歡喜用他們原來的姓名，所以沒有查不出來的。關於朗德的事，我自己也查過了，……」他很詳細地解釋着。「我手下那一位値夜班的先生，簡直眞是一只撞不響的木鐘。像這種案子，我當然不能不自己動手了。」說着，他便把帶進來的大大疊簿籍放到了桌子上來。

「這些都是有關係的記錄。」

「那個死人的指紋你有沒有拿到嗎？」

溫德便在那一疊文件裏翻出了一張照片來。

「這就是啊！不過方才打下這指紋來的是誰啊？」

「是我。」希爾承認着。

「這簡直是一些沒有用的，使我不得不再派一個人去重打一套來。你們這些年輕的警官總是毛手毛脚的，連打一套死人的手印都打不好！」

梅遜接過那張照片來仔細看了一會，可是指紋這一種東西，對於他實在太陌生了。

「你知道這個人嗎！」

「怎麽不知道啊！」溫德大聲地說，一面又翻開了一本很厚的大簿子。「陶納爾特奧沙裴脫門，即陶納爾特奧沙，亦即陶納爾特麥克梯維區，亦即……哈哈！這個傢伙所用過的假名字，簡直比一個電影明星還多咧！」

梅遜却只是低下頭沉思不語。

「陶納爾特奧沙裴脫門？！啊現在我記起來了！」他若有所悟地說：「我在中區警察分局的時候曾經捉到過他一次，所犯的爲了竊盜罪。」

「不，那是爲了欺詐罪。」記錄部主任的記憶力倒的確比偵探長還好。「這件案子是在一九一九年判决的，他所得到的是十二個月的拘役。」梅遜點了點頭。

「不錯，正是欺詐罪，他好像是在一件地產賣買上騙了一位某公爵三千鎊，這種勾當原是他的拿手好戲，後來他又在皮克萊那邊吃過一次官司……。」

「那一次倒宣告無罪，因爲那個檢察官提不出充分的證據來。」溫德搶着給偵探長補充。「但在阿薩斯那邊，他却又眞正的進去過一次，爲了恐嚇罪判决十八個月；這一件案子是阿薩斯省的警務處直接辦理的，你當然記不得了。」

「最後他便出國去了。」

而且據非正式的報告，他是就在澳洲那邊身死的。」無論何種記錄，溫德總是記得非常清楚。

梅遜低下頭去，在那記錄簿上看着。

「一九二三年，據報已於澳洲西部之潘司城病歿，但情形頗有可疑，傳已赴南菲洲必屬可信……。」

「可是這一次他是眞正的死了！」偵探長加了一句。他把雙手覆在那一本厚厚的記錄簿上，透出深思力索的神氣。

「恐嚇，欺詐，欺詐，恐嚇……老是這麽一套；而且性情又是那

麼輕佻，大概至少已結過二十次的婚吧！他上澳洲以後，不久南澳銀行的胡末拉分行就出了事。他和華爾德費煦湯麥司費煦弟兄倆都有份；可是後來他突然出首告密，所以結果他自己並沒有定罪，倒是華爾德費煦被判决了八年的徒刑，他弟弟湯麥司三年。華爾德也是一個積犯，但湯麥司却是一個年輕的學生，僅僅在這件刧案發生前的一個月，才從英國跑到澳洲，所以他祇關了兩年便釋放了。」他把記錄簿上這一節話念得相當的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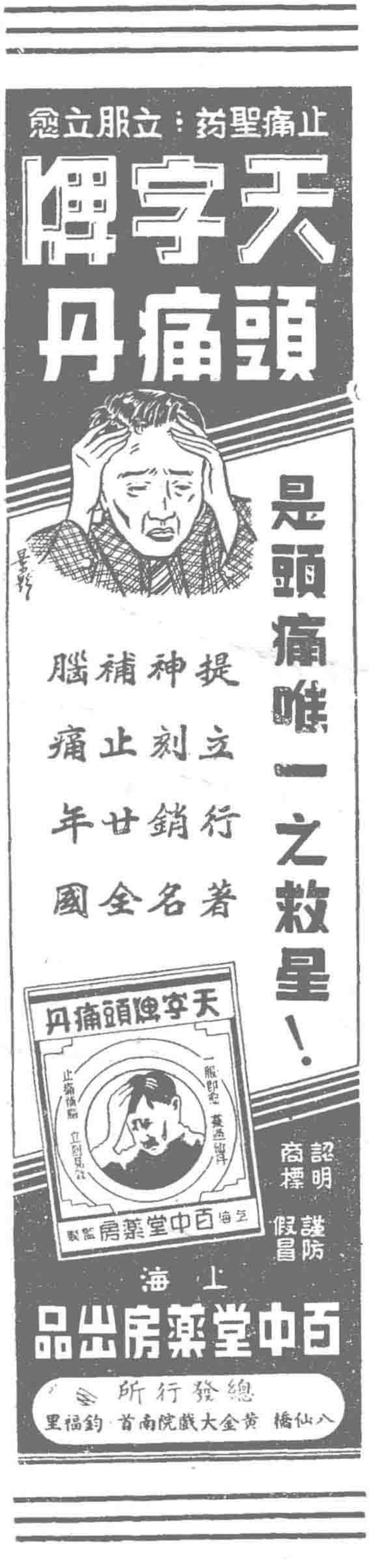
「這就是我們的湯尼啊！」希爾睜大了眼睛說；「那個女人不是說過，「這是湯米做的好事嗎！你記得不記得？」

但梅遜並有就答覆，他祇是低着頭，看在簿子上。現在他所看的是屬於秘密記錄部份的，字寫得非常的小，因此他不得不再戴起眼鏡來。

「在費煦兄弟被拘禁期內，」他重覆又開始念起來：裘脫門遂攜湯麥司之妻出亡。」念到這裏，他禁不住便抬起頭來，向希爾看了一看。「這就是溫司頓羅娜啊！」接着，他又續念下文：

「一九二五年之秋，華爾德費煦卽瘦斃獄中……。」

「哈哈！這可明白了！湯麥司就是本案的凶犯，羅娜是他的妻子，而裘脫門却做了刀下鬼。現在一切都像放在太陽光下面一樣的清楚了！這就是暗殺的動機啊！」梅遜大聲地喊。



中國銀行

國民政府特許
國際匯兌銀行
國內分支行處二百餘所遍及全國
國外分支行處～倫敦～紐約
仰光～新嘉坡～吉隆坡
怡保～檳榔嶼～巴城～泗水～棉蘭

新嘉坡分行
新嘉坡絲絲街十二號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竭誠爲僑胞効勞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交通銀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國民政府特許爲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各大商埠均通匯兌
資本國幣二千萬元
公積金國幣七百萬元

香港分行
地址 雪廠街四號
電話 三四一零一—五
電報掛號 五六二七

四五—一一二三



ENG AUN TONG
THE TIGER MEDICALL HALL
SINGAPORE.

四五一—一二四

長篇小說

負販列傳（下集）

張恨水

本書提要

〔上集〕有秀姐者，與寡母依舅父何厚德爲生。秀姐紅姿色，而志水高傲，與鄰販童老五心心相印，爲何厚德所不喜。時有權貴趙次長者擬納一妾，友輩以秀姐薦，厚德利其多金逼秀姐相從。童老五之儕侶，皆負販者流，力阻其事，無效。秀姐卒遣嫁，老五亦奉母下鄉。

〔下集〕趙次長納秀姐爲妾，名爲藏之金屋，實則軟禁。楊大嫂自告奮勇，喬裝往探，知其失去自由，心殊不忍。亟與大個子商營救方法。先引童老五與秀姐相會，老五舊情重熾，願獨任艱鉅，護送秀姐母下鄉，再相機進行一切。上期即敘至此。——編者

第十一章　風雨無阻

當秀姐娘那樣焦急的時候，那邊的人益發笑攏了來。她怔了一怔，童老五倒是看出她的意思來了，笑道：到了這裏你老人家就可以放心了。不但沒有什麼人敢到這裏來闖禍，就是有兩個三個不怕死的到這裏來，我們簡直可以綑了他的手脚，把他丢到河裏去。這也是伺候着你老人家的人來了。

說着話，那人迎着到了面前，正是童老娘。她笑着拍了手，迎到面前，因道：秀姐娘，你好呵。有道是青山綠水又相逢，人生在世，那有永久隔別的道理？口裏說着，手便牽了秀姐娘的手，對她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道：還算不錯，總還是這個樣子。秀姐娘却沒甚話可說，除了說拖累着大家，便只是念佛。童老娘挽着她穿過竹樹林子，便現出一幢瓦蓋的大莊屋。只看土庫牆八字門樓，外面樹木森森，便不是平常莊戶人家。不由得問道：在鄉下，你們住這樣好的房子，怪不得不願進城了。童老娘笑道：我們住着這樣好的房子，人家都要把我們當了財主相待了，那還想做挑桶賣菜的生意嗎？我們商量過了，我們那茅草屋子，怕你住不慣……秀姐娘立刻搶着道，那是什麼話？童老娘也搶了答道：這自然是多餘的過慮。可是我們想，不光爲着你一個人住，而且我們住的所在，那醉鬼他說也訪得出來，防賊之心不可無，倘若他衝來了，一下子遇到了你，那我們費盡了氣力，又是一脚踢翻了。你住在這個地方是紳士家裏，醉鬼就是知道了，也不敢進來找你的。這些事我們都和你想得週週到到的。

說着話，繞了那土庫門牆走，秀姐娘也正想看怎樣好在這大戶人家作一個不請自來的客人？可是他們帶着她，轉過了大門前園牆，由一片菜園裏，踏進一所耳門裏去。那門裏有一個小院落，一

口井，三四間披屋，正是大戶人家佈置看守後路的所在。那屋子裏打掃乾淨，桌子板凳都現成。童老娘引着她看了一遍，她笑道：這實難爲着你娘兒兩個樣樣都和我辦齊全了。童老娘笑道：你看着總還差一點兒吧？至少還差着一個人和你作伴。秀姐娘笑道：這倒是眞話。不過我這也算是逃難，有個地方讓我躲着狂風暴雨，那就是天大的幸事，我還要什麼人作伴？我這大年紀，也不害怕什麼了。熟人是生人慢慢變成的，我在這裏住上兩三個月，不就有熟人了嗎？童老娘道：雖然這樣說，這兩三個月，難道你就不要熟人嗎？這裏到我家，不過兩三里路，我可以和你來作伴。話還是先說明，我决不擾你的，每天吃了早晚飯就來，第二日天亮回家。秀姐娘道：老姐姐，你怎麼說這樣的話？你娘兒，還有楊大哥夫婦，洪伙計，王大哥，都是我的救命恩人，還有比我這老命更大的事，還得你們大家牽我一把，怎麼現在和我客氣起來了呢？

童老五，洪麻皮兩人，將推挑的細軟，紛紛向裏送着。聽了這話，老五便道：不客氣就好，我們就要姑媽不客氣，才可以放開手來作事呢。秀姐娘見了他越發沒甚話說，只是千恩萬謝的念着佛。洪麻皮，童老五兩人，索興忙了一下午，和他挑水挑菜，採辦油鹽糧食。童老娘也就依了她自己所訂的約，每日晚上，都來和秀姐娘作伴。

不想到了第三天，童老娘鬧了一場脾寒病，就不能來和秀姐娘作伴了。一連兩三天，又下着麻風細雨，老五想了她一定是很寂寞，便抽出一點空閑，打了赤脚，戴了斗笠，跑來山上莊屋裏看她。那後門半掩着，被雨打濕了半截，但聽到簷溜上的雨點，的篤的篤落在地面，其餘却沒有什麼聲響。童老五且不驚動她，看她在作什麼。輕輕的將後門推開了，見那小院落裏的青苔在墻上出得很厚的一片。上面幾間披屋，都藏在牽絲一般的簷溜後面。却聽到秀姐娘道：你都吃了罷，慢慢的吃。明天想吃嗎，又到我這裏來。老五倒有些奇怪，這是她和誰在說着話？而且這語音是十分不客氣的。因先叫了一聲姑媽。秀姐娘隔了屋子道：這樣陰雨天，路上一定泥滑得很，你還跑來幹什麼？

老五取下斗笠走了，進去看時可還，不是秀姐娘一個人。她坐在一把矮椅子上，兩手抱了膝蓋。她面前有一隻大花貓，正在吃地上的半碗小魚拌飯。因笑道：我說呢，這個地方又是陰雨天，那裏會有客來？原來是和這隻貓說話。秀姐娘笑道：實不相瞞，我有三天沒有說過話。前面正房裏的房東人口也就不多。我搬來之後，東家來看我，問過幾句話後來，又派了一個長工，看看我住後的情形，就沒有來過人了。童老五笑道：他們家兩三個小孩子，都拜我娘作乾娘，家裏有什麼風吹草動，都要她去商量一陣，她說的話，他們沒有不相信的。秀姐娘趕快起身，向隔壁灶房裏去。童老五也跟着到廚房

裏來，因道：姑娘，你不必弄什麼給我吃，我剛才由家裏吃了飯來的。

秀姐娘笑道：你看這細雨陰天坐着也是煩悶的很，燒壺茶你喝，炒碟瓜子蠶豆你解解悶。童老五笑道：姑媽到鄉下來不久，鄉下這些玩意也都有了。秀姐娘笑道：還不都是你娘送給我的嗎？不登高山，不現平地，直到於今我才曉得能替窮人幫忙的，還是窮人。窮人也不會在窮人身上打主意，窮人也就不肯光看看窮人吊頸。童老五笑道：你老人家這話也得打個折扣，窮爛了心的人，挖了祖坟上的樹木磚頭去賣錢的，那個地方都有。

他兩人一個坐在泥灶口上燒火，一個坐在矮椅子上抽旱烟袋，兩個人閑閑的說着話。一會兒工夫水燒開了，南瓜子和蠶豆也炒好了。秀姐娘用鍋裏開水泡了一大瓦壺茶，提到隔壁屋子來。童老五兩手各端一隻碟子跟在後面，送了過來。秀姐娘笑道：這是家裏的東西也要你自己端着來吃。這話又說回來了，除了你娘兒兩個，還有誰來？要說待客的話，還只有款待你們了。彼此坐了談笑着，茶喝了不少，瓜子豆子都吃光。

秀姐娘談得很高興，沒有一點倦容。童老五雖不見得有倦容，可是他心裏却有些不安。因爲母親是逐日一次的脾寒，到了這個時候，應該發作。雖然接連吃了兩天丸藥，可是這個時候好了沒有，還是不得而知，幾次想站了起來，向秀姐娘告別。及至一看到她說話毫無倦意，又不便在她興趣最濃的時候走開。只好稍停了一停答話，只微笑的望了她坐着。這樣有了半小時之久，她忽然醒悟過來，因向老五笑道：你看，只管談話，讓我把大事情忘記了，你娘是天天的要發的毛病，恐怕這時候又發作了，你趕快回去罷。童老五緩緩的站起來向她笑道：不過我若是走了，你也很寂寞。秀姐娘笑道：那你也就顧慮的太多了。寂寞有什麼要緊，我這麼大年歲的婦道。

老五聽了這話，就不再客氣，提起了斗笠向外走去。秀姐娘說着話，由屋子裏送他出來，一直送到大門口。老五以爲她在家裏煩悶，便由她在那裏站着。自己走了一大截路，回過頭來，看到秀姐娘手扶了後門半扇，半斜靠了身子，只是向自己後影看了來。自己直走入了竹林子裏，由疏縫裏張望了去，她還在那裏站着呢。

老五心裏想，這位老太太對了我姓童的，倒是這樣依依不捨。其實也不是，不過她住在這幾間終日不見人的披屋裏，實在也說得難受。不能替他找個解悶的法子，那要讓這位老人家悶死在這裏了。若不是爲了自己母親有病，一定要在她家裏談個大半天，反正下雨的天氣，也沒有什麼事可做。眞不忍看着，將這個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放在這淸淸涼涼的地方住着。

他低頭想着，倒是很快的開着脚步走了回家。到了家裏時，倒是喜出望外，童老娘今日健旺如常，拿了一隻大鞋底子，站在房門

口，一面看天色，一面拉着蔴線綻鞋底。手拉了蔴繩唏唆作響。老五笑道：你老人家好了，也罷也罷。說着偏了頭向童老娘臉上望着。童老娘笑道：你看我作什麼？我要是發了擺子，我還不會躺下嗎？

童老五笑道：若是知道你老人家身體這樣康健，我就在秀姐娘那裏多坐一會子，她一個孤孤零零的住在那大屋子後面，眞是現着淒涼得很。童老娘道：我也就是這樣說，若不是爲她那樣孤單，我爲什麼天天跑了去和他作伴？不過這樣的做，總不是辦法。依着我還是把這台戲的主角，快快弄下鄉來罷。有了這個人在這裏，她母女有個伴，那怕終年關在那披屋裏，她們也不嫌寂寞。

童老五聽了他母親的話，靠着牆壁坐了，兩手環抱在胸前，半低了頭，垂着眼皮，只管看了地面。童老娘道：你還有什麼想不開的，既然和人家幫了一半的忙了，你就索興幫忙到底。老五依然眼望了地面，並不抬頭看他母親，只略微將頭搖了幾搖，也沒有作聲。

童老娘道：什麼意思？你覺得有些爲難嗎？童老五又沉思了約莫有三四分鐘，才抬起頭來，因道：我所覺的困難倒不是……說着，將上牙咬住了下嘴唇皮，搖了幾搖頭道：我所認爲難辦的就是……

……童老娘道：怎麼樣？你是十八歲的大姑娘，談到出嫁有些不好意思嗎？童老五道：我還有什麼不好意思，只是人心隔肚皮。我們這樣做，儘管說是俠義心腸，可是那不知道的人看起來，必以爲我們存着什麼壞心事，想佔人家的便宜。童老娘道：鬼話，淸者自淸，濁者自濁。有道是事久見人心，她秀姐是三歲兩歲的孩子，拿一塊糖就可以騙得走的嗎？況且這件事，現在也沒有外人得知，無非是你幾個要好朋友抬舉你出來爲首作這件事。老實說，他們就怕你避嫌疑，不肯要秀姐，他們還會笑你嗎？這件事不辦就算了，要辦還是早辦，還免得遲了又出什麼亂子。

童老五點頭道：是眞說不假，是假說不眞。我是要冒點嫌疑，去辦一辦這件事。陰天無事，洪麻皮茶棚子裏也不會有生意，我就是馬上去和他商量商量罷。童老娘道：不作就不作，一作起來，你馬上就要動手。童老五已站起身來，伸手去取門外靠着的斗笠。聽到母親這話，他縮回手又坐了下來。

童老五將手環抱了在胸前，靠着門框站定，昂頭看了天上的細雨。見那雨細得成了烟子，一團團的在空中飛舞。他只是望了出神，並不回頭一下。

童老娘笑道：我曉得你也是這種毛頭星，心裏頭有事就擱不下來。你要找洪伙計，你立刻就去找罷。不要把你悶出病來。老五笑道：本來就是這樣，在家裏也是無事。說着，還是提着斗笠向頭上一蓋，立刻就走了。

到了洪麻皮茶棚子裏時，見他藏在裏面小屋子，將被蓋了頭，

橫躺在床上睡覺。於是把他拉了起來，因道：晚上又不熬個三更半夜，為什麼日裏要睡午覺？洪麻皮道兩手捧着就坐在這棚子裏看斜風細雨，那也無聊得很吧？老五笑道：我也正因為這斜風細雨天沒有事做。想來和你約一約，一路到城裏去。在城裏頭，茶館裏坐坐，酒館裏坐坐，這日子就容易混過去。

洪麻皮笑道：喲！你倒想得出主意。你預備帶上多少錢到城裏去擺闊？老五道：你好沒有記心呀。我們到現在為止，和人家辦的一件事情還沒有了結，你知道不知道？

洪麻皮笑道：原來你提的是這件事。但是這樣陰雨天，我們跑進城去，又能作些什麼事？老五笑道：這是三伏天晒皮袍子，要趁什麼大晴天？怎見得陰天到城市裏去就不能作什麼事。

洪麻皮就垂着頭想了一想，突然兩手一拍，跳了起來道：我算是想明白了。今天什麼時候，我們進城還來得及嗎？老五道：假使我們立刻動身，還來得及。但是我們要去的話，身上總要帶幾個錢，我老娘身體是剛剛好，我也應當把家裏事安排安排。

洪麻皮道：好。我們明天起早走，風雨無阻。童老五伸手搔搔頭皮道：說到這裏，我倒有一件事想要求你一下子，最好你在明天早上到我家裏去邀約我一下子。這樣，我老娘就不嫌我去得太要緊了。洪麻皮將手指了臉上道：據你這樣說，倒是我這個麻子把事情看得太要緊了。

童老五將臉板着，一甩手道：麻皮，連你這樣相知的朋友，都說出這種話來，那我還有什麼希望。說着，扭身就走了。

這洪麻皮是個茶館子裏跑堂的角兒，他到底多見識了一些事。他知道童老五是這麼一個性格，倒不急於去和他解說什麼。

到了次日早上，還是下着斜線雨，風吹着樹葉，沙沙的響。洪麻皮光着赤腳，打了個油布包袱在肩上背着。頭上蓋了斗笠，大大的帽檐子，罩了全身，便向童家來。

童老娘迎着笑道：洪伙計這一身打扮，不用說，是打算進城的了。我這位寶貝兒子，正是坐立不安，你來得很好，就帶了他走罷。

童老五拿了一管旱烟袋，蹲在地面上，左手托住烟袋頭，右手捏了半截粗紙煤，不斷的燃了烟吸着。洪麻皮上前一把將他扯起，因笑道：男子漢頭上三把火，要救人就救個痛快，大風大雨，攔得住我們嗎？我們要學孫悟空西天去取經，火燄山我們也要踏了過去。

童老五經他一扯，笑道：好！男子漢頭上三把火，我們立刻就走。他也彷着洪麻皮的裝束，光腳戴斗笠，背了油布包袱，一路走去。

在風雨泥濘中走了三十多里路，到了城裏，已是半下午。老五向洪麻皮商量着，這一身打扮，又是兩腿泥點，人家望而知是本日由鄉下來的。這個樣子，在何厚德面前現上一下，倒不用着說什麼，

就是一個障眼法，那何醉鬼會有什麼神機妙算。他看見我們兩人今日才到城裏來，前幾天的事情自不會疑心到我們身上來了。

兩人把這事商量好了，却又發生了新的困難，就是何厚德已不是從前的茶販子，他終日裏找地方花錢，却不願原來的熟人有一個看見他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可以到他面前去現一現呢？

兩人商量了很久，却沒有得着妥當法子。老五走得既快，性子又急，他向洪麻皮笑道：管他這些累贅，我們就到他家門口溜上一趟。我們何必避嫌疑，說是不知道他家在那裏。洪麻皮猶疑着，倒沒有確實的回答。

老五提起兩條腿，只管向前，便直趨着向何厚德的門口，洪麻皮是個光棍，又和何厚德沒什麼交涉，他更不在乎。

偏是一直走到何家門口，也沒得着碰到何厚德的機會。兩人挨門走過，老五只管扭轉頭望着。他道：喂！麻哥，我看這醉鬼是個擱不穩的東西，今日這樣的陰雨天，也不見得他就會藏在家裏。我們索興衝到他家裏看看，你說好不好？正正堂堂的走了去，我想他也疑心不到我們什麼。

洪麻皮道：照你這樣說，你就硬去找他，他又能說什麼？老五道：好！我們就去。說着，他扭轉身直奔何家。

那洪麻皮趕快的跟着後面低聲道：若是遇見了他，你可要說是來看……

一言未了，路邊有人叫住道：呔，老五，好久不見，那裏去？說這話的，正是何厚德，他敞着靑湖縐短夾襖的胸襟，他嘴角裏啣了一枝紙烟，手上提了一瓶酒，一串荷葉包。老五道：我們正要來看姑媽，忘了你們府上門牌號數了，一時還沒有找着。

何厚德向他看看，又向洪麻皮看看，因道：二位是一路進城的。洪麻皮道：在鄉下混不過去了，又想進城來找點手藝買賣做。我們到了這附近，就灣一點路看看你何老板。何厚德一搖頭笑道：麻哥，你到底年紀大兩歲，會說兩句客氣話。你們會來看我？好罷，來了就到我家裏去坐坐，管你們是不是看我。說着，他在前面走。老五回過頭，來向洪麻皮看看，洪麻皮却正着臉色，不帶一點笑容。一路到了何家，老五站在滴水簷前，放下斗笠，人還不曾走到廊子裏，却笑嘻嘻地昂了頭，叫一聲姑媽。洪麻皮心裏想着，你不要看這小子毛手毛脚，做起來，倒還眞有三分像。

正這樣揣測了，何厚德也回身迎了出來，咦了一聲道：你們這是故意裝糊塗，拿我開玩笑吧？現在我可沒有喝酒，這句話倒有些針鋒相對，致童洪兩人，都不好答什麼話了。

× × ×